

宋濂年谱

(1310—1381)

徐永明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摘要: 宋濂是元末明初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 他的思想和创作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这样一位在历史上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 其年谱的编纂一直到清嘉庆年间才有人为之, 此即戴殿江、朱兴悌编纂的《宋文宪公年谱》, 民国时期, 孙铨又作了补订。此后, 又有今人陈葛满先生的《宋濂简谱》和业师徐朔方先生的《宋濂简谱》(即将出版的《明代文学史》中的一个部分)。以上三谱各有千秋, 但都过于简略, 尤其是《宋文宪公年谱》和陈葛满先生的《宋濂简谱》未征引《明太祖实录》等典籍中的材料, 不免有遗珠之憾。本年谱的编纂吸取以上三谱的成果并作了较大幅度的增补, 这对于重新认识宋濂的活动和创作无疑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 宋濂 年谱 文学 史学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E

宋濂, 初名寿, 后更为濂, 字景濂。其先金华之潜溪人, 至濂乃迁金华浦江。

《明史》宋濂本传云:“宋濂, 字景濂, 其先金华之潜溪人, 至濂乃迁浦江。”1999年12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宋濂全集》(以下凡篇名前后标有页码者, 均为是书之页码, 故是书名称一律略而不书。)所收《潜溪录》卷二郑涛《宋潜溪先生小传》(P2323):“景濂姓宋氏, 景濂, 字也。其先家金华之潜溪, 至景濂始自潜溪迁浦江, 今为浦江青萝山人。初, 景濂与祖同以十月十三日生, 因名曰寿, 后更名曰濂, 上饶郑录事复初为制今字”

参见《郑济刻辑补》P1916《郑氏名濂解》。

号潜溪, 龙门子、玄真遁叟、仙华生、元贞子、元贞道士、仙华道士、幅子男子、无念居士、白牛生、南山樵者、南宫散史、禁林散史等。

丛书集成初编本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三《送宋景濂入仙华山为道士序》:“今易名曰元贞子, 署其号曰仙华道士云。”余见宋濂所撰《龙门子凝道记》、《白牛生传》等文。

未足月而生, 幼时多病。

《潜溪录》卷二(P2323)郑涛《宋潜溪先生小传》:“其在母妊, 仅满七月即生, 故为婴儿时, 极多病。每患风眩, 辄昏迷数日。祖母金与其母陈更相保抱, 方获无虞。”

幼时英敏强记, 号为神童。

《明史》本传云:“幼英敏强记。”

参见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系年。

师事闻人梦吉、柳贯、黄潜、吴莱等。曾拜谒许谦。

《明史》本传云：“就学于闻人梦吉，通五经，复往从吴莱学。已，游柳贯、黄潜之门，两人亟逊濂，自谓弗如。”

《翰苑别集》卷二《莆阳王德晖先生文集序》（P988）：“濂未冠，辄授经学文于乡先达，若渊颖吴公立夫，内翰柳公道传，文献黄公晋卿，皆天下名士，悉得供洒扫之役，其渊源非不正也。”

《壶坡后集》卷六《刘彦昂诗集序》（P693）：“予昔学诗于长芎公（吴莱），谓必历诸诸体，究其制作声辞之真，然后能自成一家。……”

《壶坡前集》卷七（P492）《送会稽韩伯时序》：“余生于婺，与许公同乡里，虽获一拜床下，而未及与闻道德性命之言，而许公弃捐馆舍，遂从其徒而私淑之。”

宋氏世居京兆，唐武德间迁浙江吴兴。宋雍熙末，迁金华之根溪口。宋嘉定初，迁金华之潜溪。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其先有讳宪者，官大理丞，为《易》讲师，弟子聚至数千人。唐武德间，自京兆尹迁吴兴。更十四世，有讳荣者，私谥文通先生，通《尚书》《春秋》。周广顺中，徙于义乌，隐居覆釜山。又七世，至宋嘉定初有讳柏者，复迁金华，其地曰潜溪。”

《芝园后集》卷一《萝山迁居志》（P1356）：“余世居金华孝善里之潜溪，其地在县东七十里禅定院侧。溪之东，即入义乌境。”

详见《潜溪录》卷六（P2626）欧阳玄《石刻宋氏世系记》、胡助《宋氏世谱记》。

著有《浦阳人物记》二卷、《龙门子凝道记》三卷、《洪武圣政记》一卷、《潜溪文集》、《宋学士全集》七十五卷（包括《壶坡前集》十卷、《后集》十卷、《续集》十卷、《别集》十卷、《芝园前集》十卷、《后集》十卷、《续集》十卷、《朝京稿》五卷）等。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先生所著文有《潜溪集》四十卷，《萝山集》五卷，《龙门子》三卷，《浦阳人物记》二卷已传于学者，《翰苑集》四十卷、《芝园集》归田已后所著，计四十卷。”

又见《明史·艺文志》等书。

祖父守富，字德政。赠亚中大夫、太常少卿。履仁蹈义，类古笃行者。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祖考德政，赠亚中大夫太常少卿。”

《潜溪录》卷六（P2626）欧阳玄《石刻宋氏世系记》：“溥德子即府君，讳守富，字德政。履仁蹈义，类古笃行者。”

《潜溪录》卷六（P2626）胡助《宋氏世谱记》：“守富字德政，性忠信，与人交无二诺。尝共兄执里役，度其力单，独任之。”

详见《先大父府君神道表》（P1993）。

祖母金妙圆，最号有家法，督学甚严。赠淑人。

《黄溥刻辑补》P1993《先大父府君神道表》：“夫人姓金氏，讳妙圆。”

《翰苑别集》卷六《建宁黄母夫人陈氏墓版文》（P1071）：“祖母金夫人最号有家法，……督予兄弟之学甚急，每夜悬灯，呼次第来前，取仿书以验惰勤。”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妣金氏，赠淑人。”

考文昭（1285—1365），字文霆。明白坦荡，待人以诚，有隐德。至正初，朝廷赐号曰“蓉峰处士”。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考文昭，加赠嘉议大夫、礼部尚书。”

详见《黄誉刻辑补》（P2129）《先府君蓉峰处士阡表》。参见《潜溪录》卷六（P2631）赵沅《宋蓉峰处士诔文》、徐一夔《宋蓉峰处士哀颂》（P2132）、方孝孺《宋蓉峰处士碑阴铭》（P2133）、《芝园前集》卷一（P1158）《先大夫碑阴记》。

妣陈贤时（1284—1346），金华潜溪人。赠淑人。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妣陈氏，加赠淑人。”

《潜溪前集》卷九《先夫人木像记》（P105）：“先夫人姓陈氏，讳贤时，金华潜溪人。”

详见《黄誉刻辑补》（P2139）《先母夫人陈氏墓表》。

妻贾专（1311—1380），字主敬，贤而有德，为女妇师。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娶贾氏，名专，字主敬。贤而有德，为女妇师。”

兄渊（1307—？），字景渊。义乌医学教谕。

《潜溪录》卷六（P2626）欧阳玄《石刻宋氏世系记》：“渊，义乌医学教谕。”

《潜溪录》卷六（P2626）胡助《宋氏世谱记》：“渊，字景渊，义乌医学教谕。”

《黄誉刻辑补》（P2139）《先母夫人陈氏墓表》：“处士大雅君子，生平不识伪言伪行，与夫偕如鼓琴瑟。生二子，渊、濂，一女。”

妹，。归义乌贾明善。至正十八年避兵山中，为游卒所执，伺机投涧死。

《黄溥刻辑补》（P1989）《宋烈妇传》。

《新元史》有传。

长子宋瓚（1333-1386），字仲珪。乡称善士，卒于夔，年五十四。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子男二：长瓚。”

详见《潜溪录》卷六（P2640）方孝孺《宋仲珪墓志铭》，参见《潜溪录》卷六（P2639）王祎《宋瓚字说》。

次子宋璫（1344-1380），字仲珩。善诗，精篆、隶、真、草四体书，与宋克、宋广齐名，世称“三宋”。洪武九年（1376）官中书舍人，因兄子宋慎牵连胡惟庸案，连坐死。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子男二：……次璫，有文行，精篆、隶、真、草四体书。”

《明史》宋濂本传：“仲子璫最知名，字仲珩，善诗，尤工书法。洪武九年，以濂故，召为中书舍人。其兄子慎亦为仪礼序班。……慎坐罪，璫亦连坐，并死，家属悉徙茂州。”

详见《乾隆浦江县志·宋仲珩传》（《潜溪录》卷六（P2641）。参见《潜溪录》卷六（P2649）方孝孺《祭宋仲珩文》。

长女某，适金华贾林。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女二:长道金华贾林,次适义门郑杕。”

次女珥,适浦江郑杕。

《潜溪前集》卷七《郑府君墓志铭》(P83):“郑府君讳奎,字景和,浦阳白鳞溪人。……子二:源、漆。源字仲本……予少与仲本为金石交,遂以女珥归其子,既朋且有连。”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女二:……次适义门郑杕。”

孙慎(1354-1380),宋璚子,字子畏。洪武九年(1376)官至殿廷仪礼序班,事连胡惟庸案,坐法死。参见“宋璚条”。

元武宗至大三年 庚戌(1310) 1岁

十月三日(公历11月4日)宋濂生。

《潜溪前集》卷三(P28)《太乙玄征记》:“臣受气于天,孱弱而蒙。庚戌之岁,律中应钟,日在于氐,地寒以风。母妊七月,臣体即降。”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先生生於至大庚戌十月十三日。”

是年,许谦四十一岁,柳贯四十一岁,黄潜三十四岁,胡助三十三岁,吴师道二十八岁、吴莱十四岁,胡翰四岁。

元仁宗皇庆二年 癸丑(1313) 4岁

生未五龄,百病交攻。

《潜溪前集》卷三(P28)《太乙玄征记》:“生未五龄,百病交攻。热火郁木,邪沴制阳。肝气动摇,手牵目瞠。谒医视之,谓为痼疾”。

元仁宗延祐元年 甲寅(1314) 5岁

祖父教以树善之言,宋濂颇能记之。

《黄溥刻辑补》(P1993)《先大父府君神道碑》:“濂之生也,与府君同月日,府君特怜爱之。四五岁时,府君坐置膝上,以手循其发而祝曰:‘吾祖实宽厚长者,生平好施与,不求人知。吾父孝弟如古人,应物务以柔胜,亦以恤贫之故,致家之索。及吾,唯先训是式,每衡于心而勿敢忘承。吾之利者,列于前纷纷也,今耄矣,恐旦暮死,不能有以诏汝。汝固幼,幸听吾言。即听吾言,期树善于无穷。’言訖潜然而泣。濂时虽无所识知,颇能记府君之言。”

元仁宗延祐二年 乙卯(1315) 6岁

始入小学。其师包廷藻,字文叔,号南涧子,

《潜溪录》卷二(P2323)郑涛《宋潜溪先生小传》:“年六岁,入小学,其师包文叔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尽,自后日记二千馀言。诸生同肄学者,日暮罢归,其所读书,景濂皆成诵。”

《芝园前集》卷三(P1193)《南涧子墓碣》云:“濂之祖太常府君与南涧子相友善,尝延于家塾,俾诸孙师事之,而濂甫十二龄,亦预其列,操觚赋诗,动辄十馀首,南涧子酷爱之。既而濂以家单,稍不事觚翰,南涧子移书于先君尚书公曰:‘公之子终成伟器,岂可使婴世利而志不专耶?外物去来犹春花之开

落，唯问学乃身中之至宝耳。“先君深悟其言，命担簦远游，至今幸忝簪纓之末，皆助导之功也。”

按：宋濂从包廷藻学，一记为六岁时（其友人郑涛记），一记为十二岁时（自记），似应以宋濂自记为准。今一并系于此，以俟博雅君子详考。

元仁宗延祐五年 戊午（1318）9岁

颇能作诗，义乌贾思远爱其才，以女许之。今存《兰花篇》一诗为是年所作。诗题后自注云：“延祐戊午年赋，时予始九岁。屡焚旧诗，而此特以幼作存，今复录之。”

《潜溪录》卷二（P2323）郑涛《宋潜溪先生小传》：“九岁颇学为诗，有道士楼节翁至，或命赋诗为赠，景濂操笔辄成四韵，有‘步罡随踢脚头斗，喂水能轰掌上雷’之句，众因目为神童。乌伤贾伯达，豪俊之士也，亟许以女归焉。”

《兰花篇》见本书《胡刻辑补》（P2202）。诗云：“阳和煦九畹，晴芬溢青兰。潜姿发玄麝，幽藹凝紫檀。绿萝托方邻，白谷挹高寒。玄圣未成调，湘累久长叹。菖蓂虽外蔽，贞洁终能完。岂知生平心，卒获君子观。杂以青瑶芝，承以白玉盘。灵风晓方荐，清露夜初溥。此时不见知，骈罗混荒菅。春风桃李华，烂若霞绮攒。徒媚夸毗子，千金买歌欢。弃之不彼即，要使中心安。愿结嫫人佩，把玩日忘餐。”

泰定帝泰定元年 甲子（1324）15岁

里人张继之见宋濂善记诵，劝其父择名师教之。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年十五六，里人张继之，长者也，闻先生善记诵。邀至别墅所，问以四书经传若干日可通倍，先生以一月为答。初，继之不之信，抽架上杂书，俾即记五百言。先生以指爪逐行按之，按毕辄倍，一字不遗。继之告先生之父尚书公曰：‘是子天分非凡，当令从名师，即有成尔。’乃携入府城，受业于闻人梦吉先生。”

泰定帝泰定三年 丙寅（1326）17岁

自言十七八时，以古文辞为事。

《銓坡前集》卷十《赠梁建中序》（P557）：“余自十七八时，辄以古文辞为事自以为有得也。”

是年金华闻人梦吉中举。

泰定帝泰定四年 丁卯（1327）18岁

闭户读书，数月不出。

《龙门市凝道记·终宵符第三》：“年十八，犹挟书环堵中，连数月不出。”

泰定帝泰定五年 文宗天历元年 戊辰（1328）19岁

约是年至义乌伏龙山见千岩禅师，相与诘难数千言，不契而退。

《潜溪后集》卷八《佛慧圆明广照无边普利大禅师塔铭》（275）：“濂初往伏龙山见师，师吐言如奔雷。时濂方尚气，颇欲屈之，相与诘难数千言，不契而退。……因缔为方外之交垂三十年。”

《銓坡后集》卷七《千岩禅师语录序》（P715）：“往予以家居时，尝谒千岩禅师于乌伤伏龙山，当是时，遐迹学子犇凑。”

据塔铭，禅师名元长，字无明，一号千岩。泰定丁卯冬十月入主伏龙山，卒于至正十七年（1357）。参见天历三年系年。

宋濂受经于金华人闻人梦吉（1293-1362）。同门者楼士宝（彦珍）、唐怀德（思诚）、王恽（德润）、贾思诚。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乃携入府城，受业于闻人梦吉先生。授以《春秋》三《传》之学。凡学《春秋》者，皆苦其岁月先后难记。先生即并列国纪年，能悉记之，但举经中一事，即知为鲁公几年几月，是年实当列国某君几年几月。或俾书而覆之，无少异者。且兼通《易》《书》《诗》及《周礼》诸经。”

《黄誉刻辑补》（P2106）《玉龙千户所管民司楼君墓志铭》：“初，余年十九（1328），负笈入婺城之南，受经说于闻人先生，会彦珍亦从乌伤来卒業。余家抵彦珍所居仅半舍，不能一识，至是始及见之，欢如平生。彦珍少余四岁，肌肤若玉雪，服饰鲜洁，容止闲雅，一何介贵公子也！”

《黄誉刻辑补》（P2117）《唐思诚墓铭》：“初，濂年十九，时束书游城南，识思诚于玄畅楼上。思诚长濂仅三岁，濂见其敛容端坐，辨严光、陶潜优劣，历举传中语而以义裁之，衮衮五千馀言。濂虽慕之，意思诚或致力于斯，故知之为独详，他固不能皆然也。自是以来，日与思诚亲，当风气曛，宾客满坐，或触其谈锋，而思诚岸帙倾吐，愈诘难愈见不可穷。有来求诗若文者，肆笔而成，不事涂窜，如春雨方滋，宿藂杂芳不择地而发。思诚未始有自矜意，且曰：‘文以达吾言，何以工为？’”

《黄誉刻辑补》（P2139）《哭张教授父子辞》：“初，濂年幼时见公（张继祖），公即相器重，与为宾主礼，俾同道生师事城南闻人先生。”

《郑济刻辑补》（P1914）《哭王架阁辞有序》：“初，余入郡城从闻人先生学，适君同日至，与之语，又知同庚戌生人，相欢也。昼摩切经艺，晚则捉手同游衍；或纵谈大噱，帙堕地弗顾；或联诗，才脱口，即促继之，迟则罚，昏鼓冬冬始归，日以为常。一旦去为吏，余遂不以书记通。有自浙水西至者，出君手书，相劳苦，且曰：‘吾荐子于方岳大臣，行授子校官矣，子能为我一出乎？’余以书谢，复固辞。”

《潜溪前集》卷五《赠医师贾生序》（P53）：“乌伤贾思诚，濂外弟也，性醇介，有士君子行。尝同濂师事城南闻先生学治经。”

见张恕（如心）诗，心窃慕之。

《黄誉刻辑补》（P2168）《故处州庆元县学教谕张公（恕）墓志铭》：“濂当弱龄，尝游学郡城中。时王教授云卿方之官严陵，忽持钱行卷示濂，中有浦江张公诗，音律清丽，而字体庄劲，得八分之正，心窃慕艳之。”

约是年，胡翰来宋濂家。

《胡仲子集》卷七《为善堂记》：“方少壮时，先生（宋濂）与余自城府抵其舍，于是获拜先生大父赠太常少卿者暨其先君赠礼部尚书者，顾然而伟，朴然而古。终日侍坐，不妄交一语，语即其平生所历，不及他事。举酒共酌，欢然就醉，人不见其惰容，莫不以长者目之。与其族人居，族有犯之者，不较也；与其乡人处，有犯之者，不较也。恬然无几微眦睚意，乡人藉其贤力，自视以为得志，不知公固长者也。先生时在家庭方业儒，出宣学，奋不顾人之是非，人益以为

迂阔。余虽黷，雅尊事之，敬礼之，天不与善人则已，苟与之，其必有达者欤？逮今五十年……”按，胡翰之文作于洪武十年（1377）。

是年，朱元璋出生于安徽凤阳。

文宗天历二年 己巳（1329）20岁

弱龄时，颇有事科目之学。

《銮坡前集》卷三（P390）《元故翰林待制朝散大夫致仕雷府君（机）墓志铭》：“濂在弱龄，颇有事科目之学，辄闻闽中雷氏兄弟以《易经》相传授，所为经之大义流布四方，多取之以为法。盖府君与仲弟杭皆第奉常，而声誉烨然而久矣。虽欣艳之，有志弗强，不及抠衣从府君游，以折衷诸传之是非。”

师事闻人梦吉期间，也曾拜谒义乌黄潛、浦阳吴莱。奉吴莱命作《拟薛收上秦王平夏郑颂》及《宋饶歌鼓吹曲》。

《翰苑续集》卷五（P867）《题盛孔昭文稿后》：“余弱龄时，即从黄文献公学为文。既得户庭而入，益求海内作者文观之，不问在朝与野，咸无弃者。于今四十有馀年矣。”今存黄潛与宋濂书信三封，一并附于此，以见师生之谊：

黄潛《与宋潜溪书三首》见《潜溪录》卷五（P2560）。其一云：“潛顿首，再拜奉启景濂先辈尊契兄长侍史：潛少也空疏，老益衰朽，不揣求借翰墨之润于左右，极荷不外，凡欬唾所及，残膏剩馥，沾丐多矣。感刻之私，无以为喻。《伊洛渊源》一书，旧无刻本，近方有之，今购得一部，藉以缣素奉上于文府，或可备检阅也。忽忽率此上复，有怀愿言尚容晤。既首祈鉴，在不宣。二月八日潛顿首再拜。”其二云：“潛稽顙，再拜启复景濂先辈尊契兄友长座右：潛日者数蒙以高文见教，不能一一具答。方用悚仄，兹承手笔示及新作二篇，《节妇表》旬日前固已获观，《角端颂》博雅雄丽，尤为杰作，足见笔力之进。辱下询作文专法《史》《汉》，潛何足以语此？然尝闻唐子西谓六经以后，便有司马迁；六经不可学，故作文当学司马迁。司马迁敢乱道，却好；班固不敢乱道，却不好。愚窃以为学司马迁，当自班固始。盖能从容于法度之中，而不至于乱道，则一日疏宕于规矩之外，虽乱道亦好也。不审雅意以为何如？谨奉启不次，四月契末持服。黄潛启上。”其三云：“潛再拜，奉启景濂先辈契友侍史：伏辱诲函示及新作，深慰驰系。古人立言，皆以平日学术写而为文，故其根本深茂，论议精切，卓然可传于后世。今人不过剽窃陈腐以应时须，恶足以行远哉？潛尝谓文章非应用，应用非文章，诚不为过论也。诸作温雅俊逸，复然出于时流之外，必如是，庶几无愧于古，斯文为不乏人矣。细玩之余，不胜歆艳。向者借徐文清公家传，有便得寄至尤幸。来使索答字，不容稍缓，匆匆挂漏，切几恕察，不宣。潛再拜奉启。”

奉吴莱所作二文见《郑济刻辑补》（P1865、1866）。后附跋云：“濂年二十时，颇有志文辞之事，往拜渊颖先生吴公于浦阳江上，公曰：‘尔欲学文耶？试为《拟秦王平夏郑颂》及《宋饶歌鼓吹曲》观之。’濂即撰述以上。公读已，微笑曰：‘孺子诚可教，使稍收敛人于简严，则所向无前矣。’因不欲弃，真诸篋衍中，久亦漫不复省。后三十六年，再见于潜溪故居，悼公之不可作而叹所学之不加于前也，抚卷慨然者久之。濂题。”

按：黄潛、吴莱，《元史》卷一百八十一有传。

文宗天历三年 元文宗至顺元年 庚午（1330）21岁

或是年至东阳南溪从游三衢方先生，方为许谦弟子。识东阳蒋允升（季高）。

《潜溪后集》卷七《蒋季高哀辞》（P257）：“初，濂年二十馀，颇嗜学，闻文懿许公（谦）弟子三衢方先生以性理学讲授东阳之南溪，徒步往从之游。先生所主盖蒋君子晦家。子晦，季高父也，濂因获文季高父子间。时季高尚未冠，即能执经问难，进退雍容，肌肉若玉雪可爱。”

再往伏龙山见千岩禅师。

《潜溪后集》卷八《佛慧圆明广照无边普利大禅师塔铭》（P275）：“越二年，又往见焉，师问曰：‘闻君阅尽大藏教，有诸？’濂曰：‘然。’曰：‘君耳阅乎，抑目观也？’曰：‘亦目观尔。’曰：‘使目之能观者，君谓谁耶？’濂扬眉向之，于是相视一笑。自时厥后，知师之道超出有无，实非凡情之可窥测，因缔为方外之交垂三十年。其激扬义谛，往来尺牘之在篋衍者，墨尚湿也。虽縲于世相，不能有所证入，而相知最深，……”

《芝园续集》卷一（P1487）《天龙禅师无用贵公塔铭》：“余与千岩结方外交，挥麈谈玄，无月不会。”

《芝园续集》卷五（P1544）《兰溪法海精舍记》：“义乌千岩禅师长公，以高峰之孙，中峰之子，表树法幢，倡明教外别传之旨。非惟中夏学徒海赴云蒸，远而龙荒蛮甸，弁韩巴楚之人，莫不持芻膜拜，咨决疑情。”

《銓坡前集》卷八（P508）《南堂禅师语录序》：“予壮龄时与千岩长公为方外交，千岩以南堂禅师偈赞示余，余读之，惊曰：‘是有所证悟者之言也，绝枝蔓，去町畦，而不堕于情识之境，不意大法凋零，而能见斯人哉？’千岩以余言为然。”

作《阳翟新声同朱定甫赋》。

见《郑济刻辑补》（P1959）。

是年冬，黄潛冬，黄潛因马祖常之荐，除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进阶儒林郎。

元文宗至顺二年 辛未（1331）22岁

是年十二月，黄潛因父丧南归。

元文宗至顺三年 壬申（1332）23岁

娶贾专为妻，专时年二十二岁。

《潜溪前集》卷九《先夫人木像记》（P105）：“先夫人既歿之九年，予以妻贾专朝夕思之不少置，间告予曰：‘妾生二十二年而归君。……’”

吴莱阐教诸暨之白门，濂裹粮相从。同门者义乌楼士宝（彦珍）、浦江宣岳（彦昭）、郑深（浚常）、郑涛（仲舒）、陈璋（子章）、胡翰（仲申）、陈士贞（彦正）。从吴莱处闻李翥之学术渊源。

《潜溪录》卷二郑涛《宋潜溪先生小传》（P2323）：“同里胡君仲申，时受学浦江吴公立夫，吴公亦乡贡进士，以文章名家。仲申从之游，深得其学。每见景濂，辄加奖誉，且谓曰：‘举子业不足烦景濂，曷学古文辞乎？’仲申，景濂所畏者，闻其言甚喜。于是复从吴公游，益取经史及诸子百家之书而昼夜研穷之。”

《黄誉刻辑补》(P2106)《玉龙千户所管民司楼君墓志铭》：“初，余年十九（1328），负笈入婺城之南，受经说于闻人先生，会彦珍亦从乌伤来卒業。……居三年，闻浦阳渊颖吴公阐教诸暨之白门，余复裹粮相从。彦珍知之，骑驴蹊余后，越五月，即还。”

《芝园续集》卷一(P1490)《故温州路总管府判官宣君墓铭》：“始濂游学诸暨时，与乌伤楼君彦珍、浦阳宣君彦昭、郑君浚常、浚常之弟仲舒同集白门方氏之义塾。塾师乃吴贞文公立夫，盖乡先生也。彦珍最先还，而濂与彦昭、浚常兄弟讲学将一期。当夜坐月白，俟公熟寝，辄携手出步月下，时皆美少年，不涉事，竞跳踉偃仆为戏，或相訾訾，或角觝其力，至不胜乃止。独濂朴戇易侮，不敢时相逐为欢。彦昭于其间尤号雄俊，彦昭目穹鼻，须髯森然如戟，颜面铁色类河朔间伟人，见者莫不畏之，已而各西东散去。”

《潜溪前集》卷六《陈子章哀辞》(P76)：“始予游学诸暨之白湖，而子章实来，予因获与子章交。当是时，四方来者，类多纨绔之子，喜眩文绣以自媚，人争悦趋之。独予之贫，短衣才能至骭，冷处前庑下，四壁萧然，谁复见顾者？惟子章与予灯影相望，而读书之声相接也。予时学未闻道，心颇不能平。子章尝慷慨厉予曰：‘子量隘矣，是焉足以污子哉！’子章好使气，人稍加昵，白眼视之，至其去乃已。予因用子章厉予者厉之，子章矍然谢曰：‘是善教我。’子章自是与予居至欢也。”

《韩刻辑补》(P2180)《评浦阳人物·文学·元处士吴莱》：“濂尝受学于立夫，问其作文之法，则谓有篇联，欲其脉络贯通；有段联，欲其奇偶迭生；有句联，欲其长短合节；有字联，欲其宾主对待。又问其作赋之法，则谓有音法，欲其倡和阖辟；有韵法，欲其清浊谐协；有辞法，欲其呼吸相应；有章法，欲其布置谨。总而言之，皆不越生、承、还三者而已。然而字有不齐，体亦不一，必须随其类而附之，不使玉瓚与瓦缶并陈，斯为得之。此又在乎三者之外，而非精择不能到也。顾言犹在耳，而恨学之未能。因志诸传末，以谨其传焉。”

《黄誉刻辑补》(P2108)《故江东金宪郑君（深）墓志铭》：“濂长君仅四岁，负笈游立夫吴先生之门，始获与君交，昼同食，夜则共衾裯而寝，穆穆然，衍衍然，其姓虽殊，情实兄弟也。君尝指时之闻人谓濂曰：‘某也，操寸管入位馆阁；某也，垂绅正笏立庙朝而弼成化功。郑生长虽不满六尺，行见铮铮然鸣矣。’濂见君言夸，出峻辞戏君，反复相撑拄不已。君益骋奇辨，是非蠡起，且曰：‘子未可少吾，后当然。’已而果然。”

《銮坡后集》卷二《浦江戴府君（瑄）墓志铭》(P603)：“濂弱龄时，师事渊颖先生吴公于浦阳江上。先生素有林泉之思，以五洩七十二峰之胜，特往游焉。时某实侍杖履之侧，未至五洩二十里，日将暮，乃抵戴府君之居宿焉。府君大布冠衣，风神峻洁，超然有前代遗风。设筵以飧先生，直至夜分，四座皆摧竭不能支，府君危坐，肩背竦直，曾无动摇意。濂窃异之，因质于先生先生曰……”

《黄誉刻辑补》(P2091)《题李叙山长妻姚元靖夫人墓志铭》：“濂居金华时，尝学经于渊颖先生吴公之门，见当涂李公仲羽寄先生诗一通，兴寄幽邃，有不可企及之妙，因叩其间学渊源所自。先生为之言曰：‘当涂有姚四清征君者，时之硕士也，仲羽与兄伯羽尝师事之。而仲羽之父青山府君，复以经学文辞著闻。仲羽兄弟既得贤父师如此，故其所成就有大过于人者。伯羽之文，简密严奥，一辞弗苟；仲羽之文，丰腴褥丽，五采烂然。延祐丁巳，伯羽试京都，庚申，仲羽试江浙行省，皆预荐举，又先后出为校官，当世之人恒称之为二李焉。’

濂已谨识之。”

《黄誉刻辑补》(P2117)《唐思诚墓铭》：“后五年，濂从渊颖吴公游越。”参见戊辰(1328)年系年。

《胡刻辑补》(P2213)《送陈彦正教授之官富州》：“我怀深裛君(吴莱)，灿烂双碧目。骑麟执《春秋》，从头细漱鞫。传逮及爰书，法情无委曲。肯随三传后，是非互倾覆。更惩汉专门，一经双鬓秃。牙签三万卷，过眼不再读。精华尽成咽，璽坛无不烛。一物苟不知，便类车脱毂。本根既硕茂，柯条遂芬郁。大肆文章手，直压百怪伏。絳蕤麒麟车，登载珠万斛。五色凤皇翎，光耀映简牍。收贮篋衍中，宝气尚可掬。至今空山陬，似闻鬼夜哭。当时入室者，陈子最神速。……”

按：今存吴莱致宋濂书信一通，附于此以见师生之谊。吴莱《与宋景濂书》见《潜溪录》卷五(P2561)。书云：“莱顿首，奉启景濂贤契友足下：承喻谷梁说《春秋》，其义最精，鄙意亦同此，盖不易之论也。近来收拾《春秋》文字如何？此间亦有数家，欲采拾成一书，奈年来病势愈迫，下笔复止。景濂明敏过人，且善记，何不为之？却来此商略可否耶？蔡庆宗《质疑》一书若未见，可来取之。《游仙》等赋妙甚，自时文行而此学几绝，盖皆坐读书不广，故空疏无精采，恹恹如久病人。今吾景濂为之，便自不凡耳。铭辞亦奇绝，读至抑扬变态处，使人忘倦。大抵景濂之文，韵语为最胜。近作《古隐者赞》十章及《古琴操》九引曲歌辞奉上，幸为删定。《楚汉正声》已著其目，望使人瞻之，见在此改定序文。此书若成，可一洗俗学之陋。第恐召闹取骂尔。徐毅斋欲升《论》《孟》为鲁、邹二经，此略闻之岩南公(方凤)。景濂考究博，必知其详，幸见示。他文字中欲及之意间要速。景贤不知今在何处？烦请问为佳，不宣。莱顿首奉启。”

或是年吴莱作《宋景濂郑仲舒同游龙湫五洩予病不能往为赋此》。

见《潜溪录》卷五(P2593)。诗云：“知尔能携一短筇，寺前突兀定何峰？九天管钥来飞鹤，三岛楼台守蛰龙。间欲啸歌先目往，病嫌登陟转身慵。西源山石东源水，岂但渠家有赤松？”

或是年作《陈彦正丹室铭》。

见《潜溪前集》卷八(P98)。据铭，陈彦正所居与龙湫五洩为邻，其筑丹室以求宋濂为铭，则宋濂作铭当在诸暨白门求学时。按：陈士贞(1302—1346)，字彦正，浦江人。荐授处州石门书院山长，历建德钓台、衢州柯山二书院，至正六年迁富州教授，未上卒。

代胡 作《蔗庵述梦文》。

见《潜溪前集》卷十(P122)。文云：“龙集壬申，瑶光西指。”

按：蔗庵为胡 (景云)号。

是年或是年后作《赠医师贾生序》。

见《潜溪前集》卷五(P53)。序云：“乌伤贾思诚，濂外弟也，性醇介，有士君子行。尝同濂师事城南闻先生学治经。久之，思诚复去受医说于彦修朱先生(震亨)之门。”

按：濂娶贾专后始能称贾思诚为外弟，故是文必作于是年或是年后。濂十九岁

从学于闻人梦吉。

元顺帝元统元年癸酉（1333）24岁

或是年吴莱作《送宋景濂楼彦珍二生归里》。

见《潜溪录》卷五（P2593）。诗云：“我生本孤陋，偶到越江头。如何彼二子，直沂越江流。子来我欲去，子去我仍留。留子子不住，送子使人愁。我且与子酒，西风吹子裘。问子何所学？将通鲁《春秋》。圣心久不白，圣髓空旁搜。圣经但至正，贤传相戈矛。晋臣忠如预，汉士谏有休。发挥一王法，褒绌五等侯。经筵未可弃，墨守或为雠。我今岂谓能？子幸与经谋。嗟哉我何学，半世成倦游。焚膏政自苦，奏牍不克投。我迂世所诮，我病我难瘳。子何不即远？说我东家某。我宁不及子，请子更归求。毋徒挺苔藓，亦莫变浮沤。勗哉敢不力，前路无停驂。”

或是年至东阳太霞洞谒陈樵（君采），受其说以归。识陈樵弟子吴中（子善）。

《銮坡前集》卷四《元隐君子东阳陈公先生鹿皮子墓志铭》（P400）：“婺之东阳有隐君子，戴华阳巾，裁鹿皮为衣，种药银谷洞中。……既而，入太霞洞著书。其书纵横辩博，孟轲氏而下皆未免于论议。元统间，濂尝候君子洞中，君子步履出，速坐之海红花底，戒侍史治酒浆菹醢，亲执罍献酬，歌古词以为欢。酒已，君子慨然曰：‘秦汉而下，说经而善者不传，传者多不得其宗。淳熙以来，群儒之说尤与洙、泗、伊、洛不类。余悉屏去传注，独取遗经，精思至四十春秋，一旦神会心融，灼见圣贤之大指，譬犹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

《潜溪前集》卷八《吴子善墓铭》（P94）：“濂之友吴中子善，世家婺之东阳。……从里之大儒陈樵先生游。初，濂谒先生太霞洞中，先生曳杖微笑出迎，坐濂于海红花下，俄呼酒酌濂。先生自歌古诗，奋袖起舞。子善待先生侧，目濂引满，以成先生之乐。濂自是得与子善交。”

按：今存陈樵与宋濂书信一封，现附于此以见两人文字之谊。陈樵《答宋景濂书》见《潜溪录》卷五（P2562）。书云：“四月四日陈樵顿首，再拜景濂殿元集贤左右：樵湖上不约而获见颜色，甚恨不能伸所欲言，至今怏怏。不肖濒死，欲以授人，苦无所遇，今以其大意刻之千岩禅师碑阴矣。盖本旨不过片言，若能贯串千经万论于片言之上，方为一贯尔。石刻之外又有经解，已刻在婺州，非久当以板本奉纳。樵偶留邑，下领手教，甚慰。辱惠家范，阅家传，知景濂看《史记》、《前汉》精熟，不止词赋赡丽而已，但未知散文为何如？他日见示未晚也。草草奉复，不宣。樵再拜。”

十月二十七日，著《悲海东辞》。

见《郑济刻辑补》（P1887）。为玉山郑原善作。

长子瓚生。瓚字仲珪。参见谱首。

元顺帝元统二年甲戌（1334）25岁

宋濂受学于柳贯

《芝园前集》卷五（P1251）《跋柳先生上京纪行诗后》：“濂以元统甲戌伏谒先生于浦江私第，出示《上京纪行诗》卷，乃永嘉薛君宗海所书。时先生自江西儒台解印家居……”

《銮坡前集》卷十《题唐临重告帖后》：“《唐临重告帖》，予尝见于内翰柳公

家，相传为薛嗣通之笔，其点画肥瘦及行位疏密与此正同，其稍异者，南廊墨印则在于左方耳。予以薛书飘逸为疑，质之于公。公笑曰：‘古人能知变通，所以为不可及也。’逮游四方，复见薛所临唐帖一二，皆不类其书，方信公之言为足征也。令观刘先生此卷，尤觉精采焕发可玩，故为拈公语于其后云。”

按：今存柳贯与宋濂书信二封，附于此以见师生之谊，柳贯《与景濂书》见《潜溪录》卷五（P2559）。其一书云：“贯顿首，再拜景濂贤良契友侍史：贯承问尺法，老懒不能多记，姑即旧所省以答来意。盖自宋徽庙制大成乐时，礼官用禹声律身度之说，请以天子中指中节为寸。于是所制器服，悉取之以为长短广袤之节。当时固有非之者矣。然紫阳文公《编类家礼》于‘深衣制度’条，明言度用指尺，复注云：‘中指中节为寸。’而秦汉杨氏又引《说文》云：‘周制：寸、尺、咫、寻，皆以人之体为法。’似亦准之指尺矣。至于‘造木主’条，谓身高尺二寸、博三寸、厚寸二分，释者即援文分之说曰：‘周尺，当省尺七寸五分弱。’《程集·与书仪》误注‘五寸五分弱’。温公《图》所谓‘三司布帛尺’，即省尺，‘程沙随尺’，即布帛尺。今以周尺校之布帛尺，正是七寸五分弱。即是二说同出一曰，已不能归之一致，况诸家互有同异者乎？不肖往在礼院，因更造时飨祭器，尝与议斯事而及于尺法。院之老吏云：‘库中有前代玉尺。’下库搜索，得之。其制作极工，然校之周尺、省尺，又复微有强弱。廷议以为玉尺历代袭传盖久，尤有据依，遂准用玉尺，定下其议。乃若淮尺、浙尺，随方所用，难以准之古作。然是尺法，非有声律高下之差，莫若且从文公周尺七寸五分弱之说，庶有定据，吾友以为如何？抑吾党之学，体验扩充，其事固不止是，愿益自察识，以进于光大之域，此则拙者区区之望也。其余又俟面叙，且几鉴，在不具。贯顿首再拜。”其二云：“贯顿首，再拜景濂翰撰友兄：前者所睹诸文，皆雄浑可爱。不肖阅人多矣，后进求如此者未见其比，为之喜而不寐。吾乡文献，浙水东号为极盛，自惭弩劣不足负荷此事，后来继者，所望惟吾友尔。吾友以绝伦之识，济以精博之学，若更加工不已，驾风帆于大江之中，孰敢御之哉？勉旃！勉旃！琳公有书索紫微山房诗，不知作否？律吕新书，想已彻览，旧间可疑者，宜以纸标出，俟见顾时容一一讲之。不宣，贯再拜。”

曾至义乌，与陈璋相见。未几，复还金华。

《潜溪前集》卷六《陈子章哀辞》（P76）：“予既还金华，子章亦去。越二年，予再见子章于乌伤，更相劳苦。子章握手顾予曰：‘子之贫尚尔耶，子但力学，天殆不能贫子也。’予观子章貌加庄，其厉予一如诸暨时。未几，予复西还金华。”

参见至顺三年系年。

元顺帝重纪至元元年 乙亥（1335）26岁

正月十五日，宋濂往浦江义门授经。

《芝园后集》卷一《萝山迁居志》（P1356）：“元重纪至元元年乙亥正月十五日，授经浦江义门郑氏。”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居无几何，吴公解馆而归，先生嗣主教席，子弟年十六者，皆相从读书讲道东明山中，受业者一门凡四十余人，始终越二十年，学成多有跻膺仕者。”

《潜溪录》卷四杨维桢《潜溪新集序》（P2500）云：“余家浙水东，去宋子之

居不百里，远知宋子之劬学入青萝山中，不下书屋若干年，得郑氏所蓄书数万卷，书无不尽阅，阅无不尽记，于是学成著书，凡若干万言。”

《芝园后集》卷三《旌义编引》（P1382）：“浦江郑氏世居县东二十五里，乡名感德，里曰仁义。其远祖冲素处士绮，自宋建炎初至今，同居已十世，历二百五十余年，守诗书礼乐之教弗坠，宋元二史俱载《孝义传》中。”

六月十九日，作《太平策后题》。

见《黄誉刻辑补》（P2072）。据文末年款系。

拜谒张恕（如心）于月泉里第。

《黄誉刻辑补》（P2168）《故处州庆元县学教谕张公（恕）墓志铭》：“后十七年，始获拜公于月泉里第。”参见泰定五年系年（1328）。

或是年秋，曾至钱塘参见乡试，不第。

《銮坡后集》卷二《浦江戴府君（琨）墓志铭》（P603）：“濂弱龄时，师事渊颖先生吴公于浦阳江上……后三年，应书乡闾，识府君之子性中，遂与性中定交。又十年，性中之子灏从濂学经于郡庠。”按：次年元廷诏罢科举。

元顺帝至元二年 丙子（1336）27岁

又谒陈樵（君采）。见吴中（子善）。

《潜溪前集》卷八《吴子善墓铭》（P94）：“后三年，再谒先生，复见子善时，先生年耄重听，或有所问，子善从旁书濂言以对。及濂辞先生还，子善送至山高水长处，坐石共语，依依弗忍去。自时厥后，久不见子善，闻子善独奉母某氏，居陋巷间，……”

继续执教郑氏义门。陈璋（子章）有书来。

《潜溪前集》卷六《陈子章哀辞》（P76）：“又二年，予束书寓浦阳，子章闻之喜，以书来曰：‘予昔在诸暨与子居仅四月而别，在乌伤未十日而别，今子来浦阳，浦阳，予父母邦也。予家距子之所寓不百里，庶几与子少相羊乎。’予亦喜，当与子章时相见也。”

参见至顺三年、元统二年系年。

是年前后，为郑氏义门参定《规范》。

《潜溪录》卷三郑楷《翰林学士承旨宋公墓志》（P2398）：“年二十五，授徒于义门郑氏。是时义门六世家长大和，方著《规范》示子孙，公为参定之。”

十二月，义乌包廷藻（文叔）卒。

是年，黄潛北上京师任国子博士。

元顺帝至元三年 丁丑（1337）28岁

是年前后作《思嫺人辞》。

见《潜溪前集》卷七（P87）。辞云：“吾乡吕成公，实接中原文献之传，公歿始百余年，而其学殆绝，濂窃痛之。……予既为此辞，尝录一通寄王子充。子充盖有同予学吕者，书以识之，庸俟异日各考其学之成也。”

嘉庆刻本《王忠文公集》卷八《思嫺人辞后记》云：“《思嫺人辞》一首，吾

友宋景濂氏所著，其著此辞，盖深闵东莱成公吕氏之学不复讲也……（吕成）公之没已百五十年，年运而往，前修日远……。”

按：据光绪《金华县志》，吕祖谦卒于淳熙八年七月（1181年），则一百五十年后为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时宋濂22岁，祎只有10岁，祎自言其十五、六岁学为文章，故此时作不得《思嫩人辞后记》，祎所言“公没一百五十年”乃举其成数耳。姑系此记于是年。

十二月十三日，祖父宋守富卒。黄溥表其墓曰“吉士”。

据《黄溥刻辑补》（P1993）《先大父府君神道碑》。

吴莱师作《早秋偶作寄宋景濂十首》。

见《潜溪录》卷五（P2591）。诗云：

我病三月久，问言此何时？山林日摇落，草木欲变衰。忽来临青镜，何故摘白髭？千里复万里，远哉鸿雁期。

去年忆吾父，羁客在广州，今年忆吾父，官属大长秋。汉官戒服御，周典进膳羞。惜兹不得去，目断五云楼。

西风吹梧桐，一叶两叶积。故书翻有尘，雄剑挂在壁。时非合穷困，事到即辉赫。徐却双鹿行，门前少人迹。

故人两三人，江北久羁旅。寻香古径风，步履修廊雨。蓴鲈最有味，稻蟹纷难数。我欲往从之，蛮潮正掀舞。

悠悠秋长夜，梦觉秋月霁。有材宁及人，吾学敢求蜕。挥来河水絃，削作泰山砺。吁嗟祁孔宾，得失毫发际。

士欲知自重，今人犹古人。马卿志《封禅》，扬子述《美新》。当时文字间，万世宠辱伸。董京不可作，愁绝麟乎麟。

北山有古寺，修竹炎天凉。蛟龙踞两间，鹤鹳鸣层冈。心台月照白，鼻观烟通香。可思未可到，咏此招隐章。

陈生爱神仙，百日常病十。手攀琪树枝，口诵蕊珠笈。山衣纵横披，石廩伛偻人。如何一樽酒，自解忧思集。

自来闲作诗，瘦岛与穷郊。瘦将阙梁肉，穷或潜榛茅。水流苔间石，花亚竹外梢。圣愚总灰灭，何苦发笑嘲。

往者东入海，飘然任所如。大风戕波浪，飞雪洒舳舻。壮志昔尚少，狂游今并无。誓登盘陀召，重望扶桑墟。

按：据宋濂《故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致仕吴公行状》，吴莱父吴直方于至元二年授将仕郎、海北广东道肃政廉访司承发架阁兼照磨，是年迁宣政院架阁管勾。故吴莱诗中有“去年忆吾父，羁客在广州，今年忆吾父，官属大长秋。”之语。由此可推知吴莱诗作于是年。

是年许谦卒。

元顺帝至元四年 戊寅（1338）29岁

正月十六日，作《会膳钟铭》。

见《馀集辑补》(2251)。据文末年款系。

东阳李裕(公饶)卒。宋濂曾读李裕《中行斋稿》，并与其子李贯道交。

《銮坡前集》卷四《元故承务郎道州路总管府推官李府君(裕)墓铭》(P404):“初识府君于婺城之南，容仪秀洁，如玉树临风，皦然美丈夫也。及读府君之诗，曰《中行斋稿》者，姿态闲婉，复类其为人。心慕艳之，愿缔忘年之交，而九京不可作矣。幸获与府君之子贯道游，同试艺于乡闾。贯道既先登……”参见洪武五年系年。

元顺帝至元五年 己卯(1339) 30岁

询陈璋(子章)消息，得知其患病咯血。

《潜溪前集》卷六《陈子章哀辞》：“又三年，子章未尝一来，予窃怪之，因询子章所尝往来者，具道子章病咯血，气厌厌不振。予谓是疾势虽迫人，得良医可已，未始为吾子章忧。”

参见至顺三年、元统二年、至元二年系年。

觉往昔为文用心殊微，悔之。

《銮坡前集》卷十《赠梁建中序》(P557)：“余自十七八时，辄以古文辞为事，自以为有得也。至三十时，顿觉用心之殊微，悔之。”

年三十即以家业授子侄，朝夕惟从事书册。

《潜溪录》卷二(P2323)郑涛《宋潜溪先生小传》：“年三十即以家业授子侄，朝夕惟从事书册，闲稍有馀暇，或支颐看云，或被发行松间。遇得意时，辄学缶浩歌，声振林木，翛翛然如尘外人。”

元顺帝至元六年 庚辰(1340) 31岁

四月，师吴莱卒，年仅四十四岁。

代柳贯师作《叶仲贞墓铭》。

见《潜溪前集》卷八(P101)。据铭，叶祯(仲贞)卒于后至元五年，葬于明年三月，葬后四月来请铭，故以系。

是年，复行科举取士制。

元顺帝至正元年 辛巳(1341) 32岁

春，作《东湖先生方君招魂辞》

见《潜溪前集》卷八(P93)。辞云：“至正元年春，东湖先生年过九十，貌加癯而神益腴……”

或于是年作《郑氏孝友传》。

见《潜溪前集》卷五(P131)。文末题识云：“此传作于至正初，已刻《浦阳人物记·孝友》篇中，近板毁于火，因重抄于此，以励民俗云。濂志。”

朝廷赐濂父文昭为“蓉峰处士”。

《黄誉刻辑补》(P2129)《先府君蓉峰处士阡表》：“至正初，有上其名于朝者，赐号曰‘蓉峰处士’。显考曰：‘是符吾志也。’”

十月二十八日，祖父葬县东七十里东乌之山。

据《黄溥刻辑补》（P1993）《先大父府君神道碑》。

是年，黄溥至杭州任江浙儒学提举。从黄溥游，疑黄溥之隘。

《宋濂全集·郑济刻辑补》（P1924）《赠梵颀上人序》：“予因自念壮龄之时从黄文献公游，宾朋满座，笑谈方款洽，忽有以文辞为请者，公辄戟手大骂，视之若仇雠。或介尺牍至者，细裂之，内口中嚼至无字而后方吐。时公年踰六十矣。予颇以谓人知爱公之文，故求之，一操觚间固可成章，何必盛怒以至于斯？口虽不敢言，而中心未尝不疑公之隘也。”

元顺帝至正二年 壬午（1342）33岁

十一月，柳贯师卒于京师，终年七十三。

元顺帝至正三年 癸未（1343）34岁

往浦江东明山读书。作《故郑夫人夏氏新阡墓碣铭》。

见《潜溪前集》卷六（P75）。铭云：“至正三年夏五月，于来读书浦阳东明山，翻阅之倦，因默坐木榻上。忽郑君涛丧冠经带，揖于而当曰……”

《万历金华府志》卷四“浦江县山”：“东明山，县东三十里大泽中，隐然突起。元青田尉邵德璋创精舍于此，以教其族人。内有成性、四勿、继善、九思四斋，旁有水一泓曰‘灵渊’。渊之东百步许有泉，泠然老梅横蹲其上，曰‘梅花泉’，宋濂为之记。”

陈璋（子章）死，作《陈子章哀辞》。

见《潜溪前集》卷六。辞云：“又四年，子章竟死。……积十二年之久，仅能再见之，……”

参见至顺三年、元统二年、至元二年、至元五年系年。

是年，朝廷诏修宋、金、辽三史。

元顺帝至正四年 甲申（1344）35岁

三月，作《跋长春子手帖》。

见《潜溪后集》卷四（P200）。长春子姓丘名处机。

作《题义门郑氏续谱图》。

见《馀集辑补》（P2251）。据文末年款系。

作《温忠靖王庙堂碑》。

见《潜溪后集》卷七（P262）。碑云：“岁在阙逢涒滩，斗杓直寅，其日某甲子，东嘉道士储祥曦，新作温忠靖王庙成。后十有一年，太史氏濂为之记曰……”

作《哭王架阁（怪）辞有序》。

《郑济刻辑补》（P1914）。

次子璿生。参见谱首。

是年，吴师道卒（1283-1344）。

元顺帝至正五年 乙酉（1345）36岁

十一月，作《故翰林待制承务郎兼国史院编修官柳先生（贯）行状》。

见《潜溪前集》卷十（P117）。据文末年款系。

十一月，作《蜀墅塘记》。

见《潜溪前集》卷十（P126）。塘在义乌县南四十里，许谦门人朱震亨经画筑堤之役，里耆求宋濂为其作记。

宋濂母膝下有孙，自言“死亦瞑目”。时宋濂子瓚十三岁。

《潜溪前集》卷九《先夫人木像记》（P105）：“（予妻贾专）间告予曰：‘……初，姑未亡时，妾子瓚始十三岁，姑尝抚瓚顶谓曰：‘吾年耄矣，或幸见汝之有子，吾死亦瞑目也。’”

同门友王祎出示《陈忠肃公疏文跋语》，题识其后。

见《郑济刻辑补》（P1888）。跋云：“乌伤王君祎，其八世祖永年令仙居时，而公之冢子正汇实为尉，交契之深，遂以其女归仙居之子严州司法俦。今王君家藏跋文，正假托臣布引咎之辞，岂或正裕所秘藏者，而正汇出示于亲戚欤？今去公造此文时，已历二百四十二年，……王君与濂为同门友，而义若弟昆，间以相示，因忘其孤陋而僭书之。”据文，疏文造于崇宁二年（1103）。

作《故处州庆元县学教谕张公（恕）墓志铭》。

见《黄誉刻辑补》（P2168）

元顺帝至正六年 丙戌（1346）37岁

正月十七日，母陈贤时卒，终年六十三。三月窆于白石山，潜溪西十里。

据《黄誉刻辑补》（P2139）《先母夫人陈氏墓表》。

秋，作《行路难》。小注：丙戌秋作。

见《胡刻辑补》（P2205）。

十月二十日，宋濂筑室于浦江青萝山下。

《潜溪前集》卷九《先夫人木像记》（P105）：“又三年，君自金华迁浦阳，妾与母从之来。”

《芝园后集》卷一《萝山迁居志》（P1356）：“余世居金华孝善里之潜溪，其地在县东七十里禅定院侧。溪之东，即入义乌境。元重纪至元元年乙亥正月十五日，授经浦江义门郑氏。久之，以其家九叶同居，乃愿卜邻焉。相地于仁义里孝门桥之上，其地直县东三十里，有山曰青萝。至正六年丙戌十月二十七日，于山趾建寝室三楹间，缭以周垣，前敞小门。”

《万历金华府志》卷四“浦江县山”：“青萝山：县东三十里，元至正三年，宋濂筑青萝山房，自金华徙家于此，所著有《青萝山杂言》。”

或于是年，从弟景清自金华来问学，处之青萝山书室中。

《潜溪前集》卷九《送从弟景清还潜溪序》：“……景清乃囊书襦被，不远一百里谒予于东明山，具言其状，予为之惊喜。乃与之坐，而语以孟軻氏夜气之说，而悲世俗倾蹶于利害之途，莫能自拔。予言颇恳侧，景清闻之辄蹙额敛容，似

欲泣者。予知其可教，乃处之萝山书室中。萝山，予新迁居地也，距东明仅三里。日稍晏，景清则挟策而来，反复诘难。一字不解，辄沉思良久，期必通乃已。至曛始罢去，日以为常，行迹盖可数而待也。予间归萝山，则又见其独坐，夜将半，犹闻读书声不休。”

作《送陈彦正教授之官富州》。

见《胡刻辑补》（P2213）。参见至顺三年系年。

冬，黄溍蒙恩受召，除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进阶中奉大夫。次年出发抵京，同门友王祎与陈基一同北上。

元顺帝至正七年 丁亥（1347）38岁

代黄溍师作《跋清凉国师所书栖霞碑》。

见《潜溪前集》卷三（P31）：“今年春，出游吴中，始从报恩万岁寺住上人得此墨本，归而刻诸石，属余志于下方。谨按：国师以大历三年（768）受诏入内译经，为润文大德。是年三月二日，律师示寂。而碑之建，在明年三月十二日，今去之已五百八十年。”按：黄溍于是年四月抵京师任翰林直学士。

代黄溍师作《邹府君墓志铭》。

见《潜溪前集》卷九（P109）。铭曰：“无锡邹君以至顺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元统元年九月某日葬。后十有四年，为至正七年，其子师尹乃奉故礼部尚书宛平曹公所为行状来征铭，谨序而铭之。”据铭，邹氏名德修，字君水。

十一月，祖母金妙圆卒，终年八十五。十二月，与祖父合葬。

据《黄溍刻辑补》（P1993）《先大父府君神道碑》。

作诗《病店新起》。

见《宋学士文粹辑补》（P1957）。

元顺帝至正八年 戊子（1348）39岁

应试乡闾落第。遇操琰、陈性初（表字）。

《傅刻辑补》（P2189）《予奉诏总裁〈元史〉，故人操公琬实与纂修，寻以病归，作诗序旧。》：“忆昔试艺时，年丁二十九。……于时有操君，许子乃其友。同自鄱阳来，怀玉期一售。风雅别正变，卦画参奇偶。见者称双璧，光芒射鲍牖。及至淡墨题，氏名列某某。果符人所占，二榜皆冠首。顾于坎壈姿，甘在孙山后。”

按：操琰，字公琬，东平人。元末官学录，明初召入京师，与修《元史》，后以疾辞归。参见洪武二年系年。

据《元史·选举制》云：“元统癸酉（1333）科廷进士……后三年（1336）其制遂罢。又七年（查为1342年）而复”则二十九岁无科举事。二十九当是三十九之误。

《胡刻辑补》（P2196）《次韵黄侍讲赠陈性初诗韵》：“惜昔游虎林，年壮已非冠。旅食叹酸辛，敢望诸侯传？捉衿肘已露，纳履踵成穿。甘从原思贫，耻学毛遂荐。薜萝丹邱生，文采超众彦。……”

代黄溍作《体仁守正弘道法师金君碑》。

见《潜溪前集》卷三（P31）。碑云：“吴之长洲，有为老子之学者曰金君，讳善信，字实之，家故儒也。……君卒于今至顺二年（1331）二月一日，年五十有九。以其年三月某日，奉遗蜕葬武丘乡半塘之原……葬后十七年，大谦始以建安陈方之状来征铭。”

夏，黄潜升侍讲学士。

作《故绍兴路总管府治中金府君（德润）墓碣》。

见《黄誉刻辑补》（P2120）。

是年，虞集卒，终年七十七岁。

元顺帝至正九年 己丑（1349）40岁

作《皇太子入学颂》。

见《潜溪前集》卷二（P17）。

夏四月，黄潜上章求归田里，不俟报而行，抵家甫两日，又敦迫还京。

因危素等荐，擢将仕郎、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以亲老固辞。

《芝园后集》卷九《故翰林侍讲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危公（素）新墓碑铭》（P1458）：“私念公相知特深，在前朝时欲尉荐入史馆。”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至正己丑，用大臣荐，擢先生将仕佐郎，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自布衣入史馆为太史氏，儒者之特选。先生以亲老，不敢远违，固辞。”

与戴良往见余阙（廷心），书斋扁为赠。余阙命宋濂、戴良编辑柳贯文集。

见《芝园后集》卷六《题余廷心篆书后》（P1577）：“至正九年，公持使者节来镇浙部，濂偕叔能往见公，奖励甚，至且各书斋扁为赠。”

《柳待制文集》卷首余阙序云：“比以公事过其家，问其子孙，得其遗文若干篇，因使先生弟子宋濂、戴良汇次之。”

与贵溪叶赞玉、叶爰同父子交。是年，叶氏父子别去。

《壶坡前集》卷十（P553）《题叶赞玉墓铭后》：“余在浦阳，与贵溪叶先生赞玉交。先生之子名爰同，性颖悟特甚，尝引之升楼，出经题试之。至正己丑，先生父子皆别去。”

十一月二十四日，吴莱葬，濂作有《渊颖先生碑》及《渊颖先生私谥议》。

《碑》见《潜溪后集》卷六（P241）。二子士谔、士谥，以至正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柩窆乡之盂坞，去家南五里而近。及门之士，以其经义玄深而文辞贞敏也，私谥曰渊颖先生。”

《私谥议》见《潜溪后集》卷五（P229）。

元顺帝至正十年 庚寅（1350）41岁

大悔往昔所作之文辞。

《壶坡前集》卷十《赠梁建中序》（P557）：“余自十七八时，辄以古文辞为事自以为有得也。……及踰四十，辄大悔之。然而如猩猩之嗜屐，虽深自惩戒，

时复一践之。” 参见至元五年系年。

见请文者之频繁，寢生厌怠。

《宋濂全集·郑济刻辑补》(P1924)《赠梵颐上人序》：“及至四十馀，筋力向衰，非复壮龄时可比，见请者之频繁，寢生厌怠。又自谓公之绝斥乎人，固若稍过焉，然亦不为无其故也。”

二月十五日，宋濂携家自金华迁浦江孝门桥。

《芝园后集》卷一《萝山迁居志》(P1356)：“十年庚寅二月十五日，携家自金华来迁，揭其扁曰‘潜溪’，示不忘本也。……余既来迁，偶阅宋嘉定末官给地券，所居左右曰‘宋公园’。园与予姓同，似亦不偶然者，岂其数或前定欤？予子孙居于此者，毋析爨，毋为不义，毋侵蚀比邻，日衣被乎诗书，耕为良农，学则为良儒，庶几不负予志也。”

四月，黄潜致仕南归。

夏，读元好问所著书，作《哀志士辞》五篇。

见《潜溪前集》卷三(P33)。辞云：“庚寅之夏，因览元好问所录金之诸儒，自辛愿而下凡五人，见其气节刚方，言论磊落，实所谓奇隼之士者也。虽其行事或未能无过，终非齷齪陈腐、怏怏不振者所可冀其万一。然而恨其有志而不能遂也，因掇其大略隶于各人之下，又从而哀之以辞。”

按：志士五人为：辛愿、李汾、刘昂霄、雷渊、雷琯。

宋濂入仙华山为道士，实则入山著书。戴良作《送宋景濂入仙华山为道士序》、刘基作《送龙门子入仙华山辞并序》。

戴良序见丛书集成初编本《九灵山房集》卷三。序云：“金华宋景濂先生通古今学，有史氏长材。当至正中，尝以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征之，固辞不起。后竟寄迹老子法中，入仙华山为道士。一日，良从而讯之，乃曰：‘昔人有以绅笏为柴栅，声名为韁锁者，余岂为是过激哉！顾将顺性而动，各趋所安耳。余之所安，乃在于山林而不在于朝市，使其以此而易彼，有大不可者一，决不能者四。余闻居人伦必以礼处，官府必以法，然自闲散以来，懒慢成癖，懒则与礼相违；慢则与法相背，违礼背法，世教之所不容，大不可者此也。又心不耐事，且惮作劳，酬答少顷，必熟睡尽日，神乃可复。而当官事丛杂，与夫造请迎将之不置，一不能也；啸歌林野，或立或行，起居无时，惟意之适，而欲拘之以佩服，守之以卒吏，使不得自纵，二不能也；凝坐移时，病如束湿，一饭之久，必四三起，当宾客满座，俨如木偶，俾不得动摇，三不能也；素不善作字，举笔就简，重若山岳，而往返书札，动盈几案，四不能也。以一不可之性而重之以四不能，自度卒难于用世，故舍之而遁。又闻道士遗言，吐纳修养可使久寿，故即其师而问焉。虽然，世之贤士大夫闻余之有是行也，必并起而嘲之。子知我者，何不赠之以言，使有以解彼之嘲，而且以卒余之志也。’良应之曰：‘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处以存道也，而其所以为道者，盖或施之于功业，或见之于文章，虽历千百载而不朽，垂数十世而弥存，若是而为寿可也。苟不其然，顾欲洁身隐退，逃弃人间，而苟焉以图寿为道，是固老子所为道，而非吾之所谓道者。吾之所为道者，乃尧、舜、周、孔之道也。然尧、舜、周、孔、得圣人之用者也；老子得圣人之晦者也。于出也则吾用，于处也则吾晦，而是道之变化，讵有异耶？故生以春阳，杀以秋阴，先生功也；舒为云霞，灿为日星，

先生文也；功而不宰，文而化成，先生道也。道在是则寿在是矣，夫岂苟焉而已哉！昔贺知章辞秘书之职，请为道士于荆川，陈图南不应时君之召，入嵩山为道士，是皆有慕圣道之晦，而寄迹于老子者也。先生岂闻名二人之风而起兴者耶？然二人之在当时，贤士大夫未闻有非之者，则先生是行，又孰得而议之？且一荣辱，齐毁誉，先生之为道然也，亦岂有假于余言哉！亦岂有假于余言哉！先生名濂，今易名曰元贞子，署其号曰仙华道士云。友生戴良序。

刘基辞并序见《潜溪录》卷五（2596）。序云：“龙门先生既辞辟命，将去，入仙华山为道士，而达官有邀止之者。予弱冠婴疾，习懒不能事事，尝爱老氏清静，亦欲作道士，未遂。闻先生之言，则大喜，因歌以速其行。先生行，吾亦从此往矣。他日道成为列仙，无相忘也。其辞曰：‘青山崔嵬兮烟云杳冥，固溪郁纡兮岩谷晦明。修篁杂树兮相蔽亏，洞壑窈窕兮人不知。清猿警夜兮鹤报晨，花开鸟啼兮长如春。隰有芷兮陵有苕，美人不来兮山寂寥。琼芝兮玉华，丹萸兮翠葩。紫葛兮黄精，礲礲兮鬢髻。蜚梁连蜺兮登降剌旆，幽溇閭礲兮敞晃谲诡。芳兰桂椒兮或红或紫，松风涧泉兮金石盈耳。梧桐萋萋兮竹实蕊蕊，凤凰翔鸣兮五色卉炜。望美人兮翠微，空山寂寥兮迟尔来归。霓为衣兮霞为裳，饮沆瀣兮食瑶浆。晞正阳兮澡沦阴，精神完兮毛发香。握六符兮蹶九灵，被鬲云兮歌洞章。御扶摇兮款天门，诣北斗兮觐虚皇。超鸿蒙兮轶希夷，造无私兮逍遥娒。召秦女兮吹箫，使湘城兮弹口。洪崖啸歌兮王母启齿，黄舞齐进兮襟佩飒纚。长离前驱兮鸾鸟为使，苍龙骖骖兮白虎豸豸。雷公礲礲兮列缺旭旭，登明堂兮绝河津。上阁道兮攀句陈，过三危兮绕元冥。出太微兮入西清，憩牛渚兮泛灵槎。乘回飙兮以还家，美人兮归来，中山兮其乐无涯。’”

八月，宋濂撰《浦阳人物记》成，郑涛、戴良、欧阳玄等为其作序。

郑涛序见《潜溪录》卷四（P2474）。序云：“浦阳人物载于鄞阳洪氏郡志者，不过蒋邵、张敦、傅柔、杨扶、陈大竭、何千龄六人而已。邑之儒先朱氏，因之以撰县志，别出新意，析为四门。会稽李知退为县有善政，隶《遗爱传》，太竭、千龄、钱通、梅执礼，隶《孝节传》；邵、敦、柔、扶及吴传、王万，隶《名德传》；宝掌、祖登、元朗、灵默，隶《高僧传》。比旧时增多九人，通为一十五人。三山谢氏最后出，独取执礼及万，益以梅溶、倪朴，作《浦阳先民传》。金华宋景濂氏读而非之，谓洪氏纪载既甚简略，又不宜失时代后先。朱氏亦不宜以会稽之人参于浦阳，善附之臣入于名节，庞辞幻学之流侪于士类；谢氏取舍谨严，虽或差强人意，亦不宜引枝蔓浮辞，而于事实反多遗阙。于是潜精积思，稽采史传，旁求诸儒之所记录，上下数百年间，一善不遗。先之以忠义、孝友，次之以政事、文学、贞节，合二十九人。区分类聚，勒成一家之言，号之曰《人物纪》。其文奋迅而感慨，微婉而精深，有类欧阳文忠《五代史记》之作，非抱良史材者能之乎？盖景濂氏自幼以绝人之资，无书不读。比其长也，又得柳待制道传、黄侍讲晋卿、吴山长立夫三先生为之师，故其撰述，往往华艺煜煜如此。嗟夫！浦阳之为县，不改于前，而昔之人物，若希阔寂寥，今则昭著赫奕，与通都大邑相抗者，庸非景濂氏振厉之功欤？向使景濂氏不亟为之，更历百余年，显者固若无害，而弗显者不随世而磨灭几希矣。或者则曰，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桑梓且然，况乡之先达乎？景濂氏之作，善则善矣，而微置品评于其间，无乃不可乎？曰：非是之谓也。文之所贵者，在据事直言，而是非善恶自见。今景濂氏所述，况又多纪善之辞，吾见其扶植纲常者至矣。何名为品评哉？涛也不敏，尝与景濂氏师事三先生，窃有同门之好，颇获窥其述作之意，故敢忘鄙陋而序之末简，且以解或者之疑焉。景濂氏，名濂，其先

居京兆。宋宪自唐武德中移吴兴，十四传至荣，字体仁，周广顺中，又移义乌之根溪。荣之子甫，甫之子训，训之子帐，帐之子祥，祥之子阜，阜之子侃，侃之子柏，宋嘉定初，又移金华之潜溪，距根溪盖三里。柏之子溥德，溥德之子守富，守富之子朝，朝之子即景濂氏也。国朝至正十年三月，又移浦江感德乡之青萝山。山去孝门桥不百步。称人之善，必当本其家世，故复疏此以附见云。至正十年八月既望。”

戴良序见《潜溪录》卷四（P2475）。序云：“《浦阳人物纪》一书，监县廉侯到官之初年，始请县人朱景濂氏选成之。记凡二卷，分为五类，合二十有九人，廉侯将刻梓以传，而俾良为之序，良窃以为置书之原，则翰林承旨欧阳公既言之矣。而作者之意，则经筵检讨郑君又言之矣，将复何所云哉！虽然，是县人物之盛，其有系于山川之所钟者，或未之及，良安敢忘言耶。呜呼！浦阳于婺为小县，其土地仅百里，人民不数万，无白金、水银、丹砂、石英、钟乳之贵，无南金、珠玑、瑇瑁、犀象之珍，无橘柚、竹箭及他草木之殊异独于人物之生不一而足，其以忠孝贞节著者有之，其以政事文学显者有之，层见叠出，彬彬乎其盛，是果何为而然哉。盖山川之气，大则钟而为人，小则发而为货宝，动植之类，所产则大，则于其小者嗇矣。郴州多白金、水银、丹砂、石英、钟乳，与夫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则未见其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交州多南金珠玑、瑇瑁、犀象，与夫草木之殊异，则亦罕钟乎其人，是又以其所产者小，而于其大者有或嗇也。呜呼！亦孰若吾浦阳之钟其大者哉，然世之人，于其小者，则往往知爱而夸张之；至其大者，则未有能宏搜广辑以著其盛，以故浦阳之文献，或不能胜夫彬、交，二州之所钟。今景濂氏以不世出之才，蒐罗废坠，抉剔幽隐撰成此书，使夫一县之内，数百年之间，忠君孝父之则，施政为学之力，以及女妇之范模，莫不粲然而具备，交见乎吾前，其视彼之区区土物之小者，孰得而孰失哉？吾见浦阳之为县，将自是而出色矣。虽然，而非廉侯之汲汲于表章，又曷有是哉？廉侯名阿年八哈，为政未几，德化大行，盖《诗》之所谓‘恺悌君子’者矣。至正十年戴良撰。”

按：丛书集成初编本《九灵山房遗稿·补编》此文年款作“至正元年”，误。

欧阳玄序见《潜溪录》卷四（P2473）。序云：“古者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分建邦国于天下，由其国有大小，故其制度文章亦有隆杀，不相沿袭。惟史氏之官则皆得置之，而史氏之所职掌，凡时事之当否，人材之善恶，田赋之多寡，朝聘之往来，又皆得书之。其名见于书传者，则晋之《乘》，楚之《杻机》，鲁之《春秋》是也。自封建废而为郡县，不复各有其官，于是举天下之大，四海之众，其事悉萃于一史氏，使书之。虽罄渭川之竹以为简，竭徂来之松以为煤，焉能保其无阙逸乎？后之君子有以知其然，复各以所闻见于论述，若庐陵豫章之纪烈士，襄阳、东莱、锦里之戴耆旧，鲁国、会稽、汝南、济北、零陵、武昌之传先贤，他如幽州《古今人物志》、《南阳先民传》、《闽川名士录》、《陈留人物记》等书，凡九十馀家，至今与史氏之文并传，盖非但欲补其遗亡，而于天衷民性之发，亦有不啻自己者矣。浦阳为婺属邑，异时人物彬彬辈出，陈孝子以卓行闻，梅节愍以忠义显，王忠惠以政事著，倪石陵以文学称，与夫制行衡门，流声天阙，其事可纪者尚多。考之信史，或载与否。金华宋景濂有感于斯，亦以所闻述《浦阳人物记》二卷，上而忠君事亲，治政讲学，下暨女妇之节，可以为世鉴者，悉按其实而列著之，不以一毫喜愠之私而为之予夺，何其至公而并当也？噫，立言之法，唯其公而已。惟其公也，非唯不因喜愠论人，亦不以穷达观人，但察其贤否为何如尔。苟或不然，则虽入帷屋，历台府，赞枢

机，典藩翰，曾不若匹夫之所行者固不少。世之文士好扬富贵，而没贱贫，是果何道哉？景濂斯纪，唯有关治教者则书，不问乎其它，此其学术之正，才识之高，岂易及耶？予甚敬畏之，因志其所见于篇首。景濂为文，序事极有法，议论则开阖，精神气昌不少馁，复深惜其沉困在下，而未能遇也。”

八月，宋濂，戴良编辑《柳待制文集》将成，请余阙作序。

《柳待制文集》卷首余阙序云：“将畀，监县廉君刻之浦江学官……因题其卷首以俟。至正十年八月丁祀日武威余阙序。”

宋濂与戴良求危素为柳贯文集作序。

文澜阁四库全书本《说学斋稿》卷四《柳待制文集序》：“先生既没，门人戴良、宋濂类辑为若干卷，而属素序之。”按：据是序篇题有小注云“庚寅”，则知是序作于是年。

作《跋于氏敕诰后》。

见《傅刻辑补》(P2187)。跋云：“后余于至元庚寅，在金华潜溪而迁居浦阳之青萝山。邻氏郑士友以房敕诰四章之卷授予于青萝卜山房，祈跋其后。余盥手焚香……”

或是年作《萝山杂言》(二十首)。

见《潜溪前集》卷四(P50)。文有云：“濂自居青萝山，山深无来者，辄日玩天人之理。久之，似觉粗有所得，作《萝山杂言》。”

九月，作《书浦阳朱氏族谱序》。

见《馀集辑补》(P2235)。据文末年款系。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 辛卯(1351) 42岁

正月，与戴良编辑先师柳贯《柳待制文集》二十卷付梓。又与戴良辑《柳待制别集》二十卷授柳贯子柳卣藏之。作《柳待制文集后记》。

《馀集辑补》(P2253)《柳待制文集后记》云：“有浦江柳先生文集二十卷，卷中所录，古今诗五百六十有七首，杂文二百九十有四首。……今所存惟七稿。濂与同门友戴君良，定其尤可传者序次如右，以先生官至翰林待制也，遂名之曰《柳待制文集》云。……是集既成，廉访使者余公阙命濂、侯阿年八哈刻制浦江县学宫，尚馀古今诗九百有七首，杂文二百四十有八首，未加詮次。濂复同戴君分类誊为二十卷，题曰《别集》授先生之子卣藏之，俾世世谨其传焉。时至正十一年辛卯岁春正月甲子，门人金华濂谨记。”

夏四月，黄潛谢官归田。

宋濂《行状》：“十年，夏四月，始得谢南还，行中书为言于朝，给以半俸终身，公牒已具，未及上。”

或是年至义乌拜谒黄潛，并与王祹相见。为王祹作《华川书舍记》。

见《潜溪前集》卷五(P55)。记云：“华川书舍者，乌伤王君子充学文之所也。……(子充)以濂同受经于侍请黄先生之门也，请为纪，书于舍壁。濂虽稍长于子充，视子充之辞锋横厉，百未能及一，纵强颜欲记之，将何以云耶？虽然子充弱冠时，濂见其文辄曰：‘子充他日当以文知名。’今始十年，而子充名动荐

绅间，读者遂以濂为知言。濂虽不文，宁不为子充一言乎。”

赵沅《东山存稿》卷三《华川书舍记》（因宋君论文而详叙其本）云：“婺州义乌县有泽曰‘华川’，王君子充书舍其上，同门友宋君景濂，历叙上世以来为文者之得失，而卒归于圣人以为记，辨博精微，殆不可加矣。至正十一年冬，沅与子充相见于钱塘。子充又俾沅伸其说，既不得终辞，则以复曰：……”

按：王祎于去年四月间由京师归里（义乌），筑华川书舍，是年冬又至钱塘。据濂所撰《行状》，其师黄潛于是年四月辞官归里（义乌），故濂或于黄潛归里时前往探望，并与同门友王祎相见，于是有《华川书舍记》之作。

友东阳吴中（子善）卒。

元顺帝至正十二年 壬辰（1352）43岁

作《赠虎髯生诗》。

见《黄誉刻辑补》（P2166）。

作《佛心了悟本觉妙明真净大禅师宁公碑铭》。

见《翰苑别集》卷二（P977）。

新安洪焱祖子在来（存心）为浦江尉，示其父诗作，濂大为称赏。濂又应在来之求，摘诗作中若干首付梓以传，并作《杏庭摘稿序》。

见《潜溪前集》卷六（P73）。序云：“濂昔受学于河东公，获见新安洪先生诗十余篇，心甚乐之，窃意先生之所述，篇章必富。而新安远在数百里外，尝愧弗能一见先生以窥夫大全。及河东公没，先生之子存心来为浦江尉，濂始得悉受而伏读之，不觉叹曰……濂方将膳真东明山中，与二三子共学焉，而存心以四方之士多愿观之，俾濂摘其古今诗若干首楔梓以传。”

按：据是序，洪先生名焱祖，字潜夫。据《潜溪前集》卷五《浦江县新建尉司记》，存心名在来，至正十一年来任浦江县尉。据黄潛撰《墓铭》，河东公为柳贯。

是年前后，宋濂拜访胡助（古愚），且有书信往来。今存胡助致宋濂信二通，宋濂致胡助信三通，现一并录此，以见二人文字之谊。

胡助《答宋景濂书》见《潜溪录》卷五（P2562）。其一云：“助顿首，再拜景濂处士先生执事：助春间在岷下，日陪侍讲黄先生，徜徉啸咏于山水间，未始不怀仰执事之高风绝识，与麟溪诸君子之英才雅韵也。正切西望，特蒙惠示著述新编，尤用欣悵。累日披诵，不胜起敬。信乎吾郡之文献足征，又以见山林之士如执事负良史之才者未尝无人，而其笔力善驰骋上下，发扬潜隐，追轶班马之迹，非范晔、陈寿辈怀奸挟私者所可同年而语，何其盛哉！辄撰数语为跋，凡诸公所已言者不敢述，甚愧瓦砾之缀珠玉也。时暑亢旱，不审眠食如何？唯为斯文厚自爱，谨奉状，不宣。助顿首再拜。”其二云：“助顿首，再拜景濂聘君畏友：夏间不揣芜陋，僭以《岷阴樵唱》求删正于左右，今辱教帖，乃略不及之，想浮沉矣。向承雄篇见奇，气焰可畏，览之羞缩，数月不敢言文。谨已裘藏篋笥，仍以十六字识其末云：‘大风扬沙，雨雹交下，欵兴忽止，变化莫测。’盖聊写景慕之实也。迺来定有新作，更能录示数篇否？记文一通附纳，匆匆不尽所怀，惟千万自爱，不宣。助顿首再拜。”

宋濂致胡助信三通见《傅刻辑补》（P2190）。其一《复博士相公书》：“濂拜复

博士相公纯白先生尊前：濂伏自去春上问，迨今又一年矣。瞻恋之诚，未尝斯须忘也。即辰孟夏，伏计尊候纳福，深用欣悵。濂山中多暇，恐乡先达言行不传，因忘固陋，撰为《人物记》一书，第以学浅识陋，中间疵纇甚多，苟不谒大匠，以指剔其谬误以取信于人。谨用纳上一帙，倘先生不赐谴诃而辱教焉，不胜感幸！乡间诸老，岿然如鲁灵光独存者，惟先生及侍讲公（黄潛）耳。关系斯文甚不小也，伏望愈加葆啬以康寿体，以慰后学惓惓之望。谨勒状不备。四月初十日，里生宋濂拜覆。”其二《复太常相公书》：“濂顿首再拜，状上太常相公尊先生侍前：濂近于麟溪之上，获聆伟诲，使颓惰之情奋然振起，庆幸何如。拜别以来，伏审尊候纳福，深用慰悵。浦江吴立夫先生负绝伦之才，不能少见于世以死，濂尝受业其门，恶得不深伤之，所幸遗稿俱在，虽死犹不死也。然非大人先生冠以序文，又乌能传之于远哉？是以忘其愚陋，专望再拜以请，幸先生垂念焉。倘蒙挥洒，则感戴盛德，终身不忘。临书不胜瞻恋之至，不备。濂顿首再拜上状。”其三《复太常书》：“濂拜复太常先生函丈尊座前：濂向者不自揣度，僭以先师文集叙上干鸿笔，殊窃悚惧。特蒙矜悯，慨然留诺，自非念乡学之凋落，哀潛德之未白，不至是也。感刻无限，近来想已脱稿，若得示教，实拜先生之终赐也。末由趋拜床下，伏纸重增依恋，不备。三月二十日。”

是年前后宋濂请胡助作《浦江渊颖吴先生（莱）文集序》。

见《纯白斋类稿》卷二十。

义乌方天瑞（景云）将女丑姬许与宋濂次子璲，结为姻家。

《芝园前集》卷五《义乌方府君墓志铭》：“初予与府君二兄交甚洽，继识府君于白麟溪上，府君方为女择配，予儿璲始九岁，操觚作蝇头细字，謄予所造文辞，府君心悦，遂成婚姻家。”按是年宋璲九岁。

元顺帝至正十三年 癸巳（1353）44岁

作《浦江县新建尉司记》。

见《潜溪前集》卷五（P83）。记云：“浦江尉司，在县西一百步，……又明年癸巳，造濯心亭。屋以间计者若干，役功若干，糜钱若干。濂惧后来者不知其劳也，乃文其事于石，俾相继葺之。”

八月，郑涛作《宋景濂先生小传》。

见《潜溪录》卷二（P2323）。据文末年款系。

十月，作《龙渊义塾记》。

见《潜溪后集》卷七（P264）。据文末年款系。龙渊义塾为章溢（三益）所建。

十二月，作《惠香寺新铸铜钟铭》。

见《潜溪前集》卷九（P104）。据铭，惠香寺在浦江白麟溪之滨，铜钟铸于是年十二月二日。

濂母陈氏既歿之九年，妻贾专欲刻木像以事之，作《先夫人木像记》。

见《潜溪前集》卷九（P105）：“先夫人既歿之九年，予妻贾专朝夕思之不少置，间告予曰：‘……今妾母七十有五岁，璲亦娶妇生子，而妾姑之墓木拱矣。思欲如昔时共君奉觴上寿，其又可得耶？每念及此，辄涕泗交颐，然恨无以自

慰也。欲刻木为像以事之，凡遇疏食菜羹必祭，使死者而有知，亦当翩然而来享也。虽然此岂妾之敢知哉，不过尽其心焉尔矣。’予谓之曰：‘昔之孝子有丁兰者，事母至孝，及母亡而思之不置，乃刻木事之。此盖丈夫子之事，子以一女妇能行之，亦可谓贤矣。虽然不必尔也，古者，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练祭，练主用栗。所谓主者，主乎神者也。设主之外，无有刻像事之者也。予之思亲，岂不尤切于子哉，礼若可为，则予为之也久矣。’专曰：‘是固然矣，世俗媚浮屠神者，尚饰像奉之，而况妾之姑乎！妾不若是，其心终皇皇焉，君幸有以如妾之意也。’予不能拒，于是命工人刻像以遗之，并录其问答之辞，书于像龕之北以示子孙。……”

自跋《浦阳人物记》。

不见集中。有“廉刻抵牾者多，今补定五十馀处，视旧刻为胜等语。”据戴殿江、朱兴悌撰、孙锵补订之《宋文宪公年谱》系（P2706）。

元顺帝至正十四年 甲午（1354）45岁

长孙慎生，时璚年二十一岁。

正月十六日，作《笔记序》（一作《黄文献公笔记序》）。

见《黄誉刻辑补》（P2021）。

秋，作《吴子善墓铭》。

见《潜溪前集》卷八（P94）：“今年秋复求子善而谒焉，则子善之死已三年矣。”据铭，吴中卒于至正辛卯（1351）。参见元统元年、至元二年系年。

十二月八日，于浦江孝门桥新居再构前轩，如寝室之数，扁曰青萝山房。

《芝园后集》卷一《萝山迁居志》（P1356）：“十四年甲午十二月八日再构前轩，如寝室之数。东西荣之属，以次告完，扁轩曰青萝山房，因旧山而志新筑也。”

作《郑府君墓志铭》。

见《潜溪前集》卷七（P83）。铭云：“郑府君讳奎，字景和，浦阳白鳞溪人。……子二：源、漆。源字仲本……今以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迁于县之灵泉乡黄岩山，黄氏附焉。予少与仲本为金石文，遂以女珥归其子，既朋且有连。”

作《蒋处士墓碣》。

见《潜溪前集》卷十（P124）。据墓碣，东阳蒋崇（伯尚）卒于元统二年（1334），葬于至正三年（1343），葬后十一年，崇子伟器来求铭。

作《松隐庵记》。

见《芝园续集》卷一（P1485）。

濂友东阳李贯道中进士。

元顺帝至正十五年 乙未（1355）46岁

三月，作《皇太子受玉册颂》。

见《潜溪前集》卷二（P16）。颂云：“至正十五年，春三月丁亥朔，越八日甲午，皇帝命大尉汪家奴持节授皇太子玉册及冕服九旒。在廷臣邻，莫不骏奔东

朝，恭行大礼。越翼日乙未，复诣大明殿，俯伏拜舞，举觞上千万岁寿。百僚具欣，无间小大。……臣濂遐方贱士，躬闻大庆，不敢暗无声歌，谨遵诗人美盛德之义而作颂曰……”

作自传《白牛生传》。

见《潜溪前集》卷七（P81）。

作诗《寄王德润》。

按：此诗《宋濂全集》失收，诗在中华书局影印《永乐大典》第149册第14383卷第18页上。诗后有作者小注。诗云：“芳情在千里，欲语意还迟。流月入中怀，依稀逢素姬。素姬来何暮，春花满春树。自是妾无心，勿伤江水深。富贵履危机，谁人不闻此。如何弗之戒，有若鱼贪饵。昨宵歌舞人，今朝去为鬼。为鬼世莫愁，摄衣升鬼庭。德润，讳櫟。济宁人，至正乙未，由中台察院书史出为浙西府照磨，予作此寄之。未寄而德润受诬自刭死。或者谓其兆已见于诗云。”

正月十六日，作《御赐资治通鉴后题》。

见《黄誉刻辑补》（P2071）。吴直方嘱题，据文末年款系。

作《官岩院碑》。自言曾与友生攀登其上，俯瞰浦阳山水。

见《潜溪前集》卷九（P110）。碑云：“浦江县东南三十五里，有山穹然拔起于众峰之间者，曰康侯山，又曰官岩山。……且谓自祥符癸丑（1013）至今历三百四十有三年，其中更几世几人，……乃以乌伤朱君烈所述颠末，走青萝山中而求濂为之记。濂所居，距岩不十里而近，一出户辄望见之。当天朗气清时，尝同二三子扪萝攀葛而上，俯瞰县北岩坑、仙华诸峰，如万马东行，或驻或跃。而浦阳江之水，蜿蜒蜿蜒，又如白龙南飞，一泻数十里，绕岩腹而去。周围原野，星罗棋布，诸池沼厕其中直小瓠耳。方呼酒放歌，天风自东北起，四山鳞甲，一时皆动，同游或战掉不能留。诚天地间胜绝之地也，宜为有道浮屠之所都，而兴仆补坏，代不乏人也。濂因弗辞而为之记……”

郑氏义门刊行郑涛所编《潜溪集》十卷，陈旅、欧阳玄、王祹作序。

陈旅《潜溪集序》序见《潜溪录》卷四（P2481）。序云：“金华有二先生，曰柳公道传，曰黄公晋卿，皆以文章显名当世。予游搢绅间，窃获窥其述作。柳公之文，庞蔚隆凝，如泰山之云，层铺叠涌，杳莫穷其端倪。黄公之文，清圆切密，动中法度，如孙吴用兵，神出鬼没，不可正视，而部伍整然不乱。金华多奇山川，清淑之气钟之于人，故发为文章，光焰有不可掩如此。予方歆艳二公，以为不可几及。客有授予文一编者，予得读之。见其辞韵沉郁类柳公，体裁严简又绝似黄公。惊而问焉，乃二公之乡弟子宋君濂之为也。因作而曰：大哉文乎，不可无渊源乎！西京而下，惟唐、宋为盛。宋姑不论，以吴兴姚铉所聚唐文观之，奚啻三百馀姓？虽张、苏、萧、李、常、扬之流，气逸辞雄，各自名家，终不能返于古者。何哉？无所宗也。独韩愈氏吐辞持论，一本之六经，然后斯文焕焉可观。故凡经其指授者，往往以文知名于一世。夫以浑涵弥纶之道，淳庞冲雅之音，欲籍是以宣之扬之，使其文字各从职而不紊，苟不传之于师，奚可哉？我国家混一以来，光岳之气不分，六音斯完。中统、至元间，豪杰之士布列词垣，固难以一二数。天历以来，海内之所宗者，惟雍虞公伯生、预章揭公曼硕及二公而已。二公之所指授，其必有异于庸常哉！设以韩愈氏方

之二公，则濂当在李翱、皇甫湜之列也。予虽不能文，亦不可谓无意于斯，譬犹候虫而时一鸣之，其视二公黄钟大吕之音，果何如也？窃喜金华山川之秀，代不乏人，而二公之学有所传，故因序濂之文，而敢志其私焉。文林郎国子监丞莆田陈旅众仲父谨序。”

王祹《宋潜溪先生文集序》见《潜溪录》卷四（P2482）。序云：“文章所以载乎学本者也，昔之圣贤其学可谓至矣。其于三才万物之理，仁义、道德、礼乐、制度、治乱、是非、显隐巨细之际，凡天人传心之妙，帝王经世之略，无弗察而通也，其真知实践，既有得于内矣，是将以自见而淑诸人也，然后托于文章以推其意之所欲言。故程子以谓圣贤之言不得已也，有是言则是理明，无是言则天下之理阙焉，又谓后之人始执卷，则以文为先，平生所为多于圣人，然而有之无补，无之无阙也，由是论之，所贵文章之有补者，非以其明夫理乎？理之明，不由其学术有素乎？然而古今文章作者众矣，未易悉数也，始自吾婺而论之，宋南渡后，东莱吕氏绍濂洛之统，以斯道自任，其学粹然一出于正，说斋唐氏则务为经世之术，以明帝王为治之要，龙川陈氏又修皇帝王霸之学，而以事功为可为，其学术不同，其见于文章亦名自成其家，而香溪范氏、所性时氏、先后又间出，皆博极乎经史，为文温润缜练，复自成一家之言。入国朝以来。则浦阳柳公、乌伤黄公并时而作、柳公之学博而要，其为文也，闳肆而渊厚；黄公之学精而能畅，其于文也，典实而周密，遂皆羽翼乎圣学，黼黻乎帝猷。踵二公而作者。为吴正传氏、张子长氏、吴立夫氏。吴氏深于经，张氏长于史，而立夫之学尤超卓。其文皆可为善于驰骋者焉。然当吕氏、唐氏、陈氏并起也，新安朱子方集圣贤之大成，为道学之宗师，于三氏之学有异同。其门人曰勉斋黄氏，实以其道传之北山何氏，而鲁斋王氏、仁山金氏、白云许氏以次相传，自何氏而下皆婺人，论者以为朱氏之世嫡。故近时言理学者，婺为最盛。然为其学者，上而性命之微，下而训诂之细，讲说甚悉，其颇见于文章者，亦可以验其学术之所在矣。呜呼！尚论吾邦之文章，所谓无是言则是理阙焉者，固班而是。而有之无补，无之无阙，尚足谓之文乎？吾友宋君景濂早受业立夫氏，而私淑于吴氏、张氏，且久游柳、黄二公之门。间又因许氏门人，以究夫道学之旨。其学渊源深，而封殖厚，故为文章富而不侈，核而不凿，衡纵下上，靡不如意。其所推述，无非以明夫理，而未尝为无补之空言。苟即是以验其学术之何如，则知其能继乡邦之诸贤，而自立于不朽者远矣。景濂既不求用于世，而世亦未有以用之。其于文章尤自受重，不轻以示人。以祹辱有同门之雅，特出其所著一编，俾为之序。祹闻朱子序广汉张子之文，谓‘其不知年数之不足，是以学日新而无穷。其见于言语文字之间，始皆极于高远，而卒反就于平实。’呜呼，不自满足而勉焉不息者，圣贤惠之为学也。自高远而底于平实，则其学之所至，岂不较然矣乎？祹辄诵是以序景濂之文，致吾区区之意，且因以自厉焉。至正十五年正月甲子友生乌伤王祹序。”

欧阳玄《潜溪集序》见《潜溪录》卷四（P2484）。序云：“经筵检讨郑君涛以金华宋濂先生所著文集征予序，予为之言曰：三代而下，文章唯西京为盛，逮及东都，其气寢衰。至李唐复盛，盛极又衰。宋有天下百年，始渐复于古。南渡以还，为士者以泛焉无根之学而荒思于科试。间有稍自振拔者，亦多诞幻卑冗，不足以名家，其衰又益甚矣！我元龙兴，以浑厚之气变之，而至文生焉。中统至元之文，庞以蔚；元贞大德之文，畅而腴；至大延祐之文，丽而贞；泰定天历之文，赡以雄。涵育既久，日富月繁，上而日星之昭晰，下而山川之流峙，皆归诸粲然之人，文意将超宋唐而至西京矣。宋君虽近出，其天分至高，

极天下之书，无不尽读，大江以南，最号博学者也。以其所蕴，大肆厥辞，其气韵沉雄，如淮阴出师，百战百胜，志不少慑；其神思飘逸，如列子御风，翩然翥举。不沾尘土；其辞调尔雅，如殷鼎周彝，龙文漫灭，古意独存；其态度多变，如晴霁终南，众皴前陈，应接不暇。非才兼众长，识迈千古，安能与于放斯？杂于古人篇章中，盖甚难辨。唯真知文者，始信予言之弗谬。予在翰林也久，海内之文无不得寓目焉，求如宋君何其鲜也！苟置之承明奉常之署，使掌制作，岂不能黼黻一代乎？先民有言曰：‘知言圣贤之能事，立言学问之极功。’不学知言，不能明理；不学立言，不能成文。有若宋君，其殆理明而文成者欤？因书以为序。宋君字景濂，濂，其名也，尝著《人物纪》二卷，予为序之。郑君谓其可拟《五代史》，亦公论云。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庐陵欧阳玄序。”

元顺帝至正十六年 丙申（1356）47岁

春，作《思春辞》。

见《郑济刻辑补》（P1951）。

春，蒋允升（季高）书来邀游东阳二岷山。

《潜溪后集》卷七（P257）《蒋季高哀辞》：“去年之春，季高有书来，曰：‘东西二岷山，无君足迹十年矣，纵不为吾行，其可贻山灵之所笑乎？’濂方闭户著书，跬步弗妄出，不及如季高言。”

春，客有以贾似道题记之悦生堂《兰亭》本求跋，宋濂斥去不顾。未几，有胡君示文天祥手帖，再拜起观，作《跋文履善手帖后》。

见《潜溪后集》卷四（P203）。跋云：“丙申春，客有以悦生堂《兰亭》本求跋者，上有师宪题记，余因斥去不暇顾。未几，胡君忽出此卷相示，再拜起观，恍若见宝玉大弓于先王之世，谛玩不能释手。于戏！善恶之在人心，其不可磨灭者如此，虽千万世不易也。深可畏哉！”

作《桃花涧修禊诗序》。

见《潜溪前集》卷五（P62）。序云：“浦江县北行二十六里，有峰耸然而葱蒨者，玄麓山也。山之西，桃花涧水出焉。乃至正丙申三月上巳，郑君彦真将修禊事于涧滨，且穷泉石之胜。……”

八月，代吴志道作《故集贤院大学士荣禄大夫致仕吴公（直方）坟记》。

见《潜溪前集》卷十（P121）。

十月四日，入小龙门山著书。

《龙门子凝道记》卷后（P1815）云：“濂于至正十六年丙申冬十月四日庚戌入小龙门山著书，……”参见下一年系年。

十月，郑涣增刻《潜溪集》。是书卷末有郑涣题识。

见《潜溪录》卷四（P2485）。题识云：“《潜溪集》一编，总六万有字，皆金华宋先生所著之文也。先生自以文章乃无用空言。凡所酬应，鲜存其稿，出于涣兄仲舒编者，仅若是。仲父都事公取以锓梓，涣谨以先生近作益之，复用故国子监丞陈公昔所为序，冠于篇端。其文多系杂著，弗复分类。诗赋别见《萝山稿》，不在集中。群公所述纪传赞辞及尺牋之属，有系于先生者，摘为二卷，

附于其末。惟先生奥学雄文，有非区区小子所敢知，姑用识其刊刻本末于此。嗣是而有所作者，当为后集以传。至正十六年，岁次丙申，冬十月十三日，浦阳郑涣谨识。”

按：郑涣增刻本浙江图书馆善本库有藏。

是年前后吴沉为宋濂《潜溪集》题诗。

旧抄本《濂川集》卷三《题宋景濂〈潜溪集〉》云：“客有赠我《潜溪》文，文光灿烂照我身。山居寂寥谢朋亲，见此直欲穷朝曛。金华万丈高嶙峋，清淑之气常氤氲。其神有时降为人，翱翔艺苑扬芳尘。山林著书千万篇，玉堂掌制代王言。旗常彝鼎铭功勋，苍珉玄碣耀崖滨。九原不作我涕纷，后来之秀喜有闻。先生早及鸿儒门，高才卓犖自超群。麟溪肥遯四十春，纂言纪事志不分。乾坤扶露闾至珍，龟龙献瑞易范陈。诗书礼乐昭群昏，经天纬地奠五伦。山颓木坏狩获麟，六经之道翳浮云。百家诸子何纷纭，各以所见相雄尊。西京而降丧厥淳，气萎体败至理堙。韩柳一倡辞始振，刊落陈腐还本真。宋兴庐陵复高骞，苏曾王氏天葩芬。考亭上遯濂洛源，拨衰反正绝学新。包唐越汉并周殷，上探姚姒窥羲轩。生人以来岁亿千，作者历历在简编。五行两曜行中天，蜃燭起灭何足云。先生用功精讨论，遐搜博采钩幽玄。登山直上昆仑颠，观水必至沧海津。千条万派胸中吞，吐辞自觉来有神。一似元戎将三军，行伍严肃车马闲。旗旄鼓铎弓刀铤，变化出入须臾间。又似大庭奏韶钧，琴瑟抃拊磬管喧。清浊间迭宫商宣，音节脉络皦而连。黉宫塔庙争磨镌，版墨流布殊方传。造物俾尔司文权，未来之笔方如椽。我生稟质土木顽，粉饰强欲加雕镌。弱龄学古心甚专，亦欲追逐参诸贤。奈何忧患巧相缠，有志不就中肠煎。读君之文愧满颜，颇疑天公赋予偏。我何独拙君太妍，愿持尺书扣帝阍。请帝假我黄发年，策名驹兮驾两辕，与子上下相周旋。”

十一月，作《删古岳读经》。集古鼎文写之寄吴沉。

见《潜溪后集》卷三（P192）。文末题记云：“世传元和九年，李公佐游洞庭，登包山，与隐者周焦君探林屋洞，得《古岳读经》第八卷。今观其文，虽奇而未醇，窃意即公佐、焦君所造以玩世者。戏删润其辞，集古鼎文写之，以寄吴君濬仲。濬仲盖深于古学者也。铸罍器，与方乳曲文大鬲争妍，其自知不可哉。丙申冬十一月，濂志。”

约是年，许元（存礼）俾侍史至龙门山求宋濂为其《樗散杂言》作序。

《黄誉刻不容缓辑补》（P2025）《樗散杂言序》：“《樗散杂言》者，金华许君存礼所赋之诗也。……已而存礼俾侍史录其全集，示予于龙门山中，因为之言曰……”

李崱拜宋濂为师。

《潜溪录》卷四李崱《潜溪后集序》（P2492）：“崱于丙申岁始获拜先生于泮宫，则其容色之盛，谦德之至，即有以感人者。自是厥后，每携近制古诗文，从而就正焉。”

是年前后宋濂探访戴良。

丛书集成初编本《九灵山房集》卷二十一《病中承宋编修见过》：“负荷南轩下，展转两涉旬。药石不时验，众苦交我身。常恐大化尽，无由见故人。夫君一何厚，抱杖来江滨。慰我仍戒我，眷恋已良勤。继以习静言，益复知为亲。我病

既稍除。君遂轻别分。云山百里外，有语难为陈。会合本不常，亦知当索群。但我病中怀，愿得稍相因。既已莫能遂，旦复安吾神。”

按：宋濂于至正九年因大臣荐授翰林编修，然以亲老不赴。戴良以编修称宋濂，则知宋濂此时尚未食明禄。又此诗前一首题为《病起承诸公携饷见过》云：“弱龄已孤茆，中岁转多难。正兹怀苦心，矧复婴病患。”则知戴良患病之时已值中年，所谓“多难”、“苦心”，指元季之兵乱。宋濂至戴良处探病疑为是年，时戴良四十岁。

方孝孺生。

元顺帝至正十七年 丁酉（1357）48岁

正月一日，《龙门子凝道记》成书。四月五日，俾仲子璲重录成编，厘为上、中下三卷。

《龙门子凝道记》卷后（P1815）云：“濂于至正十六年丙申冬十月四日庚戌入小龙门山著书，十七年丁酉春正月一日丙子书成。夏四月五日己酉俾仲子璲重录成编，厘为上、中下三卷。间尝取而阅之，皆一时念虑所及之言而潜思精索之功，盖蔑如也。故其辞芜以费，其理晦而不章，自度决不能行远。况自秦汉以来，著子书者不一姓，其果能流布于今者几家？似亦易知也。呜呼！濂何人斯？而敢犯是不韪乎？多见其不知量也。非惟人笑，而亦自笑之。立言之难也盖如此。幸犬马之齿未衰，自时厥后，当求圣人之遗经，益精研而笺记之，以赎前者不知妄作之罪，或者其庶几云。秋八月十有六日戊午，濂题。”参见上一年系年。

二月十五日，杨维桢应郑涣之求作《潜溪后集序》。

见《潜溪录》卷四（P2493）。序云：“文一也，达而在上者必信，穷而在下者必讫。势则然也。然今之信者，或后讫；讫于今者，或大信于后，何也？理也。势不胜乎理，文章之器斯定矣。孔子六经之言，塞于《春秋》之君相，而不能不大行于万世之长。孟轲、荀况不能与一时谈辩之客争胜负于细席之上，而千禩之后，两家之书各数万言，有不得而郁也。讫信于势与理者固如此。金华文章家显而在上者，自延祐来，凡四三人，人皆知之。而在下，人少知而吾独知者，曰固谷陈樵氏、潜溪宋濂氏也。固谷，吾已录其文而藏于家。潜溪又得其弟子郑涣，传之于私稿。二子之文夺于众者势，而取于吾者理，有可得而征者。潜溪自弱龄日记书数万言，又工辨裁，尝以《春秋》经术，就程试之文。试不售，则辄弃去，曰：‘吾文师古，则今不谐，吾宁不售进士第，毋宁以程试改吾文也。’此其学日古，文日老，非今场屋士之以声貌袭而为者比也。吾知潜溪讫于时者，不得如显者四三人，而四、三人之信于后者，吾固未知得潜溪如乎否也？涣以其《后集》来求余序，余既序固谷，故又乐叙潜溪云。至正丁酉春二月望，登泰定丁卯进士第承务郎建德路总管府推官会稽杨维桢序。”

按：杨维桢所谓《潜溪后集》当为郑涣增刻之《潜溪集》，非宋濂以后所刊之《潜溪后集》。因杨序迟得，不及入增刻之《潜溪集》中。

四月，作《赠行军镇抚迈里古思平寇诗序》。

见《黄溥刻辑补》（P1982）。

五月，作《燕书》四十篇。

见《潜溪后集》卷二（P151）。篇末题识云：“余为《燕书》四十篇，盖取郑

人误书‘举烛’之义。读者好之，谓有秦、汉风。余独愧汗弗止者何也？自婴忧患以来，神情销沮，见于觚翰之中，气芜而辞荒，恶在其能秦、汉也？不犹优孟之似孙叔敖哉！至正丁酉夏五月记。”

七月，友蒋允升卒，作《蒋季高哀辞》。

见《潜溪后集》卷七（P257）。辞云：“至正丁酉秋七月壬午，濂畏暑，被发行青松间，忽有客自东阳来，曰：‘蒋季高氏歿矣！’濂闻已，哭之哀，哭已，进客问状。……”

八月，同门友唐怀德卒。濂作有《唐思诚墓铭》。

见《黄誉刻辑补》（P2117）

闰九月五日，师黄潜卒，与同门金涓、屠性、宋濂、朱濂、傅藻祭奠先师黄潜。

嘉庆刻本《王忠文公集》卷二十三《祭黄侍讲先生文》。文云：“维至正十七年岁次丁酉闰九月壬寅朔，越十有七日戊午，门人金涓、屠性、宋濂、朱濂、傅藻等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元故侍讲修史先生黄公之灵。”

宋濂《金华黄先生行状》云：“十七年秋七月，今江浙左丞相金紫公达世贴睦尔，方承制司黜陟之柄，移书起先生之咨议省事，以病力辞，闰九月五日，薨于绣湖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一。”

代黄潜师作《康里公渊神道碑铭》。

见《潜溪后集》卷八（P267）。康里公名回，字子渊。卒于至正元年（1341），后十六年，其门生杨迪不远五千里来请铭。

是年，刘基作《潜集后集序》

见《潜溪录》卷四（P2490）。

元顺帝至正十八年 戊戌（1358） 49岁

正月，余阙卒。

三月，朱元璋军队取睦州，宋濂遣家人入诸暨勾无山，己则独留未行。著《诸子辩》，六月十五日脱稿。十八日，朱元璋攻取浦江。宋濂遂避兵诸暨勾无山吴宗元（长卿）、陈堂（宅之）家。

见《潜溪后集》卷一（P128）。文末题记云：“至正戊戌春三月丙辰，西师下睦州。浦阳壤地與睦境接，居民震惊，多扶挈耄倪走傍县。予亦遣妻孥入勾无山，独留未行。日坐环堵中，块然无所为，乃因旧所记忆者，作《诸子辩》十通，九家者流颇具有焉。孔子门人之书，宜尊而别之，今亦俯就其列者，欲备儒家言也。始之以《鬻子》而终之以周、程者，欲读者有所归宿也。其中疏剔舐排，亦窃自谓有一发之见。第以家当屡徙之馀，书无片牘可以稽质，不能必其无矛盾也。夏六月壬午，仅克脱稿。越三日己酉，而浦阳陷矣，余遂竭蹶趋勾无。惊悸稍定，俾仲子璩录之如右。呜呼！九家之徒，竞以立异相高，莫甚于衰周之世。言之中道者，则吾圣贤之所已具，其悖义而伤教者，固不必存之以欺世也。于戏！邪说之害人惨于刀剑，虐于烈火，世有任斯文之寄者，尚忍思淬其锋而膏其焰乎。予生也贱，不得信其所欲为之志。既各为之辨，复识其私于卷末。学孔氏者，其或有同予一慨者夫。秋七月丁酉朔，金华宋濂记。”

《銓坡前集》卷七《送许时用还越中序》（P484）：“曾未几何，金华陷于兵，

士大夫蝼蚁走，唯流子里为乐土，亟挈妻孥避焉。流子里隶诸暨，地在嵊之东南，仅数舍即至。濂时苦心多畏，而土著民往往凌虐流寓者，白日未尽坠，辄翳行林坳，抄其囊橐物，甚者或至杀人，……。”

《芝园前集》卷四《亡友陈宅之墓铭》（P1225）：“至正戊戌，濂避兵征君（吴宗元）家，已而迁宅之西轩。濂携室人贾专及仲子璲、长孙慎，三世为四人尔，心胆战掉，若丧家之犬。宅之煦妪而軫存之，视濂犹弟兄，遇璲与慎有若子孙，宅之内子蒋夫人亦视专如妯娌然。濂安之，百里之外忘其流离颠沛之苦者，宅之夫妇力也。”

《芝园前集》卷四《故筠西吴府君墓碑》（P1227）：“濂也不敏，颇获拜床下，与闻绪论，及东出逃难，又蒙授馆致饩，如忘年交。”

《芝园后集》卷一《萝山迁居志》（P1356）：“十八年戊戌六月十八日，国兵取浦江，遂避入诸暨。”

或是年与杨维桢同作《越歌》（约杨推官同赋八首）

见《胡刻辑补》（P2201）

三月一日，作《药房樵唱序》。

见《潜溪后集》卷七（P259）。序云：“公之子履与其门人黄琪编辑遗稿，锲之文梓。乃缘世契之深远，以首简为属。……至正十八年岁次戊戌三月己亥朔，契家侄金华宋濂谨序。”按：公名景奎，字文可。

三月二十五日，作《跋何道夫所著宣抚郑公墓铭》。

见《潜溪后集》卷四（P198）。据文末年款系。

四月初一，作《跋金刚经后》。

见《潜溪后集》卷四（P200）。据文末年款系。

五月二十一日，作《宣慰曾侯嘉政记》。

见《黄溥刻辑补》（P1972）。

六月二十四日，朱震亨（彦修）卒。

据《黄誉辑补》P2131《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

八月，朱元璋攻取兰溪。

十一月，妹宋 为明兵所执，跳崖死，宋濂作《宋烈妇传》。又友人吴履妻谢氏抗节死，作《谢烈妇传》。

《宋烈妇传》见《黄溥刻辑补》（P1989）。

《谢烈妇传》见《潜溪后集》卷七（P256）。谢芾，同门友吴履妻。

十一月，郡守王宗显以五经师聘，作《答郡守聘五经师书》辞之。

见《潜溪后集》卷七（P252）。书云：“十一月二十七日，承遣使者来山中，赐以书币，强濂为五经之师，闻命惊愕，不知所云。”

十二月朱元璋攻取婺州。在婺州置中书分省，改婺州路为宁越府，以儒士王宗显为知府。

《明太祖实录》卷六云：“（十二月）丙戌，置中书分省于婺州，调中书省左

右司郎中李梦庚、郭景祥为分省左右司郎中，中书省都事王恺为分省都事，中书省博士夏煜为分省博士，中书省管勾栾凤为分省管勾，以汪广洋为照磨。儒士王祎、韩留、杨遵、赵明可、萧尧、章史炳、宋冕为掾史。立金华翼元帅府，以袁贵为元帅、吴德真副之。改婺州路为宁越府，以儒士王宗显为知府。帐前总管陈从贵兼知东县事，总兵三百戍之。义兵元帅吕兼明兼永康知县，帐前总管王道通为义乌知县，杨荀为武义知县。命宁安庆仍同金枢密分院事，随军征进。以李相为提控掾史，月给米十石，赏其劝降之功也。……（十二月）辛卯，是月发仓赈宁越贫民。下令禁酒，辟儒士范祖幹、叶仪。既至，祖幹持《大学》以进。上问：‘治道何先？’对曰：‘不出乎此书。’上命祖幹剖析其义。祖幹以为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于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上曰：‘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夫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此道也。’甚加礼貌，命二人为谏议。仪以疾辞，祖幹亦以亲老辞，上皆许之。祖幹字景先，少从乡先生许谦学，事亲孝，父母后皆年踰八十而卒，家贫不能葬，乡里为营塚圻，悲哀三年如一日。上闻其孝行，命旌表其所居曰：‘纯孝坊’。建观星楼于分省治之东偏，置宁越税课司及杂造织染二局。召儒士许元、叶瓚玉、胡翰、吴沉、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戴良、吴履、张起敬、孙履，皆会食省中，日令二人进讲经史，敷陈治道。”

作《题李霁峰先生（洧孙）墓铭后》。

见《翰苑别集》卷一（P968）。题云：“后三十年，而公复薨逝。又二十年，濂亦发种种，而视茫茫矣。”按：李洧孙卒于天历二年（1329）。

元顺帝至正十九年 己亥（1359）50岁

正月二十七日，朱元璋聘宋濂为婺州郡学五经师，戴良为学正，吴沉、徐原为训导。

《明太祖实录》卷七：“（己亥正月）庚申，命宁越知府王宗显开郡学，延儒士叶仪、宋濂为五经师；戴良为学正，吴沉、徐原等为训导。时丧乱之余，学校久废，至是始闻弦诵之声，无不怪悦。”

《明史》宋濂本传：“踰十馀年，太祖取婺州，召见濂。时已改宁越府，命知府王宗显开郡学，因以濂及叶仪为五经师。”

三月十五日，宋濂以浦江当戎马之冲，不可居，还金华潜溪故居。

《芝园后集》卷一《萝山迁居志》（P1356）：“十八年戊戌六月十八日，国兵取浦江，遂避入诸暨，兵虽定，浦江当戎马之冲，不可居。十九年己亥三月十五日，还潜溪故庐。”

约是年温州文学掾林成之来访。

《銓坡后集》卷八《赠侍仪舍人林成之序》（P718）：“余家食时，有同门友宣君彦昭为温之平阳判官，当报政而归，州之文学掾林成之实护送来浦阳。成之以余颇知学也，自浦阳谒于金华山中，相与讲学术异同，论风俗淳漓，至更阑月落，蝉联不得休。临别，造四言一章以赠。成之既去，西东绝不相闻。予亦应中书之聘出仕熙朝。”参见洪武二年系年。

或于是年与胡深交。

《銓坡前集》卷三（P370）《大明故王府参军封缙云郡伯胡公神道碑铭》：“昔

濂侍上于白虎殿，忽顾问曰：‘胡深何如人？’濂对曰：‘文武才也。’上曰：‘诚如卿言，浙东一障，朕方赖之。’则上所以倚公者至矣。……濂辱公交者五六春秋，见公酒酣耳热，指挥三军而雄姿奋扬不遏。及与荐绅之流论文评诗，则欣然布衣书生也。濂未尝不服其勇而爱其谦。”按：胡深于至正二十五年春遇害。

《銓坡前集》卷四《故王府参军胡君妻项夫人墓志铭》（P426）：“己亥冬，处州内附，参军朝京师，上奇其才，命为右司员外郎……”

作《始衰》诗。

见《郑济刻辑补》（P1947）。诗云：“四时相推斥，行年五十过。”

元顺帝至正二十年 庚子（1360） 51岁

大愧且大恨往日所为之文辞。

《銓坡前集》卷十《赠梁建中序》（P557）：“余自十七八时，辄以古文辞为事自以为有得也。……五十以后，非惟悔之，辄大愧之；非惟愧之，辄大恨之。自以为七尺之躯，参于三才，而与周公、仲尼同一恒性，乃溺于文辞，流连忘返，不知老之将至，其可乎哉？自此焚毁笔研，而游心于沂泗之滨矣。”参见至元五年、至正十年系年。

有求文者望而畏之，令他人代笔。始知黄潜之骂求文者乃迫不得已。

《宋濂全集·郑济刻辑补》（P1924）《赠梵颐上人序》：“逮余五十春秋，发白心耗，腰膂如缠巨石，不能危坐，日未入即掩关鼾睡。逢掖之流有袖卷轴来者，望而畏之，若逢刀剑，力拒闭不与言。即不得拒，分童奴走东西倩人为之，唯恐弗获。苟获已，不问可属读与否，亟掷还之，快然如释重负。予然后知公之所怒骂非隘也，实以年高气弱，出于甚不得已也。向使公不如是之峻辞，则何以应填门塞巷之求哉？”

以李善长荐，朱元璋遣樊观奉书币来征。三月一日，宋濂、刘基、章溢、叶琛至应天。途遇诗人徐航（方舟）。宋濂被召而起，曾占筮算命，言其有文物之祥。戴良作《别宋景濂》，吴沉作《送宋景濂之金陵》。

《明史》宋濂本传：“明年三月，以李善长荐，与刘基、章溢、叶琛并征至应天。”

《明太祖实录》：“（庚子三月）戊子，征青田刘基、龙泉章溢、丽水叶琛、金华宋濂至建康。初，上在婺州，既召见宋濂，及克处州，又有荐基及溢、琛者，上素闻其名，即遣使以书币征之。时总制孙炎以上命请基，至是，四人同赴建康。入见，上甚喜，赐坐，从容问曰：‘四海纷争，何时而定？’溢起对曰：‘天道无常，惟得是辅，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上善其言，甚礼貌之。”

刘基《送宋仲珩还金华序（并诗）》：“庚子之岁，予与金华宋先生俱来京师，时上渡江未久，浙东方归附。先生与予及予同乡叶景渊、章三益同居孔子庙学，惟日相与谈笑，虽俱不念家，而予三人者亦皆不能无芥于心。惟先生泰然耳，日与文彦士相从游不倦，人咸异焉。”

《芝园前集》卷九《故诗人徐方舟墓铭》（P1324）：“庚子之夏，皇帝遣使者奉书币起濂于金华山中。时则有若青田刘君基、丽水叶君琛、龙泉章君溢同赴召，遂出双溪，买舟泝桐江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黄冠，服白鹿皮裘，腰绀青丝

绳立于江滨，揖刘君而笑，且以语侵之。刘君亟延入舟中，叶、章二君竞来欢谑，各取冠服服之，竞欲载上黟川，丈夫觉之乃止。濂疑之，问于刘君曰：此何人斯，诸公乃爱之深耶？刘君曰：此睦之桐庐徐航方舟也。濂故闻方舟名，亦起而鼓噪为欢，共酌酒而别，声迹不相闻者久矣。”

《銮坡前集》卷五《赣州圣济庙灵迹碑》（P432）：“濂初被召而起，神示以文物之详，后果入翰林为学士，心久奇之。”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岁庚子，大明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者樊观奉书币造门征先生。先生曰：‘昔闻大乱极而真人生，今诚其时矣。’遂幡然应诏。先生与青田刘君基、丽水叶君琛、龙泉章君溢俱见，上尊重之，语必称先生而不名。”

戴良诗见丛书集成初编本《九灵山房集》卷二十一。“昨宵郡斋宿，今旦赴行舟。官程不敢违，可使须臾留。掩泣别故交，强颜逐前俦。未尝去乡邑，讵能千里游。金陵古帝乡，雄跨东南州。至今开甲第，奕奕居公侯。冠盖若云拥，车马细川流。厚禄不虚授，高才将见收。如何独多念，去去怀百忧。”

吴沉诗见旧抄本《濞川集》卷二：“结交二十载，情好真莫逆。我无兄弟亲，所藉朋友益。峩峩仙华高，湛湛潜溪碧。相思极梦寐，问讯枉书尺。自从去年冬，来为郡斋客。幸有子同心，慰此风雨夕。如何舍我去，千里远行役。岂不愿迟留，严程苦相迫。人生如浮云，聚散无定迹。况乃灾患余，忍复成睽隔。君心宁不伤，我髮岂难白。悠悠川上波，矫矫云际翮。赠言欲云何，至宝当自惜。”

四月，作《赠孔君序》。

见《黄溥刻辑补》（P1978）。

六月，作《诒皓华文》。

见《潜溪后集》（P223）。文有云：“上章困敦，在旦之月，火云不移，积气焮热。……

七月，为江南等处儒学提举。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七月，以先生为江南等处儒学提举。”

十月，为皇太子朱标授经。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十月奉旨入内，授皇太子经。先生诚明严格，遇纲常大义，明白开陈，再三言之而不倦。上深嘉叹之。”

冬，著书自娱。胡恒（守中）来谒，自是，日与之游。

《黄溥刻辑补》（P1977）《赠别胡守中序》：“庚子冬，予独处金陵官舍，方著书自娱，忽有客来叩门，童子执刺入，览其氏名，则先生也，予惊喜出迎，不觉屐齿之折。……自是，日与之游。谈析各理，剴切文史，及辨击上下古今事，愈出而愈无穷。向之所闻，其诚足征矣。”据序，宋濂在金华时，已闻胡恒名。

戴良作《寄宋景濂三首》。

见丛书集成初编本《九灵山房集》卷二十《寄宋景濂三首》（亦见本集 P2593）：“海潮还旧浦，河流归故道。岭云虽暂出，回风复吹埽。游子与家别，来归何不早。路远隔音形，感物坐空老。”

孤鸿失俦侣，连翩洲渚湄。自知羽翮短，不与同奋飞。寄声奋飞者，当慎子所之。烟波渺无从，云路迥难依。云路多鹰隼，烟波有虞机。

昔与君别日，妾蚕初弄丝。何意时运倾，寒衣今已治。衣成向谁寄，冬雪旦夕飞。雪飞独自可，时去端足悲。韶颜忌凋落，华志惊变衰。安得君子心，不随年岁移。”

四库本《九灵山房集·年谱》：“二十年庚子，先生四十四岁，居金华，有别宋景濂。”

陶安作《喜伯温景濂辈至新京》。

《潜溪集》卷五（P2602）：“束帛征贤出磻阿，来从明主定山河。搃才要济邦家用，为治常调鼎鼐和。定见百年兴礼乐，先从四海戢干戈。当朝辅佐侔伊吕，汗简芳名耿不磨。”

作《寄义门郑十山长叔侄述严陵别意歌》

见《馀集辑补》（P2224）。

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 辛丑（1361） 52 岁

二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日，与刘基（伯温）、夏允中、章溢（三益）游钟山。作《游钟山记》。

见《潜溪后集》卷四（P211）。

是年，同门友郑深卒（浚常）。

元顺帝至正二十二年 壬寅（1362） 53 岁

正月，江西平。

二月，溪洞兵叛，越国公胡大海遇害。

三月，闻人梦吉卒，终年七十岁。同月，叶琛殉职。

七月，作《玉壶轩记》。

见《潜溪后集》卷六（P249）。记云：“玄默摄提格，律中夷则，白月流天，牵牛正中，商飚袭人。……”

八月，与孔克仁进讲《春秋左传》。同月，告归省亲。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壬寅八月，上召先生及兴国孔克仁讲《春秋左氏传》毕，先生起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贬恶之书，苟能遵行，则赏罚适中，天下可定也。’是月告归省亲，有白金文绮之赐，且曰：‘卿之诚慤，朕素知之，故有此赐耳。’”

作《歙县孔子庙学记》。

见《黄誉刻辑补》（P2002）。

作《赠龙泉簿蔡君序》。

见《黄誉刻辑补》（P2033）。

作《金华先生黄文献公文集序》。

见《黄溥刻辑补》（P1985）。

是年前后，赵汭致书宋濂，求为其《春秋属辞》作序。

《赵汭与宋景濂书》见《潜溪录》卷五（P2563）。书云：“初夏已热，伏惟讲授优暇，尊候动止多福。前月中，承王总制处传至所与陶伯仁书，捧领忻悵，汭今春准拟一访。陶公屡伤风寒，腠理不实，恐途中又生外证，累其本病。一向畏怯，竟未曾往，谨藏袭尊翰以为后期也。《春秋属辞》锓梓近毕工，敬奉一部求校正。前辈文字板行后刊修者多矣，幸勿谓已刻之书而吝于指摭也。不肖自少即患体羸心弱，拙于记，且不耐劳，说是书每举一例，必干涉全经、全传。而近年以来，阨于疾病，既倦检阅，尤惮思索，是以因循岁月，未能脱稿。所望于乡先生资校正之助者有二人：汪德辅妙年以此经发解，尝著《胡传纂疏》，出入五十馀家，老于《春秋》者也；朱允升素留意经学，且尝同见黄先生得其著书大意，亦尝集诸家为《春秋传》。近者汪公学者抄《属辞》诸小序去，乃略无所可否。比相见索观，尽数页真书，笑云：‘义例交错，易使人昏。’盖平日不作如此讨论也。朱先生初见旧作《集传序文》，即云：‘春秋之说定于此矣。’然辞从主人，及日月之法始皆未能信。后见《属辞》，乃手抄一部，点抹甚精，脱误处亦时窜定，然而所虑者，明经之士未必人人膺合好此。公则不但无可否而已也，是以深有望于先生焉。其纂述大意，别幅求教，即可一言弁于书首，虽荷不拒，然必详赐考证，视其书果足以售其意志，然后可以著笔。或有未是，且容证定耳。因昔止斋作后传，自谓身后之书，今汭乃亲近刻梓。盖有其说，刘道原《通鉴外纪》成时，病眼病疮，不寐不食，因思李宏基用心过苦，积年疾病，而药石不断。卢升之手足挛废，著《五悲》，而沈颖水述其说篇末以自哀。今仆寝瘵与昔人同，而负债则异。何则？黄先生壮年合得郡文学，辄弃去之。一家饥寒不恤，而自任以经学，复古之功，于六经多自得之说，而书未及成。小子之幼也，父兄亦以科第期之，既而自知孱弱如此，定非应世之具。甫冠，则舍时文如九江，继以多病，故血气当刚而反弱，摧颓疲茶，食少心烦，未尝有一日之欢。惟于《春秋疑义》忽有所悟，则胸中暂若豁然而已。今者谢天之灵，幸成其书，而衰瘵益甚。万一散逸不传，则是师生两世虚用苦心，徒废人事，方来学者，以之为戒，无复有坚困穷而尽力于遗经者矣。先生其尚鉴之。刘公伯温先生不敢拜，别书恐烦省览，得言同赐，是正幸甚！王庸道还过敝县，知子充有书而山中鲜人出入，不曾得候。领书却奉字，然意不此殊矣，曷胜有罪？不宣。”

按：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春秋属辞》十五卷现存元至正二十年至二十四年休宁商山义塾刻明弘治六年高忠重修本，其致宋濂书中云：“《春秋属辞》锓梓近毕工，敬奉一部求校正。”则知其求宋濂作序在是年前后。

宋濂《春秋属辞序》见《郑济刻辑补》（P1891）。

元顺帝至正二十三年 癸卯（1363）54岁

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

五月，朱元璋建礼贤馆，宋濂、刘基、章溢、苏伯衡等皆在馆中。

《明太祖实录》：“（癸卯春五月）癸酉，置礼贤馆。先是，上聘诸名儒集建康，与论经史，及咨以时事，甚见尊宠。至是复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创礼贤馆处之，陶安、夏煜、刘基、章溢、宋濂、苏伯衡等皆在馆中。时朱文忠守金华，复荐诸儒之有声望者王祯、许元、王天锡至，皆取用之。”

八月，作《平江汉颂》。

见《銮坡前集》卷一（P325）。文有云：“癸卯之夏，（陈友谅）乃复围我豫章，……”

八月，朱元璋作诗一首赐宋濂。

《潜溪录》卷一（P2289）：“聪明心地实无欺，灿灿文章真可梯。论道经邦谁解及，等闲肯与佞人齐？癸卯八月十一日。”

是年前后戴良作《寄宋景濂十首》（仅存六首）。宋濂作《寄答戴九灵古诗十首》。

戴良诗见《七修类稿·诗文类·宋戴遗诗》。诗云：

结庐在穷巷，艺藿仍种葵。谓将究安宅，何意逢乱离。三年去复还，邻里无一遗。我屋虽仅存，藿悴葵亦衰。海田既遭变，井邑还日非。扶杖一行游，历览多所悲，本不展市廛，悔之将河追。

庭前两杏树，常有好容色。年年遇雪霜，谁谓寒当易。造丧涉千载，视友谊日薄。既贵乃忘贱，岁晏谁堪托。厌此里中居。行行至吴国（《潜溪录》卷五（P2593）作“徐国”）。不见新相知，唯闻古时迹。古有延陵子，施恩死逾博。一朝协心许，宝剑非所惜。此事难再逢，吾行复何适？

辞家独行迈，捐躯远从戎。已谓勋可建，如何志无终。主将东南征，桓桓震群雄。苟秉先登羽，即定一举功。自非陈力徒，亦可备折衝。制胜两楹内，设奇樽俎中。兽尚惮为牺，人岂昧藏弓。况复已多贤，何能奋薄躬。

东州有一士，与世亦殊伦。借问何所殊，守贱与安贫。好爵吾不贵，至宝吾不珍。聘币照闾里，视之若浮云。灌木荒绕舍，薜荔深拥门。岂忘其靡丽，苟得其所欣。举世少知者，我独慕其人。时时往见之，聊用萦心神。愿言携壶约，长与尔为邻。

穷居寡人力，绕屋荒草莽。纷纷集鸟雀，寂寂绝轮鞅。病夫亦何为，呼儿具藤杖，时复林野中。被榛独来往，田父荷锄至，相与饮真赏。宁知雨露深，但说桑麻长。人生适意尔，何事蹈时网。

少小秉微尚，游心在六经。冉冉年华迟，乃与尘事冥。入秋多佳日，何以陶我情。园蔬青可摘，新谷亦既升。命室酿美酒，一壶聊复倾。儿女戏我侧，亲戚还合并。此事已云乐，吾生岂无成。俯仰百年内，忽如流电荧。

宋濂诗见《傅刻辑补》（P2192）。

攢眉入山林，已失山林性。玄造亦何为，使之仍遘病。热中亦不舒，攻上风益劲。谨存气半丝，养此一朝命。命岂复在吾，乘化共归尽。方州罗夹巷，百龄寓几姓。大运既如斯，何须苦心竞。但我逆旅中，百感易交横。交横复焉如，欢然且孤咏。

山中有玄鹿，西行正騃騃。众草吐芳滋，朝夕乐我饥。偃仰青石间，和鸣灵渚麋。伊谁施网罟，生致来轩墀。赴蹈绝汤火，奋触无完肌。亦知天地间，久安岂其宜。口恐棲长林，庶可免祸机。祸机既弗脱，死生一任之。唯思石床前，有薇与云齐。即当谢羁绊，采采不知疲。窘束势方固，安能遂吾私？

昨日非今日，明朝异今朝。事变来如云，斯须无根苗。纷糅不可遏，冰涩火复焦。人寿纵金石，刮剥当亦销。所以古达士，心冥万物交。流月不受云，回飙任成涛。况当九春时，一青发新苞。好鸟从东来，飞鸣羽翹翹。中谐律吕音，听之比咸韶。盎然太和内，尘虑息秋毫。吾身且并忘，谁复慕蝉貂。

洛阳有名园，奇葩泄春和。旖旎向人倾，姱丽明绮罗。曾未浹日间，飘云随风沙。岂惟花独然，抚躬良自嗟。昔年发如漆，转盼已半皤。此身元无根，宁不随岁化？东衢西巷间，逝者日苦多。惟有山上石，亘古终不磨。况亦有时泐，尚何恤其它！我年逾半百，来日知几何。谁家有美酒，鼓缶共高歌。有酒不高歌，铜仙将见诃。

盈盈白面生，骑马出重关。铁衣何皦皦，宝刀缀双环。左右千貔貅，绣旗随风翻。自云将家子，折节征百蛮。常从大将军，三箭定天山。飘摇意气得，泰华欲成吞。庸竖众骇之，喑喑咸长叹。鄙我章句生，弃掷同粪丸。

我固孱弱躯，久服章甫冠。世间纷扰徒，如何学神仙？为恐寿命促，汲汲求长年。中开龙虎鼎，烹锻日月魂。回复存一气，去入无穷门。日瞻九霄上，白鹤来翩翩。刚飙吹弗休，跬步不可前。迅景若流火，颠发白被肩。鬼唳丹台下，令人心鼻酸。禹书或版牛，海风尝引船。嬴刘有遗辙，皎若明镜然。吾身无百年，先后终凋残。幸有一寸心，万世能长存。

华龄事觚翰，志可移南山。学染血色丝，织成凤与鸾。如何终岁论，厌读仍厌观？岂为血气衰，恶此葩藻繁？至人抱太素，直溯羲皇前。一尘不可浼，白玉为肺肝。方知始学谬，中夜发长叹。瞢瞢夸毗子，反诮为迂顽。驱云驾飞涛，欲使归笔端。怜之不敢嗔，再拜相与言。床头有周易，时时宜细看。

谁家有高楼，朱户陵云开。绮帐结流苏，罗色何蕤蕤。朝庭舞赵女，夕燕歌吴姬。笳箫杂琴瑟，其音愴以悲。自谓永世乐，千秋长若斯。岂知旋踵间，楼毁人亦随。荒烟灭白草，寒蜚向人唳。盛衰固不常，居安可忘危？感子夜不寐，冥冥起遐思。鹑衣坐西轩，浩然千古怀。

我坐我不憚，我行我凄辛。我生七尺躯，不乐复何因。成童即穷经，岂尝堕白纷。为是动中怀，有泪沾衣巾。犬马齿未衰，但当日加勤。一息能契道，何须浪沄沄。年当四五十，所愧在无闻。于此苟不忧，可复名为人？是非姑置之，取琴弹秋云。琴中有至和，忘悲以欢忻。所伤至已乖，何能鬯吾神？

明郎瑛《七修类稿·诗文类·宋戴遗诗》：“予尝见太史宋公濂诗四册，公亲书者也，大字如指顶，小字如芝麻，或行或楷，真有龙蟠凤舞之象，高可五寸，亦奇物也。惜为杭守张公取去。今学士集中之诗，不满二百，则知遗落多矣。予家又藏公与戴九灵寄答古诗各十首，考之九灵集中，止得其六，而公诗集皆无之。且书乃当时吴德基，而题跋则王华川（祜）、揭少监、胡仲伸（申）辈，而又装潢成轴，袭以文锦，安知又不为他人之取乎？苟或败坏，千古埋没，今特录置于稿，则又传递一番，彰者众矣，亦慊收藏者之情。”

《潜溪录》卷五王祜《跋宋戴二君诗》（P2570）：“古诗二十首，前十首戴君叔能以寄宋君景濂，后十首则景濂以答叔能者也。嗟乎，诗道之废久矣！十年以来，学士大夫往往诮于世故之艰难，溺于俗尚之鄙陋，其见诸诗，大抵感伤之言，委靡而气索；放肆之言，荒疏而志乖，尔雅之音遂无复作矣。二君素以古道相尚，是诗之倡酬，盖仿于苏、李，譬犹律品之相宣，规矩之互用。然其为言，或务简善，而其思远以切；或尚宏衍，而其情婉以周。鲍、谢之微旨，殆各有之。至其托物连类，抚事兴怀，则又俱有陈子昂、朱元晦感兴之遗音焉。嗟乎，诗道之废久矣！吾读二君之作，于是有慨夫古诗之绪未终绝也。孔子曰：‘诗可以观。’读乎其诗，则其所可观者可得而见矣。”

按：“三年去复还，邻里无一遗。”当指戴良于至正十九年（1359）为金华郡学

学学正三年后归里事，时宋濂已应召至南京。“行行至吴国”言其离开朱元璋集团，转而仕元事。至正二十一年（1361），元廷授戴良为淮南江北等处儒学提举，戴良于次年抵苏州。

是年后之某年，作《黄文献公祠堂碑》。

见《潜溪后集》卷七（P251）。碑云：“初祠之成，同门友王君祎，既为纪其岁月，公之子梓、从子耘、从弟樸、鲁，暨甥刘某、陈某，谓侯是举有关于名教之重，而非私于一家，又请濂详文其事于右，以昭侯之善，与此祠相为终始。”

嘉庆刻本《王忠文公集》卷十六《黄文献公祠堂碑铭并序》云：“义乌乃其乡邑，建祠致祭于礼为宜，……岁癸卯正月甲辰落成之年月日也。”

作《恭题御制〈论语解〉二章后》。

见《朝京稿》（P1730）。

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 甲辰（1364）55岁

正月，朱元璋即吴王位，立子标为世子。

四月二日，朱元璋念父母不能同享富贵，于宋濂、孔克仁面前悲怆流涕。

《明太祖实录》：“（甲辰夏四月）乙未，上御白虎殿，览毕，退至殿西，步至戟门东，忽悲怆流涕，谓宋濂、孔克仁曰：‘吾昔遭世艰苦，饥谨相仍，当时二亲俱在，吾欲养其力不给，今赖祖宗之佑，化家为国，而二亲不及养，追思至此，痛何可言！’因命并录皇考、妣忌日，岁时享祀以为常。”

四月五日，朱元璋作诗一首赐宋濂。

《潜溪录》卷一（P2289）：“景濂家住金华东，满腹诗书宇宙中。自古圣贤多礼乐，训今法度旧家风。甲辰四月五日。”

五月，张中（景华）预言二待罪之博士将于七月五日复官，宋濂书而识之，后果应验。

《銮坡前集》卷九《张中传》（P517）：“甲辰夏五月，同列二博士有拂上意，方杜门待罪。中叩二人所生年，捉笔作点点，状如计数者。良久，笑曰：‘不远，复期在七月五日。’濂书而识之。至六月之晦，有旨令二人复官。颇疑其术之未尽验，及获见上谢，则中所期也。中之术亦异哉！上尝亲疏十事，命濂作传藏金匱中。”

五月十三日，朱元璋与宋濂、孔克仁论帝王之道。

《明太祖实录》：“五月丙子，上朝罢退御白虎殿，阅《汉书》，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侧。上顾谓濂等曰：‘汉之治道，不能纯乎三代者，其故何也？’克仁对曰：‘王霸之道杂故也。’上曰：‘咎将谁孰（属）？’克仁曰：‘责在高祖。’上曰：‘高祖创业之君，遭秦灭学之后，干戈战争之余，斯民惟悴，甫就苏息，礼乐之事固所未讲。独念孝文为汉令主，正当制礼作乐，以复三代之旧，乃逡巡未遑，遂使汉家之业终于如是。夫贤如汉文而犹不为，将谁为？帝王之道贵不违时，有其时而不为，与无其时而为之者，皆过也。三代之王盖有其时而能为之，汉文有其时而不为耳，周世宗则无其时而为之者也。’”

九月，作《忆与刘伯温、章三益、叶景渊三君子同上江表……而景渊已作土中人矣，慨然有赋》诗。

见《胡刻辑补》(P2211)。

十月，为起居注。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甲辰十月，改起居注。先生侍上左右，知无不言，补益甚众。”

是年前后，孔克仁作《潜溪后集序》。

见《潜溪录》卷四(P2468)。序云：“元气流行于天地间，其英华纯粹，钟之于人，必卓为绝出之才。苟不施于政事，以畅其美，则假文章以鸣天下之盛，非立言学古者，孰能之哉？金华宋景濂先生，醇乎儒者也，经、史、子、集，无不通贯，举其辞义，如河流滂沛，不待疏决，自无壅窒；如庖丁解牛，不待鼓刀，自得肯綮之妙。其作为文章，法度森严，无冗长语，温润者又如玉产蓝田，粹然不见其瑕疵也。莹洁者又如珠孕合浦，粲然不睹其橢窾也。春容典重者又如金钟大镛，动中律吕，皦然不闻其乱杂之声也。故乡先生柳公道传称其雄浑可爱，黄公晋卿许其温雅俊逸，莆日陈公众仲亦谓辞韵风裁类夫柳、黄二公，庐陵欧阳公玄亦谓神思气韵，飘逸而沉雄。嗟夫！先生之文，经四公品题之重，可谓无馀蕴矣。非立言学古之至，乌能致是哉？其卓为绝出之才，以鸣天下之盛，盖非苟言而已。先生来金陵，气老志坚，而文益多。乃命余序其后集，顾余不敏，敢纵言论以齿四公之末哉？凡擅文章者，咸以六经为本，上准秦汉，下法韩柳，而踵武比肩者，何其罕见也？岂才志有所不逮耶？文章英华，犹元气流行，无往不在者；或钟于此而遗于彼耶？世之论者，究夫学德讲修，然后责以至不至焉可也。余亦不敢自谓深得文章源委，窃观先生之文，诚如四公所言，皆足传诵于世，遂摭管见一二，以附著焉。”

约是年秋某夜，与王祎论文，宋濂作《秋夜与子充论文，退而赋诗一首，因简子充并寄胡教授仲申》。

见《胡刻辑补》(P2209)。按：胡翰时为衢州儒学教授。

冬，作《胡越公（大海）新庙碑》。

见《壑坡前集》卷五(P435)。

作《元封从仕郎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司都事郑彦贞（铉）甫墓志铭》

见《芝园前集》卷六(P1265)。

约是年见张理（玉文）。

《壑坡后集》卷二《承事郎彰州府浦县知县张府君新墓碣铭》(P594)：“濂为左史时，见府君清溪上。府君方以意气自豪，醉墨淋漓，有鸾跹凤翥之势，颇异其为人。自是数与之游。”

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年 乙巳（1365） 56岁

正月，朱元璋御端门，与宋濂论帝王之学。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明年正月，上御端门，与先生论及黄石公《三略》，且口释之。先生进曰：‘《尚书》二《典》三《谟》，帝王大经大法，靡不毕具，愿陛下留意讲明之。’上曰：‘朕非不知《典》《谟》为治之道，但《三略》乃用兵攻取，时务所先耳。’上问帝王之学何书为要，濂请读真德秀《大学衍义》。上览而悦之，令左右大书，揭之两廉之壁，时睇观之。”

某月，朱元璋与宋濂论赏赉，且以诏李善长赐牛与民事问宋濂当否。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尝侍上，语赏赉，先生曰：‘天下以人心为本，苟得人心，帑藏虽竭，无伤也。人心不固，虽有金帛，何补于国耶？’上诏丞相李公善长归江西军中所掠牛于其民，无牛者官给之，勿取其租。丞相退，上顾先生曰：‘向所言事当乎？’先生对曰：‘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何能独富？捐利于民，实兴邦之要道也。’”

《明史》宋濂本传：“已，论赏赉，复曰：‘得天下以人心为本，人心不固，虽金帛充牣，将焉用之。’太祖悉称善。”

三月十五日卧病，三十日奉命归养金华山中。苏伯衡作《送宋起居还金华》，王祎作《赠别宋先生东归》。四月，上笺谢恩，劝朱标进德修业，朱元璋得书喜甚，赐书及文绮。

《銓坡前集》卷一（P343）《恭题御赐书后》：“昔在乙巳之春，臣濂待罪右史。三月十五日，卧病京师之官舍，不入侍者六日。上顾近臣黼曰：‘老宋起居何久不见邪？’黼以病对，且言其致疾之详。上忧形于色，曰：‘宋起居纯飭之士，不参以分毫人伪，侍予五年犹一日也，不知何以而有斯疾乎？’越一日，又问曰：‘病势稍损否？’黼对如初。越二日，又问，黼复对如初。上惻然，曰：‘尔往传命，俾归养金华山中，父子祖孙欢然同聚，疾必易愈。愈且速造朝，国家文翰庶有赖哉。’二十四日黼至，导宣上旨，臣力疾起拜命。越翼日，陛辞，上敕黄门内使出大府金，籍以束帛赐之。自后候问之使相属于道。时方严肩舆之禁，自相国以下至百执事皆弗之许，特命中书造安车，给健丁六人以载，此尤异数也。二十八日，皇太子以旧学之故复遣内臣存问，赉以缗币白金之属，恩意有加焉。三十日上道，夏四月十七日，方抵金华故居。十八日，具谢表一通进上，并致书太子于以寓箴规之意。上览之再三，喜甚，谓太子曰：‘此书汝当日诵一过。’复亲御翰墨，赐书褒答。其文则上所自制，字乃侍臣代书，其外封九字，内年月六字及花书，则上之亲笔也。复出官局文绮白缗各一，命太子署名缄封，遣使者即臣家以赐焉。时六月七日也。惟上深仁如天，厚泽如地，凡囿于两间者莫不同浴神化，鼓舞至德，以臣之微，亦获霑被宠荣如此之至。”

《潜溪录》卷一《赐书》（P2286）（小注：乙巳岁吴王书。）：“书谕子师宋濂：六月初七日申时，笺与子书同至，文意恳切，奈子性理未通，不能答。若令回书，恐为空文耳。予以谕代之，勿望回札。曩者教吾子，以严相训，是不吝以圣人文法化俗，言教之是通，所守者稳，所用者节俭，是得体。昔者古人，今为我见。先生初疾，于欲留京师医养。予想身健尚思故乡，情犹不已，况先生在疾，父子夫妇处于异乡，汤药之奉，岂不伤情？是令先生东归，医养万全。去后国事匆匆，不能遣使，以致师书先至。然此子虽不能答来书之意，予谕亦在其中矣。”

《明太祖实录》：“（乙巳三月）癸未，起居注宋濂乞归省金华，上赐金帛而遣之。濂还金华，进表谢，复致书世子，劝进修。上览书喜甚，召世子谕之曰：‘吾自幼极艰难，今尔曹冠服华丽，饮食甘美，安居深宫，不思勇于进修，是自乐也。宋起居之言有益。尔其味之。’复遣使至金华，赐书奖谕濂。赐以绮帛，仍令世子亲致书以报。人皆叹上待士之盛。”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三月，先生以疾告，诏还家燮治，仍赐金帛，皇太子致赠有加焉。六月，先生上笺谢恩，复奉书皇太子，勉以孝友恭

敬，勤敏读书，毋怠情，毋骄纵，修进德业，以副天下之望。上览书喜甚，召太子语以书意，且赐书答，其略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严相训，是为不佞也；以圣人文法变俗言教之，是为疏通也；所守者忠贞，所用者节俭，是为得体也。昔闻古人，今则亲见之。’复以文绮侑书。”

《明史》宋濂本传：“乙巳三月，乞归省，太祖与太子并加劳赐。濂上笺谢，并奉书太子，勉以孝友敬恭、进德修业。太祖览书大悦，召太子为语书意，赐札褒答，并令太子致书报焉。”

苏伯衡诗见《潜溪录》卷五（P2619）。诗云：“长揖谢宦途，还归戒征轴。眷言幽贞庐，复在仙华麓。就养望既盈，考槃愿亦足。储清浚昔池，薙荒理旧竹。兰佩纫春蕤，荷衣制秋绿。沆瀣晨三咽，彫胡昼九曝。从今猿与鹤，不复怨幽独。”

王祹诗见嘉庆刻本《王忠文公集》卷二。诗云：“忆从夫子游，岁月今两纪。义惟师友兼，道实贤哲儼。及兹客江东，三载接棲止。辩理钟扣莛，论文车合轨。晨昏奉周旋，骨肉同彼此。琴音子期知，剑气张华指。斯文已云坠，高谊庶兹倚。君今荷君恩，予告旋田里。虽云抱微疾，宁无动深喜。高堂有严君，侯门多稚子。初筵谐笑谈，中馈具甘旨。以兹自怡愉，亦足忘药饵。返岫瞩飞云，归海观流水。物理谅皆然，人情讵能已。绸缪念往昔，契阔慨今始。怆焉惕中肠，临书泪盈纸。”按：此诗也见《潜溪录》卷五（P2603）。

五月，王祹除侍礼郎兼引进使，定义礼制。冬，王祹迁起居注。

八月，父文昭卒，终年八十一。

参见谱首。

十月，东阳隐君子陈樵（君采）卒（1278—1365）

作《浙东行省右丞李公（文忠）武功记》

见《壑坡前集》卷五（P442）。

春，胡深遇害。

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 丙午（1366）57岁

宋濂于潜溪服丧养病。

作《马先生岁迁集序》。

见《黄誉刻辑补》（P2029）。序云：“先生歿后三十二年，其子钧懼其遗文将遂泯灭，以《岁迁集》四十卷俾濂为之序。”按：据柳贯《柳待制文集》卷十一《马仲珍墓志铭》，马先生名瑩，字仲珍，卒于元统二年。

作《故江东佥宪郑君（深）墓志铭》。

见《黄誉刻辑补》（P2108）。

约是年作《血书〈华严经〉赞》。

见《潜溪后集》卷八（P282）。

《潜溪录》卷五（P2591）钱谦益《跋善继上人血书〈华严经〉后》：“文宪序、赞，载其门人李嵩、郑渊所刻《潜溪后集》中，盖文宪未入国朝之作。而善继写经始于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成于次年丙午。”

作《神仙宅碑》。

见《翰苑续集》卷六（P891）。

作《明觉寺碑》。

见《奎坡前集》卷五（P446）。

作《兰溪灵洞题名后记》。

见《郑济刻辑补》（P1907）。

徐航卒。

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 丁未（1367） 58岁

朱元璋本用龙凤年号，至是改为吴元年。

四月一日，宋濂复自金华迁居浦江青萝山房，作《萝山迁居志》。

见《芝园后集》卷一（P1356）。志云：“十九年己亥三月十五日，还潜溪故庐，越九载始重葺治，于是复来迁，时国朝吴元年丁未四月一日也。”

作《大明故王府参军封缙云郡伯胡公神道碑铭》。

见《奎坡前集》卷三（P370）。

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 明太祖洪武元年 戊申 （1368） 59岁

或是年刘基作《青萝山房歌寄宋景濂》。

见《刘基集》卷八（P286）。“若有人兮，乃在大江之南，浙河之东。连山倚拔瀛海上，上与河鼓天津通。忆昔四女下天来，遗鬟堕髻根庞鸿。仙华杰出最怪异，望之如云浮太空。嵌崟崿施献啮不可上，苍蔚杂树昏瞳陇。虎龙咆哮猿鹤叫，山鬼呵欵生悲风。嗟哉若人兮，胡为乎其中？梁檀栢兮柱桂枫，结青萝兮以蜺幃。不剪不伐兮，不鹽以攻。晨岚暮蔼滴晴雨，烟条雾叶相蒙茏。繆繆兮纚纚，萼萼兮蓬蓬。缭纠要绍兮，若苍龙垂胡降玄穹。琴丽披离兮，若翠鸾振迅飞氂毳。鹏黄和鸣桑扈应，仿佛牙旷之丝桐。幽泉发窅锵玲珑，六月赤日收蕴隆。阳凌阴蓄春融融，岩花涧草纷白红。有时皇初平，清夜骑羊朝帝君。琼蕤羽盖冰玉珮，华月闪烁光成虹。松吹笙兮竹舞寿，影旆旆兮声飒飒。娱目悦耳兮乐不可言，世间尘土何梦梦。山有芝，隰有丰，石凿凿兮水淙淙。猗若人兮美且充，饥食倦息兮可以保我躬。逍遥兮栖迟，又何必访广成于崆峒！”

约于是年作《崆峒雪樵赋》。

见本集卷一。按：据苏伯衡《国子学同官记》，刘丞直于乙巳秋（至正二十五年）为国子博士，丁未秋（至正二十七年）为国子司业，后又出为浙江按察僉事。王祎作有《崆峒山房记》。

闰七月二十九日，朱元璋与宋濂等论为君之道。

《明太祖实录》：“（洪武元年七月）丁卯，上谓侍臣宋濂等曰：‘自古圣哲之君知天下之唯保也，故远声色，去奢靡，以图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顾，久而不厌。后世中主，当天下无事，侈心纵欲，鲜克有终。至如秦始皇、汉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长生，疲精劳神，卒无所得。使移此心，以图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观之，人君能清心寡欲，勤于政事，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皞皞而不自知，此即神仙也；功业垂于简册，声名流于后世，此即

长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难凭，而幽怪之说易惑，在谨以所好尚耳。朕当夙夜兢业，以图天下之治安，其敢游心于此乎？’濂对曰：‘陛下此心，足以止千古之惑也。’”

九月，作《玄武石记》。

见《銮坡前集》卷十（P532）。

十一月十五日，作《赠梁建中序》。

见《銮坡前集》卷十（P557）。据文末年款系。

十二月，下诏纂修《元史》，以宋濂、王祚为总裁。

《銮坡前集》卷一（P342）《元史目录后记》：“洪武元年秋八月，上既平定朔方，九州攸同，而金匱之书悉输于秘府。冬十有二月，乃诏儒臣发其所藏，纂修《元史》以成一代之典，而臣濂、臣祚实为之总裁。”

《送许时用还越中序》（P484）：“濂虽少时用一岁，则已皤然成翁。……会朝廷纂修《元史》，宰臣奉特旨起濂为总裁官，使者亦见迫如前。”《宋文宪公年谱》（P2710）云宋濂于是年四月由金华回南京，不知何据。

作《论中原檄》。

见《孙刻辑补》（P2216）。

作《恭题御笔后》。

见《銮坡前集》卷一（P346）。

作《赵氏族葬兆域碑铭有序》。

见《翰苑续集》卷十（P953）。

作《章判官像赞》。

见《銮坡前集》卷九（P527）。

作《讷斋集序》。

见《黄誉刻辑补》（P2031）。

作《丹井铭》。

见《銮坡后集》卷三（P623）。

明太祖洪武二年 己酉（1369） 60岁

赴召修《元史》，与郑渊相约。

《銮坡后集》卷九《郑仲涵墓志铭》（P748）：“及予赴召修《元史》与仲涵约曰：‘子非青年矣，予以春秋亦渐高，行当俟汰而归，与子婆娑一丘一壑间，圣贤心学之秘，尚相与穷之。’”参见洪武五年系年。

春，与张以宁会于建业，相与剧谈至夜分。

《黄誉刻辑补》（P2072）《张侍讲翠屏集序》：“去年春，始获与先生会于建业，各出所为旧稿，相与剧谈至夜分弗之当，且曰：‘吾生平甚不服人，观子之文，殆将心醉也。’濂窃以为先生素长者，特假夫褒美之辞以相激昂尔，非诚然也。”张以宁（1301-1370），字志道，福州古田人，《明史》二百八十五有传。

在姑苏，见周伯琦（伯温），使守臣遂其归家之愿。

《芝园续集》卷四(P1539)《元故资政大夫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侍御史周府君(伯琦)墓铭》：“初，公卧病姑苏，濂以总裁《元史》被召，见公于逆旅。公老思归，守臣留不遣，濂为道圣天子优礼旧臣之意，俾致公于家。公归既卒。”

二月，开局修《元史》，以宋濂、王祔为总裁，八月癸酉书成。凡纪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传六十三卷。

《銓坡前集》卷一(P342)《元史目录后记》：“明年春二月丙寅开局，至秋八月癸酉书成，纪凡三十有七卷，志五十有三卷、表六卷、传六十有三卷。丞相宣国公臣善长率同列表上，已经御览。”

《明文衡》卷六十二郑济《故翰林待制华川先生王公行状》：“二年，诏修《元史》，召宋公濂与公同为总裁官。”

《明史》卷二八九《王祔传》云：“明年（洪武二年）修《元史》，命祔与宋濂为总裁。”

《国朝名世类苑》卷十五：“与宋濂同修《元史》，在史局，渴甚，谓宋公曰：‘得昨上所赐梨浆，吾渴济矣。’中官窃闻之，言于上，即命赉赐之。”

《本省京朝人物考》卷52《王祔考》云：“洪武二年，召修元史，为总裁官。徵逸士汪克宽、胡翰、宋禧、陶凯等十六人为纂修官，开局天界寺。”

《明史》卷二八五《趙垞》传云：“洪武二年，太祖诏修《元史》，命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官，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祔为总裁官，征山林遗逸之士汪克宽、胡翰、宋禧、陶凯、陈基、曾鲁、高启、趙沔、张文海、徐尊生、黄箴、傅恕、王锜、傅著、谢徽为纂修官，而垞与焉。以是年二月开局天界寺，取《元经世大典》诸书用资参考，至八月成，诸儒并赐赉遣归。”

《明史》卷二《太祖记》云：“（二年）二月丙寅朔，诏修《元史》……（八月）癸酉，《元史》成。”

《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三云：“洪武二年二月丙寅朔，诏修《元史》，上谓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实录。元虽亡国，事当记载，况史记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乃诏中书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为监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祔为总裁。徵山林遗老之士汪克宽、胡翰、宋禧、陶凯、陈基、趙壘、曾鲁、高启、趙沔、张文海、徐尊生、黄箴、傅恕、王锜、傅著、谢徽等十六人同为纂修官。开局于天界寺，取《元经世大典》诸书以资参考。诸儒生至，上谕之曰：‘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行事是非公于后世。故一代之兴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载之。元至中国殆将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简略，与民休戚，时号小康。然昧于先王之道，酣溺胡虏之俗，制度疏阔，礼乐无闻。至其季世，嗣君荒淫，权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虽间有贤智之臣，言不见用，用不见信，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间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贤人君子或隐或显，其言行亦多可称者。今命尔等修以备一代之史，务直书其事。毋溢美毋隐恶，庶合公论，以垂鉴戒。’”

《銓坡前集》卷十《寅斋后记》：“洪武二年春，濂以总修《元史》被召来京。然史事贵严，诏命礼部统之，设局分科，限绝外内，将以日视其成。当是时，尚书橐城崔公恒往来乎局中，……”

《郑济刻补》(P1895)《元故翰林待制黄殷士(昇)墓碑》：“皇帝登大宝之明年，即诏执政大臣曰：‘元氏有国一百六十三年，虽亳社已屋，历数有归，国可灭，史不可灭。卿选江南知名之士不士于元者纂修成书，而命翰林学士宋濂为之总裁，庶几得笔削之公，以副朕意。’中书下其事。濂等既奉诏，执笔惟谨。”

《黄溥刻辑补》(P1990)《元故孝友祝公荣甫墓表》：“濂尝奉诏总修《元史》凡天下有关史事者，下郡国长史博加采辑，悉上送官。往往吏非知书者，以致庞杂淆乱，不足以取征。孝友之人动至数千，皆溢浮辞而乖实行。濂令史官高启撰次成编，而亲为笔削之，唯存一百六人，皆灼然可以励世淳俗者……”

《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年八月）癸酉，《元史》成，中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等奉表以进，表曰：……。上览之，诏誊写刊行，赏克宽等十六人白金各三十二两，文绮帛各四疋，总裁官宋濂等倍之。”

撰《莫月鼎传》欲入《元史·释老传》，因语涉怪神，他人止之，别作《元莫月鼎传碑》。

见《銮坡后集》卷一(P565)。碑云：“予以尝总修《元史》，已类月鼎入《释老传》，或以为涉于怪神止之，然而予心窃有感也，复别书之以示玄学者。”

四月十三日，作《予奉诏总裁〈元史〉，故人操公琬实与纂修，寻以病归，作诗序旧》。

见《傅刻辑补》(P2189)。诗云：“帝曰元有史，是非向纷糅。苟不亟刊修，何以示悠久？宜简岩穴臣，学识当苟。袞斧严义例，执笔来听受。使者行四方，持檄尽蒐取。非惟收誉髦，最欲尊黄耆。余时奉诏来，君亦至钟阜。一见双眼明，不翅蒙发郤。大启金匱藏，一一共评剖。发凡及幽微，胜辨白与黜。奈何君有疾，客邪干气母。……平生湖海情，临歧忍分手？官楼沽酒别，无钱更留绶。醉后双耳热，掌壶如击缶。汀草涨绿莎，川花破红藕。须记送君时，四月日丁丑。”

六月，除宋濂翰林学士、中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

《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年六月）丁亥，以宋濂、王祿为待制。”

九月，作《大明勅赐荣禄大夫……追封蕲国公、谥武义康公（茂才）神道碑铭》。

见《銮坡前集》卷二(P355)。

九月，杨维桢被召。

《潜溪录》卷六(P2677)骆问礼《续羊枣集》：“杨维桢隐于松江，见太祖高皇帝。太祖曰：‘有荐汝者宋濂，今在翰林院，可往见之。’对曰：惜其人学不甚博。明日以语濂，濂曰：臣学信不及维桢。”按：杨维桢此乃为自谦而巧说，意谓学识不博如宋濂者，才荐得学识不博如老朽，非真谓宋濂学识不博者也。

秋，作《李太白家赞》。

见《芝园总之集》卷八(P1306)。

十月，作《大明勅赐银青荣禄大夫……鄂国常公（遇春）……追封开平王、谥忠武神道碑铭》。

见《銮坡前集》卷二(P348)。

十月十五日，作《天降甘露颂》。

见《銮坡前集》卷一（P328）文云：“洪武二年冬十月十有三日甲戌，膏露降于乾清宫后苑苍松之上。皇帝特敕中官示禁林诸臣。……又明日丙子，上御外朝，……”

十一月，作《故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追封当涂县子王公（恺）墓志铭》。

见《銮坡前集》卷三（P368）。

十一月二十一日，朱元璋赐酒，并宋濂等大臣进诗。二日，作《应制冬日诗序》。

见《銮坡前集》卷七（P475）。序云：“洪武二年，冬十一月二十有一日，上御外朝，遣中贵人召翰林学士臣濂、侍讲学士臣素、侍读学士臣同、直学士臣经、待制臣祜、起居注臣观、臣琳、列坐左右。既而命大官进饌，赐黄封酒饮之。上屡命尽觴，内官承上旨监劝甚力，臣濂数以弗胜杯酌固辞。上笑曰：‘卿虽醉，无伤也。’酒终，上亲御翰墨赋诗一章，复系小序于首，命各以诗进。臣濂最先，臣祜次之，臣观、臣琳、臣经、臣同又次之，上览之大悦。臣素最后，诗以民瘼为言。上曰：‘素终老成，其有轸念苍生之意乎？’于是各沾醉而退，明日，臣素以遭逢盛际，光膺圣眷，如此不可无以示后来，乃集其诗为卷，而以题辞为属嘱。”

十二月，作《遥授李思齐江西行省左丞诰》

见《銮坡前集》卷一（P345）。

作《进元史表》。

见《銮坡前集》卷一（P339）。

作《寅斋后记》。

见《銮坡前集》卷十（P531）。崔亮（宗明）求记。

是年，贝琼作《青萝山房歌》。

见《潜溪录》卷五（P2559）。歌云：“青萝山在仙华之东，盖仙华为黄帝少女升天处，其山峭立千仞，而支别为青萝。翰林学士宋公景濂读书其下，名其所曰‘青萝山房’。绝岭之云烟，长溪之鱼鸟，皆接于耳目之间。公虽去此，而眷眷不忘，间嘱予赋。予闻名适意山林者，恒抗公侯之富；而争名市朝者，恒讥处士之介。是皆得之此而失之彼，惟公则不然。昔之藏也，非必于山林安其时也；今之仕也，非必于市朝行其道也。故在青萝不为损，至于视草北门亦不为加。隐显一机，喧寂同趣，孰得而窥其降耶？公擅一代之文章，所著多行于世，而贮于山房者，必有光气烛天，与山之宝玉同不泯矣。遂为之歌曰：仙华之山何崑绝？插天万仞青相磨。山势东来忽平地，蜿蜒不断为青萝。青萝隐隐如崩石，夸峨负山山为拆。欲叫轩辕向何处？千古万古空遗迹。玉女得道登云车，陵空直上太清家。云车不复返，落尽金茎花。风凄凄兮又下雨，行人惨兮子规语。山回路尽或逢花，知是青萝山人结茅定宇。山人紫府神仙客，身今六十头尚黑。胸幡五色天女丝，手炼五色神娲石。丝可为君成天章，石可为君补天隙。一朝置之白玉堂，青萝寂寞顿无光。何年借我白石床？卧看明月来东方。與君酌酒歌我曲，君归早访初平羊。”

夏，御史中丞龙泉章溢卒。作《大明故资善大夫……章公（溢）神道碑》。

见《銮坡前集》卷二（P360）

夏，林成之来谒。

《銓坡后集》卷八《贈侍儀舍人林成之序》（P718）：“今年夏，予在南宫，忽有踵門而拜者，予弗能識之。叩其姓氏，則成之也。嗚呼！相別未十年，壯者日益衰朽，至熟視良久，亦不記其顏貌之真。人事之不堪把玩如此，可勝嘆哉！”
按：林成之前次別去約在至正十九年。參見至正十九年系年。

秋，張以寧奉使安南，道次長江之西，作《潛溪后集序》以寄。

《黃譽刻輯補》（P2072）《張侍講翠屏集序》：“曾未幾何，先生使安甫，道次大江之西，特造序文一首以寄，其稱獎則尤甚于前日者。濂讀而疑之，酸咸之嗜，偶與先生同，故先生云然，非濂之文果有过于人人也。”

張以寧《潛溪后集序》（見《潛溪錄》卷四（P2489）：“世率言六經無文法，是大不然。六經之文固未始必于有法，而未始不妙于有法，斯其為文之至者。后乎六經，孟子與氏之醇，司馬子長氏之雄，弗可企也。后乎二氏，則唐韓退之氏牢籠并包，靡一不具，正取諸孟而奇取諸馬為最多，譬海之巨潮無涯涘。氣和景明，萬里一平，紆瀾弗驚，力傾喬岳，畜之沉沉而自然，其文層層鱗鱗，渙散紛紜，乍合俄分，千姿萬態，巧莫能繪。浩乎一與風值，則浪波起伏，如山如屋，魚龍并作，怵人心目。此其無心于變也，故善論者，以謂惟韓能。然以寧曩在燕，得金華宋景濂氏《潛溪集》讀之，多其善學近代數大家。比來南京始獲見于史館，受其《后集》，雋永之，矍然起嘆，曰：‘先生之文，其進于韓氏之為乎？其言理直而不枝，其叙事贍而不芻，鹵疏而極嚴縝，恣縱而甚精深，簡質而自弘麗，敷腴而復頓挫。非有意于為艱，亦奚心于徇易？所向而合，靡事饒削，旁通釋老，咸得其髓。蓋夫韓之于文，始乎戛戛陳言之務去，成于渾渾然覺其來之易。先生之進于韓，其有悟于是乎？’嗟夫，是豈一朝一夕之積也哉？集義以養其氣，孟也；游覽以壯其氣，馬也。而韓亦云：‘氣盛則言從，猶水之于物，小大畢浮。’先生天稟特異，所居又邃幽，嘯歌山林，脫去污濁，得以博究群言，窮采眾賾，瀦而涵之，既厚既深。其志靜，故其氣完。其神昌，其造詣至于是也。宜走也不武，亦嘗竊有志于斯矣，而弊弊世故日耗以衰，尚若人海，望洋駭汗而却走也。聞金華富名山水，前代多磊落豪傑士，長思翛然獨往。琴松風，觴夢月，盡滌胸中之塵坌，然後悉讀六經以既吾事。明年乞身倘得請，將并先生而卜鄰焉。”

據《明史》二百八十五《張以寧傳》，以寧于洪武二年秋奉使安南。

作《元故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謚文節汪先生（澤民）神道碑銘》。

見《銓坡前集》卷三（P378）。宋濂應汪澤民族子、《元史》纂修官汪克寬之求作是銘。

作《送許時用還越中序》。

見《銓坡前集》卷七（P484）。

嘉慶刻本王禕《王忠文公集》卷二《送許時用歸越》：“旧擢庚寅第，新題甲子篇。老來諸事廢，歸去此身全。烟樹藏溪館，霜禾被石田，鑑湖求一曲，吾計尚茫然。”

按：《萬曆紹興府志》卷四十六《人物志·隱逸》云：“許汝霖，字時用，嵎人。至正丙寅進士（應為辛卯進士，因同書卷三十二《選舉志·舉人》云其為至正十年舉人，卷三十三《選舉志·進士》云其為至正十一年進士。且王禕詩有云

“旧擢庚寅第”，则《选举志》所云不误。）累官国史编修，已而退居。张士诚据淮浙，罗致士大夫，霖逖走，求之弗得。元运改，遂归隐于嵎。洪武初征至京，未几乞归，宋景濂以文赠之。所著有《东冈集》、《礼庭遗稿》。”

作《用明禅师文集序》、《送用明上人还四明序》。

见《銮坡前集》卷八（P501）。序云“今年春，余奉诏来京师总修《元史》，适与用明会于龙河佛舍。用明出诗文各一巨册示余，曰：‘子黄公之高弟子也，盍为我序其首？’”

见《銮坡前集》卷八（P510）。

作《送觉初禅师还江心序》。

见《銮坡前集》卷八（P505）。

约是年作《元故翰林待制朝散大夫致仕雷府君（机）墓志铭》。

见《銮坡前集》卷三（P390）。铭云：“濂在弱龄，颇有事科目之学……迄今四十春秋。颠毛种种，尚忍执笔以铭府君之墓乎？”

作《元故韶州路儒学教授曾府君（顺）石表辞》。

见《銮坡前集》卷四（P408）。应《元史》纂修官曾鲁之求而作。

作《故王府参军胡君（深）妻项夫人墓志铭》。

见《銮坡前集》卷四（P426）。应深子祯之请而作，祯为太子朱标伴读，从宋濂游。时擢宣武将军，佾处州卫指挥使司事。

作《故陈夫人赵氏石表辞》。

见《銮坡前集》卷四（P428）。

作《天竺灵山教寺慈光园照法师若公（允若）塔铭》。

见《銮坡前集》卷五（P455）。铭云：“法师示灭之后，已经十龄。”据铭，法师卒于至正十九年（1359）。

作《故熊府君（本）墓志铭》。

见《銮坡前集》卷四（P418）。文云：“今年春，予与鼎会京师，乃奉祠部主事张君孟兼所造事状征予铭。”据铭，鼎，入国朝，累官山东道提刑按察副使，今迁中奉大夫晋王府王傅。

作《送吕仲善使北平采史序》。

见《銮坡前集》卷七（P476）。

或于是年作《赠高丽张尚书（子温）还国序》。

见《銮坡前集》卷五（P460）。

约是年作《华川文派录序》。

见《銮坡前集》卷七（P486）。据铭，是书乃县侯张允诚捐俸令人校刻梓行。查《万历金华府志》卷十二“义乌县官师”，张永（允）诚于洪武元年知义乌县令。

是年前后作《楚石禅师语录序》。

见《銮坡前集》卷八（P513）。梵琦（1296—1370），字楚石，号曇曜，象山人，俗姓朱。参见洪武三年系年。

作《书穆陵遗骸》。

见《銮坡前集》卷十（P547）。

同门友楼士宝（彦珍）卒。

是年夏，章溢卒。

明太祖洪武三年 庚戌（1370） 61岁

正月，朱元璋赐宋濂翰林学士诰文。

《潜溪录》卷一（P2281）《明太祖赐翰林学士诰文》：“翰林之职，掌制作而备顾问，必择能文有学之士居焉。起居注宋濂生于金华文献之邦，正学渊源，有自来矣。况侍朕岁久，深知其人，尝由儒台陈训东宫，记言右史。尔者总修《元史》，尤究心于笔削，朕甚嘉之。是用升擢，俾司代言。尔尚夙夜恭勤，务展所蕴，使文词通畅，治体昭明，庶副朕简拔之意。可授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修国史，宜令宋濂，准此。洪武三年正月 日。”

正月，宋濂作《送杨廉夫还吴浙》。杨维桢有《寄宋景濂诗》。

宋濂诗见《傅刻辑补》（P2188）。诗云：“皓仙八十起商山，喜动天颜咫尺间。一代辽金归宋史，百年礼乐上春官。归心只忆鲈鱼鲙，野性宁随鹭鹭班？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

杨维桢诗见《潜溪录》卷五（P2595）。诗云：“一代春秋付讫颠，龙门太史笔如椽。山河大统三分国，正朔中华一百年。麒麟阁上登雄将，龙虎榜头收大贤。试问阮公高隐传，谁填四十满中篇。”

二月二日，宋濂、王祜进讲《大学》。

《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二月）辛酉，上御东阁，翰林学士宋濂、待制王祜等进讲《大学传》之十章，至‘有士有人’，濂等反复言之。上曰：‘人者，国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则人归之，如就父母，人心既归，有士有财，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怀众，虽有财，亦何用哉！’”

二月六日，开局续修元史，仍以宋濂、王祜为总裁。七月一日全书告成。

《銮坡前集》卷一（P342）《元史目录后记》：“至若顺帝之时，史官职废，皆无《实录》可征，因未得为完书。上复诏仪曹遣使行天下，其涉于史事者令郡国上之。又明年春二月乙丑开局，至秋七月丁亥书成，又复上进。以卷计者：纪十，表二，传三十有六。凡前书有所未备，颇补完之。其时与编摩者，则臣赵坝、臣朱右、臣贝琼、臣朱世廉、臣王廉、臣王彝、臣张孟兼、臣高逊志、臣李懋、臣张宣、臣李汶、臣张简、臣杜寅、巨俞寅、臣殷弼，而总其事者，仍臣濂与臣祜焉。合前后二书，复厘分而附丽之，共成二百一十卷。”

《明史》卷二八五《赵坝传》云：“至（洪武二年）八月，（《元史》）成，诸儒并赐资遣归。而顺帝一朝史犹未备，乃命儒士顾阳佑等往北平采遗事。明年二月还朝。重开史局，仍以宋濂、王祜为总裁。”

《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二月）乙丑，诏续《元史》，时儒士欧阳佑等采摭故元元统以后事实还朝，仍命翰林学士宋濂、待制王祜为总裁，儒士赵坝、

朱右、贝琼、朱世濂、王彝、张孟兼、高逊志、李懋、李汶、张宣、张简、杜寅、殷弼、俞寅十四人同纂修。”

《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秋七月）丁亥朔，续修《元史》成，计五十有三卷，纪十、志五、表二、列传三十六、凡前书未备者，悉补完之，通二百一十二卷，翰林学士宋濂率诸儒以进，诏刊行之。人赐白金二十两，文绮帛各二，授儒士张宣等官，惟赵埏、朱右、朱廉乞还田里，从之。”

《国榷》卷四云：“洪武三年二月乙丑，诏续《元史》。儒士欧阳佑等上所采故元元统后遗事，于是翰林学士宋濂、待制王祎总裁，儒士赵埏、朱右、贝琼、朱世濂、王彝、张孟兼、高逊志、李懋、李汶、张宣、张简、杜寅、殷弼、俞寅同纂焉。”同卷又云：“七月丁亥朔，续修《元史》成，五十三卷。纂修儒士赵埏、朱右、朱濂乞归。”

《銓坡后集》卷四《吕氏采史目录序》：“皇帝既正宸极，龔定幽燕，薄海内外，罔不臣妾。慨然悯胜国之亡，其史将遂湮微，乃洪武元年冬十有一月命启十三朝实录，建局删修，而诏宋濂、王祎总裁其事。起山林遗逸之士，协恭共成之，以其不仕于元而得笔削之公也。明年秋七月史成，自大祖迄于宁宗，总一百五十九卷。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率诸史臣上进。顺帝三十六年之事旧乏实录，史臣无所考，阙略不备。于是礼部尚书崔亮、主事黄肃与濂等发凡举例，奏遣使者十又一人，遍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上送官。今之北平，乃元氏故都，山东亦号重镇，一代典章文献当有存者，特择有职于官者行，示不敢轻也。章贡吕仲善时司膳成均，乃被是选。是月癸卯，即乘驿北去。八月丁卯，抵北平。凡诏令章疏拜罢奏请布在方册者，悉辑为一。有涉于番书，则令译而成文。其不系公牒，若乘輿巡幸，宫中隐讳，时政善恶，民俗歌谣，以至忠孝乱贼灾祥之属，或见之野史，或登之碑碣，或载群儒家集，莫不悉心谘访。且遣儒生危于等分行乎滦、燕南诸郡，示以期日，有慢令者罪及之。爰自丁丑开局于故国子监，至冬十又一月壬辰朔始完，以帙计者八十。择高丽翠纸为之衣，舁至行中书借官印识之，进于南京。乙未，赴山东，河水方冻，大雪深二三尺，仲善驾牛车遵陆而行，一吸一呼，冰生髯间。己未至济南，其咨询大略如北平时。又明年春正月甲寅，竣事成书，又四十帙。所揭碑文，北平四百通，山东一百通不在数中，仍印识如前。三月壬寅，辇还京师。已而诸使者咸集，濂于是有所依据，修成续史四十八卷。夏六月，复诣阙上进，仲善以功升太常典簿，寻为丞。且以史事之重，不可易视也，集为《目录》四巨编上之，而藏其副于家，征濂序其首。”

二月，杨维桢、揭傒作《潜溪新集序》。

见《潜溪录》卷四（P2500、2501）。杨维桢序云：“客有持子宋子潜溪诸集来者，曰：‘某帙，宋子三十年山林之文也；某帙，宋子近著馆阁之文也。其气貌声音，随其显晦之地不同者，吾子当有以评之。’余家浙水东，去宋子之居不百里，远知宋子之劬学入青萝山中，不下书屋若干年，得郑氏所蓄书数万卷，书无不尽阅，阅无不尽记，于是学成著书，凡若干万言。其文之师者，圣也；圣之师者，道也；道之师者，先王先圣也。而未尝以某代家数为吾文之宗，某人格律为吾文之体，其所独得者三十年之心印，律之前人，石不能压之而钩，钩不能压之而斤者，万万口之定价也。昔之隐诸山林者，奕乎其虎豹烟霞也；今之显诸馆阁者，灿乎其凤凰日星也。果有隐显易地之殊哉？不然，以宋子气枯，神寂于山林，与志扬气满于馆阁，是其文与外物迁，何以为宋子？抑余闻

婺学在宋有三氏，东莱氏以性学绍道统，说斋氏以经世立治术，龙川氏以帝王霸之略志事功，其炳然见于文者，各自造一家，皆出于实践，而取信于后之人而无疑者也。宋子之文，根性道干诸治术，以超继三氏于百十年后，世不以归于柳、黄、吴、张，而必以宋子为归。嘻，三十年之心印，万万口之定价，于斯见矣。客何以山林、馆阁歧宋子之文而求之哉？客题吾言，录吾言为子宋子《潜溪新集》序。洪武庚戌二月初吉，会稽老友杨维桢序。”

揭傒序云：“一代之兴，有一代之制作，其所以黼黻皇猷，铺张鸿业，必有当其任者。故天生奇伟英俊之才，岂偶然哉？若宋景濂先生之于今日是也。以景濂之雄文奥学，而不获显庸于前朝，岂非天之所属实有在耶？余闻景濂之名盖二十年矣。近始会于金陵，挹其光仪，聆其论说，已有以慰夫平昔向慕之心。及观其《潜溪新集》，浩乎其博，渊乎其深，蔚乎其色，铿乎其声，如春江之涛，汪洋恣漫，而不可涯涘。又如平沙漫漫，铁骑数万，纵横驰逐，而不可控轡。又如武库一开，千珍万宝，光彩烂然。又如寻河之源，至于底柱，至于龙门，又至于积石，又至于昆仑，不得不止。读之累日，使余不知神之骇而心之醉也。盖积之也厚，蓄之也久，养之也素，故其发也，左右逢原，舒卷随意，惟见其有馀而不见其不足。然此特所观《新集》者而已，皆应制代言，纪功铭德之作，若景濂平日之所著，则有前、后、续、别四集已盛行于世，及流传于海外，学者又当兼取而博习之可也。中顺大夫秘书少监豫章揭傒序。”

三月，作《哀王御史诗并序》。

见《芝园续集》卷十（P1615）。

四月一日，作《汪右丞诗集序》。

见《銮坡前集》卷七（P418）。据文末年款系。右丞名广洋，字朝宗。

四月，朱元璋封皇子九人及从孙守谦为王。宋濂作《送晋王府王傅李君思迪（吉）之官诗序》。

见《銮坡前集》卷六（P462）。

《明史》卷二《太祖记》：“（洪武三年）夏四月乙丑，封皇子棣为秦王，桢为晋王……从孙宋谦靖江王。”

五月，杨维桢卒。卒后三月，宋濂作《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维桢）墓志铭》。

见《銮坡后集》卷六（P679）。铭云：“元之中世，有文章钜公起于浙河之间曰铁崖君。声光殷殷，摩戛霄汉，吴越诸生多归之，殆犹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余年乃终。濒终，召门弟子曰：‘知我文最深者，唯金华宋景濂氏，我即死，非景濂不足铭我，尔其识之！’卒后三月，吏部主事张学暨朱芾等七人奉其师之治命来请。濂既为位哭，复系其爵里行系而造文。曰……”据铭，杨维桢卒于是年五月

五月，朱元璋剖符封功，召宋濂议五等封爵。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时剖符封功臣，下先生议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讨论达旦。先生历据汉唐以来故实，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法’，‘被不可法’，皆傅于理乃已。”

七月，贝琼作诗《京师雨夜呈宋景濂学士王子充待制张孟兼主事》。

见文澜四库全书本《清江诗集》卷八。诗云：“昨夜归心已到吴，秋风相趣理荒芜。蓬蒿一亩扬雄宅，桑柘千家范蠡湖。但觅丹砂扶老病，那能白发事驱驰。题诗为谢京华客，秦驻山头一腐儒。”按：贝琼为是年《元史》纂修官之一，诗中“归心已到吴”，言史事已毕，其将辞别归里。七月乙未（9日），宋濂、王祙坐失朝分别由翰林学士、翰林待制降翰林编修。故是诗作于九月二日至九日间。十五日，王祙被远遣至西北边疆招谕土蕃。

某月，与王彝夜宿国子学，王彝作《陪宋学士国子学夜坐次韵》。

见《潜溪录》卷五（P2619）（也见文澜阁四库全书本）。诗云“华堂环壁水，微飏扇清灯。荡漾廻澜起，窈窕佳月升。迹陪簪笔彦，心谐超世情。露繁栖栖翻，林暗爽流螢。眷兹悟物性，谅匪系土程（四库本《王常宗集》作“王轻”）。宵中已忘寐，顾影素蛾并。”

宋濂求周孟容（表字）为其画像，孟容以思归为辞，

文澜阁四库全书本《王常宗集》卷二《聚英图序》：“（宋）先生尝见王翰林（祙）像而欲挽致孟容，孟容曰：‘吾方理归，装心已东，惊惧不能得先生之神全也。盖化工生人，传神惟得其貌而已，宜其与人之大相远也。’孟容可谓得其神者矣。”

六月十三日，朱元璋谕江右富民，宋濂、王祙、詹同、陈敬侍左右。

王祙《王忠文公集》卷七《送郑仲宗序》云：“上之三年夏，诏徵江西诸郡县民，凡称大家者，悉赴阙。既集阙下，则造之于廷而来训谕之，凡天地阴阳、性命仁义、古今治乱盛衰、纪纲法度、赋税供给、风俗政治得失之故，谆谆焉累数千万言。又恐其或遗忘，而不能详也，则刻而为书，以摹本分赐之。乃六月十三日庚午，上御奉天门，翰林臣宋濂、臣詹同、臣王祙及起居注臣陈敬奏事毕，赐坐。从容问曰：‘卿等知朕所以训谕民之意乎？’臣祙谨对曰：‘自古帝王皆身兼君师之任。君以治民，师以教民，三代而下为人主者，知为治而不知为教。今陛下王天下为治之道已备，而又集凡民而训谕之，耳提面命不啻严师之于弟子，此正古昔帝王教民之意。’又问卿等亦尝见乡人有论否？臣濂对曰：‘臣乡人浦江义门郑氏实来受训谕……。’”

按：郑洧（1334-1386），字仲宗，浦江人，濂弟。受业于宋濂，明洪武十九年代兄就逮京师，自诬服死，年五十三。

《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六月）庚午，先是，上问户部：‘天下民孰富？产孰优？’户部臣对曰：‘以田税之多寡较之，惟浙西多富民巨室……’上曰：‘富民多豪强，故元时此辈欺凌小民，武断乡曲，人受其害，益召之来，朕将勉谕之。’至是诸郡富民至，入见，谕之曰：‘汝等居田里，安享富税者，汝知之乎？古人有言：民生有欲，无主乃乱。使天下一日无主，则强凌弱，众暴寡，寡者不得自安，贫者不能自存矣。……’众皆顿首谢。于是，赐酒食而遣之。时翰林学士宋濂、詹同及待制王祙、起居注陈敬等侍左右。上顾谓之曰：‘朕谕此辈，欲勉之为善耳。’祙对曰：‘自古帝王皆君师之任，三代而下，为人主者知为治而不知为教，今陛下训谕之，不啻严师之教弟子，恩至厚也，诚所谓兼治教之道矣。’”

七月，宋濂失朝降编修。

《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秋七月）壬辰，翰林学士宋濂、待制王祙坐失朝降

编修。”

八月，作《佛日普照慧辨禅师（梵琦）塔铭》。

见《銮坡前集》卷五（P451）。

八月，充京畿乡试考官。作《庚戌京畿乡闈纪录序》、《京畿乡试策问》。应同考官魏潜之求《故宋迪功郎庆元府学教授魏府君（新之）墓志铭》。

《纪录序》见《銮坡前集》卷六（P463）。“乃洪武三年夏五月，以科目选士，诏内外之官胥此焉出。阅三月，畿甸之士将集试于京府。礼部以闻，皇帝御谨身殿，召前御史中丞臣基，今治书侍御史臣裕伯，俾司去留之任，而以翰林侍读学士臣同、弘文馆学士臣稼、起居注臣韶凤、尚宝丞臣潜、国史臣濂住其事，各赐币帛而劳远之。既受命，不敢宿于家，即相率诣试所，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先期一日，夜漏下十刻，始命题，至次日黎明给之。兵后学废，不敢求备于人，其来试者一百三十有三，在选者过半焉。既撤棘，僉谓遭逢盛际，文运方开，不可无纪述以示于后，爰以请执事及贡士之姓名辑成小录，而俾濂序之。”

《策问》见《銮坡前集》卷十（P544）。

《铭》见《銮坡前集》卷三（P394）。铭云：“洪武三年秋八月，京畿多士，校艺于乡闈。予时被旨，与魏君潜与闻考试事。既入院，复同馆舍。每阅卷，相与共论定，所见颇吻合。将还，潜跽而请曰：……予不能辞。”。

九月，作《吕氏采史目录序》。

见《銮坡后集》卷四（P627）。

十月十三日，上《元史目录后记》。

见《銮坡前集》卷一（P342）。据文末年款系。

十二月九日，擢国子司业。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九：“（洪武三年十二月）甲子，以翰林侍读学士魏观为国子祭酒，编修宋濂为国子司业。”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三年十二月，迁奉议大夫，国子司业。国子多大臣子弟，先生蒞之以庄，率之以正，日进诸生立两序，据坐执经，敷扬闾奥之旨，教以孝悌忠信之道，学者帖帖遵度，惟恐不得为先生弟子。”

冬，作《送钱允一（尚得）还天台诗序》。

见《銮坡前集》卷七（P479）。钱尚得，为钱武肃王十五世孙。

约是年高启作《会客成均，及玉兔泉煮茗，诸君联句不就，因戏呈宋学士》、《雪夜宿翰林院呈危宋二院长》、《送宋学士子仲珩自京还金华省亲》等诗。

一首见《潜溪录》卷五（P2619）。诗云：“白兔如嫌桂宫冷，走入杏花坛下井。嫦娥无伴每相寻，水底亭亭落孤影。曾捣秋风玉白霜，至今泉味带天香。玉堂仙翁欲饮客，鹿卢夜半响空廊。斋灯明灭茶烟里，醉魂忽醒松风起。只愁诗就失弥明，残雪满庭寒似水。”

二首见《青邱高季迪先生诗集》卷十七。诗云：“偶伴王摩诘，寒宵宿禁林。院铃风外静，宫漏雪中沉。绛蜡销吟烛，青绫拥赐衾。明朝陪贺瑞，银阙晓光深。”

三首见《青邱高季迪先生诗集·青邱遗诗》。诗云：“省亲何事却辞亲，万水千山独去身。淮树别时犹带雪，乡园归日定逢春。衣冠晓阙瞻丹凤，舟楫寒溪过白麟。知尔行留正难决，一杯江畔慰伤神。”

约是年，高启与张孟兼、宋璩于莲房联句。

联句诗见张孟兼《白石山房逸稿》卷一。

朱右作《潜溪大全集序》。

见《潜溪录》卷四（P2503）。序云：“客有语予者，曰：‘吾性耆山水，尝备观其状矣，长溪曲涧，湍激流清，波澜澄莹，照耀日月，莫不爱而玩之，至江海之大，蛟龙奇怪，晴雨变更，则有不得以窥其涯涘矣。窃谷幽林，泉鸣木樾，奇胜竞发，风日逞妍，莫不悦而即之。至大山绝壑，峻极千仞，百灵閟藏，则有不得以穷其形势矣。’予信其说，以观夫世之能为文章者，亦莫不然也。金华宋先生景濂，素负才气，积学纘言，以文章名世。往予承乏萧山县庠，辱寄示所著《潜溪集》若干卷，抽思骋辞，循蹈规矩，法度森严，而光焰自著。后数年，抵武林获睹其《后集》《续集》，若《诸子辩》三十八篇，《燕书》四十篇，《演连珠》五十首，《问对》四十二条，《杂传》数十，至纪功表墓，谈玄赞空，题咏赠送，随物赋形，入无出有，浩乎江海之渊深，巍乎山岳之峻拔，固有非管窥蠡测者，可得而仿佛也。今天子诏修《元史》，先生实总论裁，予获与编纂，日读制作，时接绪论，知其蕴乎中者富，发乎外者高厚而该博，其笔削之严，是非之公，褒贬劝惩，凡前代兴衰之故，善恶之实，甲兵钱谷军马之数，天文地纪灾祥丰凶之变，瞭然简册，以垂传将来。则又若山川之出云雨，泽被万物，有非向者所见高广靡测而已，是宜为当代所宗也。虽然，文章气运与道为污隆，物生而盛，盛而衰，衰而复盛，势之必至也。况文章有统，自古称西汉为宗，而贾、董、马、班之传，实可师法。晋、宋日流委靡，唐韩子起八代之衰运，一复诸古。五季复衰，欧阳子又从而振之。当时若曾子固、王介甫、苏子瞻，皆有所依类。濂、洛以来，圣学未明，文愈难治，工辞章者或昧于理，务 者或少文教，二者胥夫之也。要之，辞严而理闡，气壮而文腴，什无二三。嗟乎！文章可谓难矣，先生当文运肇开，褒然司文卫之枋，盛衰之机，将不在兹乎？是用书为《潜溪大全集》序。”

作《代祀高丽国山川记》。

见《壶坡前集》卷一（P332）。

作《张氏谱图序》。

见《壶坡前集》卷六（P470）。《元史》纂修官张宣求序。

作《故将仕佐郎杂造局副使王仲和甫（友直）墓碣》。

见《壶坡后集》卷六（P687）。

或是年夏，作《送会稽韩伯时序》。

见《壶坡前集》卷七（P492）。序云：“今年夏，乃于京师获与伯时游，……适总裁史事，未及与伯时相叩击。”

作《元隐君子东阳陈公先生鹿皮子（樵）墓志铭》。

见《壶坡前集》卷四（P400）。“葬后五年，其高弟杨君芾乃为撰《行状》一通，而乔年同王为持示金华宋濂，再拜请为铭。”据铭，陈樵卒于至正二十五

(1365)年十月，葬于是年十二月某日。参见元统元年、至元二年系年。

作《故鄱阳刘君（谦）墓志铭》。

见《銮坡前集》卷四（P411）。文云：“君既葬，仔肩持张祠部丁（孟兼）所次状，求埋铭金华山中，余以病弗及为，去年春蒙恩召入禁林，与仔肩复申前请为尤切，礼宜铭。”

作《张中传》。

见《銮坡前集》卷九（P517）：“甲辰夏五月，同列二博士有拂上意，……后六年，睹遗稿于故篋，因缮录之，而并纪所识之事云。”参见甲辰系年（1364）。

或于是年作《赣州圣济庙灵迹碑》。

见《銮坡前集》卷五（P432）。碑云：“濂初被召而起，神示以文物之详，后果入翰林为学士，心久奇之。”

作《故三槐隐士王府君（以道）墓志铭》。

见《銮坡前集》卷四（P421）。应浙江部使者刘承直及府君子广东提刑按察司事王佑之求而作。

作《孙忠愍侯（兴祖）坟记》。

见《銮坡前集》卷四（P425）。

作《送安南使臣杜舜卿序》。

见《銮坡前集》卷六（P461）。

《明史》卷三二一《外国传·安南》云：“明年（洪武三年）舜钦等告哀，帝素服御西华门引见。遂命编修王廉行祭，赍白金五十两，帛五十匹，别遣吏部主事林唐臣封日煊为王。”

作《使南稿序》。

见《銮坡前集》卷六（P465）。林唐臣（元凯）求序。唐臣又名弼。

作《丹崖集序》。

见《銮坡前集》卷七（P490）。序云：“去年之春，予被诏总裁《元史》，而处敬亦以议礼被征，会于南京，亟欲挽入史局，仪曹爱其才弗允。及予入词垣为学士，处敬亦来为应奉文字，朝夕同论文甚欢，遂索其全集观之……”处敬名肃，姓唐，会稽人。

作《句容奉圣寺兴造碑铭》。

见《銮坡后集》卷五（P657）。

是年前后作《题唐太宗哀册文后》。

见《翰苑别集》（P984）。

明太祖洪武四年 辛亥（1371） 62岁

正月，王祚在甘肃道上，作诗寄宋濂。

诗附《芝园续集》卷十《和王内翰见怀韵并序》（P1622）后。诗云：其一：“芙蓉峰下是乡邦，未许归帆泝浙江。天下文章宁有几，斗南人物恐无双。心期久

与三乘契，笔力真能九鼎扛。投老著书浑不倦，颇闻中夜坐灯窗。”其二：“同门同里复同官，心事相同每共欢，袞斧并操裁玉牒，丝纶分演南金盞。名齐伯仲吾何敢，义重师资分所安。重会定知头更白，肯令岁晏旧盟寒。”

按：是年宋濂由编修升为国子司业。王祹此二首七言，至洪武十二年才由其子绅持与宋濂求和，时祹出使云南遇害已六年，而绅与宋濂尚未得祹死事，故宋濂有“子充亦殆将来归耶，此余所至愿也”之语。诗也见《潜溪录》卷五(P2602)。参见洪武十三年系年。

正月，作《月堀记》。

见《銮坡后集》卷四(P646)。据文末年款序。

二月，擢国子司业。

《潜溪录》卷一(P2281)《明太祖赐国子司业诰文》：“国子学职，专教育人材，以备国家之用。必选明经有德者为之师，则模范正而学业进矣。翰林国史院编修宋濂，学足以明道，文足以垂世。当朕创业之始，即入青官，训我储贰，则温文之资，实由辅导，继擢左史，掌我记注，则日侍左右，谏正为多。朕以前元纪传未及纂修，爰求其人，非汝弗称，故特俾居翰苑，以任总裁。尔果能自迁、固之踪，成一代之史，朕用嘉焉。兹特命司成均之业，尔尚推明师道，以训诲诸生，必使见诸实用，则为称职矣。往其钦哉！可授奉议大夫、国子司业，宜令宋濂。准此。洪武四年二月日。”

是年二月会试，宋濂为考试官。吴伯宗中状元。吴伯宗求宋濂为其父文集作序，濂未暇为之。后应伯宗父铭之请作《故东吴先生吴公（仪）墓碣铭》。友人贵溪叶赞玉、叶爱同父子浦江别去，不相闻问二十三年，会叶爱同中进士，乃得相见，而叶赞玉已辞世六年。

见《銮坡前集》卷四(P416)。文云：“明年辛亥，对策大廷，复以第一人赐进士及第，召见奉天殿，授承直郎、礼部员外郎。……初，伯宗会试南官，予尝奉勅与考试事，伯宗因来谒，以先生文集序为请。予未暇为而先生讣音至矣，伯宗乃泣拜求撰墓文。”

《銮坡前集》卷六《会试纪录题辞》(P464)：“及是，当会试之期，若河南、若陕西北平、若山之西东、若江西湖广、若浙江、若广之东西、若福建，其为行中书十有一，俊秀咸集，而高句丽之士与焉。右丞相臣广洋、左丞臣惟庸，同礼部尚书臣凯、巨训，文启于东朝，然外后入奏，于是诏臣凯与前侍讲学士臣庭坚为主司，而以侍读学士臣同、国子司业臣濂、吏部员外臣本、前贡士臣恂与考试事。上召至内廷，亲谕以取舍之意。臣凯等受命而出，交相戒飭，期有以副上旨，遂议分经而考，互相参定，使无所憾，乃进于主司。主司遍观而后次第之，犹虑沧海有遗珠之叹，卷之已黜者，复覆视而致谨焉。昼尽其力，夜向午，烛影荧荧于簾几间，不敢自宁。士之就试者二百，黜者仅八十人，署名于榜，用鼓吹导至中书揭而张焉，甚盛典也。”

二月，作《南征录序》。

见《銮坡前集》卷六(P466)。王廉求序。

闰三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朱元璋召见刘于，时濂侍上左右。及退食青溪寓舍，刘于又来谒。作《送刘永泰（于）还江西序》。

《翰苑续集》卷一《故泰和州学正刘府君（于）墓志铭》（P794）：“当府君之召见也，濂实侍上左右，亲见召被宠光。及退食青溪寓舍，府君又来谒，扬眉吐气，论议颇英发。”据铭，刘于是年闰三月丙子、丁丑、戊寅为朱元璋召见。

序见《銮坡前集》卷七（P477）。

四月，作《题叶赞玉墓铭后》。

《题叶赞玉墓铭后》见《銮坡前集》卷十（P553）：“洪武辛亥之二月，予考试春闱，及榜出，有叶孝友名，乃贵溪人，恐为先生之子，复以名不同为疑。时车驾将幸临濠，是月壬申，会闱试事方毕。癸酉，即亲策于廷；甲戌，胪传进士名午门外，即日谢恩，趋青宫听注授，写职名，为丸耦进而分拈之，孝友得为平乡丞。戊寅，赐宴中书堂，予被酒上马出，有从傍呼曰：‘君非宋学士邪？’曰：‘然。’曰：‘子为谁？’曰：‘我叶爱同也。’于是下马执手相慰劳，问何以更名，乃知有司误以其字闻。复问先生安否，则作土中人已六年矣。为之悲喜交集，喜则以先生有子，悲则以先生之学仅止于斯也。……”

六月，作《大明勅赐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华公（高）神道碑铭》。

见《銮坡前集》卷三（P375）。

八月，充京畿乡试主考官。十九日，作《辛亥京畿乡闈纪录序》。

见《銮坡后集》卷八（P722）。序云：“洪武辛亥秋八月，洊当乡贡之期，凡畿内三州十七府之士皆欢忻相告，裹粮而奔走。仪曹具以状闻，上亲选兵部尚书吴琳、国子司业宋濂司考文之任，命即日蒞事。而中书右丞相汪公、左丞相公复妙柬在廷之臣廉慎而通文艺者，为受卷膳录对读弥封等官，期各尽厥职，庶有以副上侧席求贤之意，其不轻也较然矣。”

八月十三日，作《龙马赞》。

见《銮坡前集》卷一（P330）。“粤若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国明昇以全蜀降，献良马凡十。……适八月癸巳，上将行夕月之礼于清凉山坛上，于是乘之而出，如蹶云而驰，一尘弗惊。……”

八月十五日，作《剡源集序》。

见《銮坡前集》卷六（P467）。集为戴表元（帅初，一字曾伯）撰。

八月某日，谪安远知县。《楚客对》作于去安远途中，

《明史》宋濂本传：“坐考祀孔子礼不以时奏，谪安远知县。”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上欲试先生以吏事，四年八月，授安远知县。”

《潜溪录》卷首《续文献通考》（P2277）：“明太祖洪武二年（应为四年）八月，国子司业宋濂以考祭孔子礼稽缓，谪安远知县。濂上《孔子庙堂议》，帝不悦，坐考孔子祀不以时奏，谪之。”

《楚客对》见《銮坡前集》卷十（P543）。文有云：“宋子泛舟西山，夜泊彭蠡，褰篷而坐。”

按：《孔子庙堂议》一文在本集第19页。安远县在今江西宁都县南。

十二月，作《王弼传》。

见《銮坡后集》卷二（P584）。

或于是年作《魏府君墓志铭》。

见《銮坡后集》卷四（P631）。魏观奉张孟兼状求铭。

作《送国子正苏君还金华山中序》。

见《銮坡前集》卷七（P487）。序云：“同郡苏君平仲成均教胄子者五年……”

据《苏平仲集》卷七《国子学同官记》，苏伯衡于丙午七月（1366）为国子学录。

作《故怀远大将军同知鹰扬卫亲军指挥使司事于君（大用）墓志铭》。

见《銮坡前集》卷三（P385）。

作《大天界寺住持孚中禅师信公塔铭》。

见《銮坡前集》卷五（P438）。禅师，名怀信（1280—1357），字孚中，俗称姓姜氏，奉化人。应孚中（怀信）弟子似桂之求而作。

作《詹学士文集序》。

见《銮坡前集》卷七（P482）。序云：“去年之秋，京畿试乡贡士，今年南宫试天下士，同文皆持文衡，区区亦与闻末议。”

作《题江南八景图后》。

见《銮坡前集》卷十（P556）。

作《勃尼国入贡记》。

见《芝园后集》卷五（P1399）。

作《送黄尊师西还九宫山序》。

见《銮坡后集》卷一（P577）。序云：“当皇上西平江汉，尊师拜迎于鄂，应对称旨。后八年，上思其人，复召至南京……”

作《元故庐陵周府君（鼎）墓碣铭》。

见《銮坡后集》卷二（P587）。新进士周子谅求铭。

作《杭州灵隐寺故辅良大师石塔碑铭》。

见《銮坡后集》卷三（P619）。

作《送陶九成辞官归华亭序》。

见《銮坡后集》卷八（P729）。

《元史》卷二百八十五《陶宗仪传》：“洪武四年，诏征天下儒士，六年命有司举人才，皆及宗仪，引疾不赴。”

作《景祐庙碑》。

见《朝京稿》卷一（P1637）。

作《故贤母熊夫人碣》。

见《翰苑续集》卷八（P910）。

明太祖洪武五年 壬子（1372） 63岁

正月，蒋山广荐佛会，朱元璋与群臣及僧千余人与会。宋濂作《蒋山广荐佛会记》。

见《銮坡后集》卷一（P563）。记云：“五年春正月辛酉昧爽，上服皮弁服，临奉天殿，群臣服朝衣左右侍，尚宝卿梁子忠启御撰章疏，识以皇帝之宝。上再拜，燎香于灯！复再拜，躬眎疏已，授礼部尚书陶凯。凯捧从黄道出午门，置龙舆中，备法仗鼓吹导至蒋山。天界总持万金及蒋山主僧行容，率僧伽千人持香华出迎，……”

按：宋濂又有《跋蒋山法会记后》，见《銮坡后集》卷四（P645）。

二月，宋濂召为礼部主事。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五年二月，召为礼部主事。”

二月，为刘崧作《刘兵部诗集序》。

见《銮坡后集》卷三（P608）。本集此序无年款，文澜阁四库全书本刘崧《槎翁诗集》卷首亦载此序，文末有年款，故系。

六月二十八日，与汪广洋、胡惟庸、英、张以宁、侍朱元璋于武楼。时尚书臣陶凯奉嘉瓜以献，作《嘉瓜颂》。

见《銮坡后集》卷一（P561）。“……乃洪武五年夏六月，嘉瓜生于句容张观之园。双实同蒂，圆如合璧，奇姿分辉，绀色交润，诚为旷世之产。壬寅，京尹臣遇林函以素瓿，图其形于上，移文仪曹请以奏闻。癸卯，尚书臣凯等奉瓜以献。时上御武楼，中书有丞相臣广洋、左丞臣庸、同知大都督府事臣英、御史中丞臣宁、翰林学士臣濂咸侍左右，天颜怡愉，重瞳屡回，良久，乃言曰：‘征之往牒，其事云何？’丞相奏言：‘汉元和中，嘉瓜生于郡国，唐汴州亦献嘉瓜，祯祥之应，有自来矣。陛下励精图治，超汉轶唐，故天赐之珍符，太平有象，实免于兹。’上请让弗居。俄以灵贶之臻，复不可不承，乃诏内臣置诸乾清官。翌日甲辰，荐诸太庙。”

九月十五日，宋濂、宋璉父子与张孟兼、熊鼎、周子谅、刘崧、吕仲善品茗联诗。次日，作《玉兔泉联句引》。

见《銮坡后集》卷六（P677）。引云：“洪武五年秋九月十又五日，日入西，予与仲子璉过张录事孟兼于成均，秉烛对坐。孟兼方命侍史偃玉兔泉瀹茗，俄熊参军鼎、刘职方崧、周虞部子谅皆集，相与谈诗。至惬意处，辄抵掌笑哗。吕太常仲善闻之，亦欢然来会。既啜茗已，孟兼出新造《玉兔泉铭》讽之，且曰：‘今夕何夕，胜友如云，不可无以为娱，请举泉联诗何如？’众皆曰：‘然。’予年有一日之长，俾题其首句，余则以次而续。斗险据胜，哄哄弗能休。至二鼓，诗成，各拥衾就榻。逮鸡再号，风雨凄迷，仆夫载途，官事有程，皆不告而散，予亦骑驴去朝天矣。明日，孟兼将嘱璉作小楷，系诗于铭左，征予为之引。”

十月一日，作《刘参军黄牒跋尾》。

见《銮坡后集》卷五（P653）。据文末年款系。

十一月，郊祀大典。既竣事，与陶凯、黄肃、牛谅、熊鼎、吴云、刘崧、周子谅、陶谊、

张孟兼、吴从善等分韵赋诗。

《銮坡后集》卷五《郊禋庆成诗序》(P649):“皇帝自登大宝,主百神,即有事于昊天上帝,以仁祖淳皇帝配神作主,于今五载,弗懈益恭。粤洪武壬子冬十一月辛酉长日至,复遘其时。……及期行事,百辟卿士,后先骏奔。牲牷肥腍,圭币温黻,器用质雅,酒齐苾芬,乐舞具举,升烟上闻。皇心内外,质文两尽。上帝居歆,福禄攸降。既竣事,礼部尚书陶凯、工部尚书黄肃、工部侍郎牛谅、晋府参军熊鼎、磨勘司令吴云、兵部郎中刘崧、工部主事周子谅、秘书监丞陶谊、晋府录事张孟兼、吴府录事吴从善咸谓皇帝升中于天,国之大典,幸际熙明,与于执豆笄之列,不可无篇什以纪庆成,昭示万世。遂以唐‘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为韵,各赋诗一章,而囑濂序之。”

刘崧《槎翁诗集》卷二《陪陶尚书宋太史夜宿斋宫分韵得万字》:“鸣銮蒞阳郊,陪祀服明宪。旂常拥圆墀,幕帘蔽修甸。天高风冷冷,露白星婉婉。尊累秩斯举,簠业杙以建。凝神向澄肃,秉德方恪愿。调笙思肆三,振羽将舞万。张筵盛布设,陈币昭奠献。德漏促晨兴,严衣戒宵偃。骏奔尚齐邀,慎简惭硕曼。感孚岂殊征,恭事式同劝。”

刘崧作《青萝山房诗为金华宋先生赋》。

见文澜阁四库全书本《槎翁诗集》卷二。诗云:“我有尘外想,长悬山水间。昨逢金华客,因问青萝山。青萝几升仞,翠色净如洗。江山见数峰,分明紫霞里。缅慕宋夫子,高栖在丘樊。扣舷沿桂渚,翻帙上松门。幽寻岭涧淙,静坐看庭绿。著书三径荒,饮水一瓢足。昔在山中住,声名天下闻。一朝被征起,长笑下秋云。官联玉堂署,诏入金銮殿。《元史》公是非,雄文掞雷电。今年谢山县,稽礼移春官。并结芙蓉绶,仍飡首蓣盘。翩翩霞上銮,皎皎雪中鹤。振珮朝天衢,回车睇云壑。自从出山远,芳草满岩扃。弟子感时雨,里人瞻德星。岂无京华乐,祇念山房好。恒恐归来迟,青萝笑人老。仙岩勘灵笈,禹穴探古辞。此意在千载,世人安得知。”

按:“今年谢山县,稽礼移春官。”当指宋濂由安远知县召还任礼部主事之事。

十二月,擢太子赞善大夫。

《潜溪集》卷一(P2282)《明太祖赐太子赞善大夫诰文》:“朕以太子为天下之本,其东宫官属,必选文学行能之士以居其任焉。承事郎礼部主事宋濂,尔以纯谨之资,老成之学,执笔柱下,视草词林,继司业乎胄监,复考礼于仪曹,皆称其职。况辅导东宫,历年已久,擢为赞善,孰曰不宜?尔尚守职,惟恭思尽忠益之道,而辅赞之,庶称朕委任之意。可授奉议大夫太子赞善,宜令宋濂。准此。洪武五年。”

《明太祖实录》:“(洪武五年十二月)丁酉,复以礼部主事宋濂为太子赞善大夫。”

十二月一日,作《郊禋庆成诗序》。

见《銮坡后集》卷五(P649)。据文末年款系。

荐熊鼎说《尚书》于皇太子前。

《芝园续集》卷四(P1531)《故岐宁卫经历熊府君(鼎)墓铭》:“五年,召(鼎)还。六月,除晋王府参军,以《尚书》授王,复奉诏兼授秦王经。翰林

学士承旨宋濂时兼太子赞善大夫，复荐君说《书》皇太子前。”

是年，宋禧作诗寄宋濂。

《庸庵集》卷一《寄宋景濂先生三十韵》：“相处才数月，相违已三年。人来即问讯，矫首玉堂仙。尺书固邈邈，寸心每悬悬。孰谓金兰契，而如萍梗然。忆昨被殊渥，草茅倏牵连。平生坐环堵，岂意乘官船。修史与末役，乏才愧群贤。强述外国传，荒疎仅成篇。赖有班马手，笔削容巨编。素餐窃恐惧，衰疾频缠绵。小几聚药裹，空床重艾烟。旅邸命如线，仁人俱见怜。同舍既足藉，同姓尤惓惓。早晚辱安慰，残喘聊自延。凉风送越柁，而得归园田。当时十八士，去留各有缘。中秋佛寺里，明月照离筵。后夜复叙别，惨憾灯影前。赠言诺教诲，有暇寄江边。缥帙已拜惠，所获尚未全。去年攫宁叟，往还情为传。我亦行迈，南闽涉山川。考艺非所任，冒往谁舍旃。知己谅兴闵，疲弩讵胜鞭。鬓发日已短，贫病无由痊。策杖山野间，静旷庶相便。击壤或歌咏，忘忧临涧泉。缅怀青云彦，文会滥随肩。作诗谢畴昔，一一莫能专。诸公倘垂爱，契阔宁我愆。”

《潜溪录》卷五（P2624）所引宋禧诗仅两句。

作《故茶陵贞母陈夫人谭氏墓志铭》。

见《奎坡后集》卷三（P605）。

作《周尊师小传》。

见《奎坡后集》卷三（P612）。尊师名玄真，字玄初。

作《寂照圆明大禅师壁峰金公设利塔碑》。

见《奎坡后集》卷五（P660）。禅师名宝金，族姓石氏，号壁峰。

约是年作《送刑部尚书李公（质）新除浙江行省参知政事序》。

见《奎坡后集》卷七（P710）。

《元史》卷一百三十八《李质传》：“李质，字文彬，德庆人。……五年擢刑部侍郎，进尚书，治狱平恕，遣振饥山东，御制诗饯之。寻出为浙江行省参政。”

黄潛孙、新贡士黄昶来叙世契，寻从宋濂入史局。

《奎坡后集》卷五《故黄府君（耘）墓碣铭》（P667）：“予从乌伤黄文献公游，识公从子仲华甫……及真人起临濠，廓清六合，予入侍讲禁林。会浙江行中书新贡士至，有黄昶者来叙世契，问之，实仲华诸孙。复叩仲华何如，则作土中人五年矣，为太息者久之。昶寻从予入史局，几一载，间自撰仲华行状，涕泣请铭。”据铭，黄耘（仲华）卒于吴元年（1367）。

作《谕安南国王诏》。

见《奎坡前集》卷一（P335）。诏云：“今观所上表章乃名叔明，询诸使者，曰燧为盗所逼，悉自剪屠其羽翼，身亦就毙。此皆尔叔明造计倾之，而成篡夺之祸也。……不然，十万大军水陆俱进，正名致讨以昭示四夷，尔其毋悔。”

《明史》卷二《太祖本纪》：“（洪武五年）二月丙戌，安南陈叔明弑其主日燧自立，遣使入贡，却之。”

按：《宋文宪公年谱》系洪武三年，误。

作《元故承务郎道州路总管府推官李府君（裕）墓铭》。

见《壑坡前集》卷四（P404）。裕卒后三十四年，其子思文来请铭。据铭，裕卒于后至元戊寅（1338）。

或是年作《赠云林道士邓君序》。

见《壑坡前集》卷十（P774）。

作《黄仁渊静字辞》。

见《翰苑续集》卷三（P837）。

作《欧阳文公文集序》。

《郑济刻辑补》（P1909）。文公名玄，曾为宋濂《潜溪后集》作序。

作《承事郎彰州府浦县知县张府君（理）新墓碣铭》。

见《壑坡后集》卷二（P594）。

作《曾学士文集序》。

见《壑坡后集》卷二（P598）。学士名坚，字子白。

是年前后作《泰和刘氏先德录序》。

见《壑坡后集》卷八（P733）。序云：“（崧）今入兵部为职方郎中，阶奉议大夫。”按：刘崧是年前后任兵部郎中，见本年九月、十一月系年。

作《太上清正一万寿宫住持提点张公（友森）碑铭》。

见《壑坡后集》卷五（P654）。

郑渊不远千里来谒。

见《壑坡后集》卷九《郑仲涵墓志铭》（P748）：“史事虽毕，复待罪禁林，留南京者四年。仲涵忽不远千里来见，且申前言予诺之而未及践……”参见洪武元年系年。

按：郑渊有《次韵宋学士见寄四首》，见《潜溪录》卷五（P2614）。诗云：

“涉江采新绿，揽之不成欢。我心独何苦？临风屡弹冠。无心问明月，有怀如长川。且歌拟招辞，采芝向商颜。

商颇有神芝，岂徒乐苦饥？可以起沈疴，可以滋容辉。乞身在强健，行乐须及时。愿言赋归来，慰我朝夕思。

夕思苦长夜，欹枕听征鸿。征鸿为稻粱，南北何憧憧！相随有流水，莫比情无穷。起来步檐下，倚遍青青松。

松月流光精，照我双瞳青。千里共徘徊，两情正交并。取琴弹别鹤，弦寒不成声。谁知扬州地？亦隔牛女星。”

同门友宣岳（彦昭）卒。作《故温州路总管府官宣君墓志铭》。

见《芝园续集》卷一（P1490）。

明太祖洪武六年 癸丑（1373） 64岁

正月，弟子郑渊卒。宋濂作有《郑仲涵墓志铭》。

见《銮坡后集》卷九（P748）。

正月四日，侍朱元璋于武楼之便阁，赐甘露浆。

《翰苑别集》卷四（P1019）《御赐甘露浆诗序》：“洪武癸丑，正月始和，越四日丙午，时加巳，皇上御武楼之便阁，召御史中丞臣宁，太子赞善大夫臣濂，赐坐左右。上谈嘉祥之应，敕中贵人取所储膏露于宫中，俄盛以翠罍，跪进上前，皆玉洁珠圆，世所未睹。已而诏畀罍器至，用金杓炼水二升，火既匀，水势成涛。上起自龙帐中，亲启罍以投。须臾融化，与水为一。上取杓中泻，二内侍举幕承之。查滓已净，重漉以绛纱囊。上饮一爵，而分赐臣宁与臣濂焉。且曰：‘此天地至和所凝也。卿等服之，去沉痾而衍遐龄。’臣宁等跪饮，其味甘如饴而弗膩，其气清于兰而不艳。一入口问，神观殊觉爽越，飘飘然欲御风而行。于是各奠爵于几，顿首于地而退。”

正月十六日，作《王君子与文集序》。

见《銮坡后集》卷六（P689）。据文末年款系。

二月，朱元璋令宋濂讲析《大学衍义》中司马迁论黄老事，三月一日，复言黄老神仙之学。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六年二月，上御西庑，大臣皆侍坐，上指《衍义》中言司马迁论黄老事，令先生讲析，俾在坐者听之。先生既如诏。复言曰：‘汉武尝神仙之学，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罚以震服之。臣以为人主能以义理养性，则邪说不能侵，兴学校教民，则祸乱无从而作矣。刑罚非所先也。’上谓先生曰：‘朕之为君，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业业，不敢自逸。’先生对曰：‘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御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正谓此尔。愿陛下慎终如始，天下幸甚！’”

《明太祖实录》：“（洪武六年三月）癸卯，上谓宋濂曰：‘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朕则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自朝达暮，恒兢兢自持，夫人君父天母地，为民父母者也，苟所为不能合天地之道，是违父母之心；不能安斯民于宇内，是失天下之心矣。如此者可不畏哉！’濂顿首曰：‘顾陛下终始此心，则天下幸甚。’”

二月，停科举，朱元璋令有司择年少俊异者入文华堂肄业，命宋濂为之师。

《潜溪录》卷首（P2271）《历代通鉴辑览》：“六年二月停科举，谕有司察举贤才。帝初以官多阙员，举人俱免会试，赴京听选。又择其年少俊异者张唯、王辉等为翰林编修，入禁中文华堂肄业，命赞善大夫宋濂为之师。”

三月九日，郑真等谒见。

《荥阳外史集》卷九十七《计偕录行程日记》云：“（洪武六年三月）初九日，见宋景濂赞善先生。”

约是年清江道士刘永之至金陵，别去时，宋濂赋诗二首，刘永之赋诗四首。

宋濂《临江刘仲修先生辞章翰墨诚为双绝，近至南京，士大夫无不愿见之求文，卷轴森如束笋，濂虽不敏，而慕艳之心为尤切，于其别去，不能亡言，谨赋二诗以饯》见《馥集辑补》（P2224）。诗云：

自从太乙夜然藜，笔下虹光贯壁奎。多少荐绅求识面，江南文价为君低。

相逢未久还相别，恨不随君结草堂。大秀峰前双凤下，共听法乐奏琳琅。

刘永之《酬别宋赞善大夫景濂四首》见《潜溪录》卷五（P2603）（《元诗选二集·山阴集》选录二首）。诗云：

诸老风流邈不闻，独携健笔继清芬。南宫新赐郎官佩，东观长留太史文。

西阁垂帘坐夕阴，每因朝退共论心。文章千载知音少，独立苍茫感慨深。

令子能书逼右军，新诗妙墨两超群。扁舟闲日沧江上，却望文星隔五云。

大秀千峰菡萏开，玉梁高接九仙台。预从山顶结茅屋，待得先生跨鹿来。

《元诗选二集》小传云：“永之，字仲修，清江人。父应奇，知归州。永之少随父宦游，治《春秋》学，能文词，家富于赀。至正间，四方兵起，日与郡士杨伯谦、彭声之、梁孟敬辈讲论风雅，当世翕然宗之。洪武初，征至金陵。宋学士濂称其词翰双绝，赠诗有‘多少荐绅求识面，江南文价为君低’之句。永之竟以重听辞归。嗣子奉获罪县官，籍其家，奉既死，永之亦徙东莱，至桃源病卒。仲修好书甚笃，篆楷行草皆有法，因自号‘山阴道士’。所著诗文曰《山阴集》。”

按：宋濂于去年十二月擢太子赞善大夫。又刘永之诗《西昌萧鹏举其师北平按察司副使刘君子高（崧）之诗千余篇，过潭溪山中，欲余选择将归而刻之。子高，余友也，负奇才硕学，知名当时。其诗今翰林侍讲学士宋公评之至矣，余何足以知之，徒感鹏举师友之谊，重增故人之思，次韵二章，聊答盛意。他日子高见之，当发一笑也。》（《元诗选二集·山阴集》）提及宋濂为侍讲学士，则是诗乃其别去金陵后宋濂升为侍讲学士时所作。宋濂于是年六月擢侍讲学士。

五月三日，作《昭鉴录序》。

见《銮坡后集》卷五（P650）。据文末年款系。

《明太祖实录》：“（洪武五年十二月）丁酉，《昭鉴录》成。先是，命尚书陶凯、主事张筹等采摭汉唐以来藩王善恶可为劝戒者为书，会凯出参行省，编辑未成。于是，召秦王傅文原吉……等续修之，至是书成，缮写为二卷，太子赞善大夫宋濂为序以进，赐名《昭鉴录》以颁赐诸王。”

六月二十四日，作《赠萧子所养亲还西昌序》。

见《翰苑别集》（P985）。

六月二十五日，作《恭题御制方竹记后》。

见《銮坡后集》卷七（P695）。据文末年款系。

七月三十日，擢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仍兼太子赞善，九月下诰文。

《明太祖实录》：“（洪武六年七月）己巳，以太子赞善大夫宋濂为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仍兼赞善。”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七月，升翰林侍讲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仍兼赞善大夫。先生之父文昭赠中顺大夫，礼部侍郎，母陈氏赠淑人。”

《潜溪集》卷一（P2282）《明太祖赐翰林侍讲学士诰文》：“翰林之职，掌制作而备顾问，必择能文有学之士居焉。奉议大夫、太子赞善大夫宋濂以旧德之士，纯正之辞，事朕十有四年。其居左史，职词林，佐成均，近侍于帷幄，铺黼黻于治道，论思于讲筵，所裨多矣。比任赞善之职，尤多辅导之功，兹俾复翰苑之清华，修我朝之实录，尔尚夙夜恭勤，务展所蕴，使文词通畅，治体宣明，庶副朕简任之意。可授翰林侍讲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太子赞善大夫，宜令宋濂，准此。洪武六年九月 日。”

《明太祖实录》：“（洪武六年九月）癸卯，诏定散官资给，凡除授官员，即与对品散官……翰林侍讲学士兼太子赞善宋濂、户部侍候郎赵好德中顺夫。……诏定文武官诰命制度，命礼部尚书牛谅、侍讲学士宋濂等曰：‘前代仕于朝者必有封赠，施恩之典既封赠，则必给以诰命，所以上荣其祖考，下及其子孙也。卿等宜稽古详定其式。’于是，谅等奏：参考唐宋诰命，皆三省官，列衔书名，复用吏部告身等印章，本朝诰敕既用……”

按：宋濂父赠中顺大夫、礼部侍郎为洪武八年十二月事，母陈氏赠“德人”非“淑人”。见洪武八年系年。

八月十六日，诏修《大明日历》，以宋濂和詹同为总裁。宋濂荐徐一夔、朱右、朱廉、赵坝等同修《日历》。九月四日开馆。次年五月一日纂成。又辑其中五卷为《皇明宝训》。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八月，奉旨纂修《大明日历》二百卷，择言行之大者为《宝训》五卷。先生总裁其事，朝夕禁中，至七年五月乃成。”

《銮坡后集》卷九《恭题御和诗后》（P752）：“洪武六年八月十六日，皇上特诏臣及翰林学士承旨詹同编修《日历》。既而，中书亦奏旨征浙东西及江右之士七人分年纂辑，而臣与同为之总裁。九月四日开史馆禁中，日轮寺人守阁，太官进膳羞，其事甚严且秘。臣等昧爽而入，至日曛始出，复会宿于词林，虞有宣泄，盖不敢不慎也。即成稿，思得俊秀有文者通考义例而缮书之，于是遴选二生，具名氏以闻。上可其奏。其一则义乌黄昶，昶时以入《春秋》中浙江行省第十七名文解，肄业成均，因移文博士征之。”

《銮坡后集》卷九《送徐大年还淳安序》（P755）：“去年秋，中书奉旨纂修《日历》，朝绅各荐所知，予以大年知本末义例，可以观会通，而无首尾衡决之患。疏其名以闻，使使者持书下郡国，大年即欢然应命诣阙。入馆之后，俯首探刺，唯恐一事有遗记，注者阙略，悉补足为完文。《日历》成，廷议又将锡之官，大年固辞如初。”

《翰苑别集》卷四（P1025）《送徐教授纂修日历还任序》：“洪武六年秋九月，皇帝御谨身殿。从翰林学士宋濂之请，妙柬文学之士四三人，纂修《大明日历》，而诏濂与吏部尚书詹同司总裁事。当是时，杭州府学教授徐君大章，实在选中。开局于内府，日给太官之饩，而令中贵人护阁。非奉敕旨，不敢入，其事至严也。濂时与大章辰入而申出，凡兴王出治之典，命将行师之绩，采章文物之懿，律历刑法之详，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必商榷而谨书之。濂年加耄，不能有所猷为，唯发凡举例而已。其助我者，大章之力居多。越四月，书成，共一百卷。遴日上奏，登盘龙金匱中，奠于丹陛之下。”

四库全书本《珊瑚木难》卷五陶凯撰《故晋相府长史朱公（右）行状》：“六年，翰林侍讲学士宋公濂举公及金华朱廉、临川赵坝有良史才，上可其奏。……十二月二十一日，《日历》稿成。庚申，上御黄阁，承旨学士詹公同、侍讲学士

乐韶凤、宋濂奏《日历》稿成总一百卷，约十万余言。……七年，学士宋公与公等入奉上《皇明宝训》五卷。……五月十八日，《日历》净本成，计一百册。上御奉天殿，丞相胡椒公学士宋公承旨公持进，上曰此千万世事迹皆汝等力也命藏殿前八匮内。六月十一日，学士宋公传旨俾公丘晋府讲书。”

《銮坡后集》卷十《皇明宝训序》(P762)：“皇帝继天出治，御大历服，七纬顺度，九围敕宁。爰白龙飞之初以迄今兹，金匱之藏，岁益月增。乃徇翰林词臣之请，纂修《日历》，以成昭代之大典。粤洪武癸丑之秋八月甲午，帝御东黄阁，召臣詹同、臣乐韶凤、臣宋濂俾选海内文学之士，开局西华门内，相与编摩成书，而命臣同、臣濂为之总裁。九月壬寅，臣等既蒞事，发所藏而翻阅之，仰窥神机睿断，远犹辰告。足以明征定保，嘉惠邦家者，充牣乎其间。臣等因相与言曰：‘《日历》之成，藏诸天府，人有欲见之有不可得者。盍如太宗《贞观政要》之书，编集以传？’询谋既同，于是辑成四十类。自敬天至制蛮夷厘为五卷，总四万五千五百余言，皆从记注之真，不敢以己意轻为损益云。”

《翰苑续集》卷五《大明日历序》(P874)：“洪武七年，岁在甲寅，夏五月朔日，新修《大明日历》成。粤从皇上兴临濠，践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又二月，凡戒飭之谆複，征伐之次第，礼乐之沿革，刑政之设施，群臣之功过，四夷之朝贡，莫不具载，合一百卷，藏诸金匱，副在秘书。甲寅以后，则岁再修而续藏焉。……其总裁官翰林学士承旨、嘉议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兼吏部尚书詹同，翰林侍讲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太子赞善大夫臣宋濂，催纂官翰林侍讲学士、嘉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臣乐韶凤，纂修官礼部员外郎臣吴伯宗，翰林编修臣朱右，臣赵坝、臣朱廉，儒学教授臣徐一夔，臣孙作，布衣臣徐尊生，其雠校誊写则臣伯宗，臣廉，及乡贡进士臣黄昶，国子生陈孟暘。开局于六年九月四日，历二百六十有五日始訖事云。臣濂谨序。”

《明太祖实录》：“（洪武六年九月）壬寅，翰林学士承旨兼吏部尚书詹同等言：‘自上起兵渡江以来，征讨平定之迹，礼乐治道之详，虽有记载而未成书，乞编《日历》藏之金匱，传于后世。’上从其请。命同与侍讲学士宋濂为总裁官，侍讲学士乐韶凤为催纂官，礼部员外郎吴伯宗、儒士朱右、赵坝、朱廉、徐一夔、孙作、徐尊生同纂修，乡贡进士黄昶、国子生陈孟暘等誊写。”

文澜阁四库全书本《荣进集》卷四：“乃（洪武六年）九月，有旨命翰林承旨詹公、侍（讲）宋公编摩《日历》，妙选儒士七人分任其事，赵君因在选而徐君复与其同列，予钝且朴，亦获厕其间，朝而入，暮而出五阅月……越十月有二日书成，有旨授官，而徐君预以疾，恳请得辞。”

九月，作《送王明府之官序》。

见《朝京稿》卷五(P1748)。

九月，命参中书大政，婉辞。

《明史》宋濂本传：“六年七月迁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赞善大夫。命与詹同、乐韶凤修《日历》，又与吴伯宗等修《宝训》。九月，定散官资阶，给濂中顺大夫，欲任以政事。辞曰：‘臣无他长，待罪禁近足矣。’”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欲俾参大政，先生辞曰：‘臣少无他长，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陛下之恩大矣，臣诚不愿居任职也。’”

十月二十六日，宋濂引黄昶见朱元璋及皇太子。

《銓坡后集》卷九《恭題御和詩后》(P752):“十月二十六日昶至,臣引見上于西苑,慰問良久,且曰:‘爾何人之裔邪?’臣對曰:‘文獻公潛,昶之從曾祖也。’上悅。復見皇太子于大本堂,勉勞有加焉。未几,上遣侍臣出尚方綺裘革履以賜。”

十一月十五日,與劉基、詹同赴上燕于乾清宮之便閣。詹同愛黃昶有俊才,被酒而還,猶賦詩贈之。旋有召赴右順門,宋濂、詹同帶醉前往,適朱元璋步輦而至,見二臣酒態,有意取樂。

《銓坡后集》卷九《恭題御和詩后》(P752):“十一月十五日,前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基偕臣與同侍上燕乾清宮之便閣。同被酒而還,愛昶有俊才,揮毫賦一詩贈之,字大如罌。少選奉御傳宣,召臣等赴右順門。會上適乘步輦而至。同餘醒猶未解,上謂同曰:‘卿醉未醒邪?’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秀才謂昶也。上曰:‘詩何在?’同對曰:‘在史館中。’上曰:‘濂宜亟取之。’臣既上奏,且笑謂臣曰:‘朕即和同詩,卿當為朕書之。’臣書訖,歸與昶。言昶自草萊賤士,一日通逢盛際,奎壁之光下照幽隱。于是粉黃金為泥,寫上賜和之章,飾以黃綾玉軸,而以同詩附其后。昶嘗從臣學,臣又親見其事,請記之左方,傳諸悠久。”

十一月,受詔修《大明律》。

十一月,作《贈浩然子叙引》(P1742)。

見《朝京稿》卷五(P1747)。據文末年款系。

十一月二十九日,作《題金書法華經后》。

見《銓坡后集》卷九(P741)。據文末年款系。

十二月八日,作《恭題御和詩后》。

見《銓坡后集》卷九(P752)。據文末年款系。

十二月二十四日,王禕招諭云南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遇害。

冬,侍朱元璋于武樓,推薦良僧愿証(大猷)、証傳。

見《翰苑續集》卷八《李大猷傳》(P927):“癸丑之冬,愿証還天界。濂時侍皇上升武樓,遙望禪林,顧濂曰:‘其中有良僧乎?’濂對曰:‘近有二僧,從吳越中來,皆能文辭。’上曰:‘其名謂何?’濂對曰:‘一則愿証,一則証傳。’上曰:‘試取觀之。’濂因進証傳文一編。上親覽終卷,曰:‘是或儒者之所不及。’復問愿証所著,濂對曰:‘大常丞張丁家有《往復論性書》。’遂遣中官召丁推書至。上復覽如前,喜曰:‘論議甚高,其鐵中錚錚者乎!’明日,召見謹身殿,慰勞備至,敕吏部皆除應奉翰林文字,賜第太平門,及妻妾各二,……”

作《佛性圓辯禪師淨慈順公逆川瘞塔碑銘》。

見《銓坡后集》卷九(P743)。

作《大明勅賜故懷远大將軍……追封梁國公趙公(德勝)神道碑》。

見《銓坡后集》卷一(P569)。

作《故同安沈府君墓碣》。

见《壺坡后集》卷五（P663）。

作《书陈思礼》。

见《翰苑续集》卷四（P843）。

明太祖洪武七年 甲寅（1374） 65岁

是年，宋濂夫人贾专病寓京城，宋濂所居旧城离公馆十五里。

详见下一年系年。

正月一日，作《送徐大年还淳安序》。

见《壺坡后集》卷九（P755）。

二月，《大明律》修成，上《进大明律表》。

见《壺坡后集》卷十（P763）。表云：“臣惟谦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诏，明年春二月书成。篇目一准之于唐，曰《名例》，曰《卫禁》，曰《职制》，曰《户婚》，曰《厩库》，曰《擅兴》，曰《贼盗》，曰《斗讼》，曰《诈伪》，曰《杂律》，曰《捕亡》，曰《断狱》。采用已颁旧律二百八十八条，续律一百二十八条，旧令改律三十六条，因事制律三十一条，掇《唐律》以补遗百二十三条，合六百有六，分为三十卷。其间或损或益，或仍其旧，务合重轻之宜云。谨俯伏阙廷，投进奉表以闻。臣等诚惶诚惧，稽首顿首谨言。洪武七年月日，具官臣等上表。”

《明太祖实录》：“（洪武六年十二月）庚寅，诏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大明律》。先是，上既命颁行律令，又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祜等直解其义，颁行民间，既而又令儒臣同刑官共讲唐律，日录二十馀条进览，上为酌斟择可行者从之。至是重命惟谦详定《大明律》。篇目皆准于唐……合六百有六，分为三十卷，其间损益，务合轻重之宜。每成一篇，辄缮写以进，上命揭于两庑之壁，亲加裁定。及成，翰林学士宋濂为表以进，命颁行天下。”

二月，作《恭题赐和托钵歌后》。

见《壺坡后集》卷六（P692）。据文末年款系。

三月，作《节妇唐氏旌门铭》。

见《翰苑续集》卷一（P788）。

五月一日，《大明日历》凡一百卷纂成。

《明太祖实录》：“（洪武七年五月）丙寅，修《大明日历》成。自上起兵临濠至即位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礼乐沿革，刑政设施，群臣功过，四夷朝贡之类，莫不具载，合百卷。承旨詹同、侍讲学士宋濂率诸儒士进，命藏之金匱，其副藏于秘书监。濂等又言于上曰：‘《日历》藏之天府，人欲见之有不可得，臣请如唐太宗《贞观政要》，分类更辑圣政为书，以传于天下后世。’上从之。于是分为四十类，自敬天至制蛮厘为五卷，总四万五千五百馀言，名曰《皇明宝训》，自是以后，凡有圣政，史官日记录之，随类增入。”

参见上一年系年。

六月二十四日，奉旨议终献与分献礼。

《明太祖实录》：“（洪武七年六月）戊午，上谓翰林学士承旨詹同曰：‘大祀既终献，方行分献礼，于礼未当，卿等其议之。’于是，同与学士宋濂议：‘上

行初献礼，奠玉帛，将毕，分献官行初献礼，终献皆如之。’上从其议。”

八月二十日，作《恭跋御制敕文下方》。

见《翰苑续集》卷六（P890）。

十月，作《故成穆贵妃圹志》。

见《翰苑续集》卷八（P930）。

十一月，作《送陈生子晟还连江序》。

见《翰苑续集》卷五（P864）。

十一月，作《送黄伴读（昶）东还故里》

见《芝园续集》卷十（P1615）。

《刘基集·送黄叔旻归金华觐省序》：“金华黄生以明经举于乡，就试浙江行省，贡于春官，时年二十有二。是岁，上阅天下贡士，率多年少，虑其未熟于世故，例廩之国学，使习闻朝廷律令，练达治政，然后授之职，俾勿坏，以殖天下之良才，于是生亦与焉。其明年，翰林学士宋公濂奉命纂修《实录》，生以工书服劳史馆，又善于所事。事竣，受命伴读齐府。其年冬十有一月，给假还金华觐省父母。基与生俱浙东人，故翰林羣大夫士赋诗送其行，而属其序于基。”

十一月一日，命宋濂等考定丧礼服制。

《明太祖实录》：“（洪武七年十一月）壬戌朔，《孝慈录》成。先是，贵妃孙氏薨，敕礼部官定丧服之制。礼部尚书牛谅等奏曰：‘《周礼》、《仪礼》：父在，为母服期年，若庶母，则无服。’上曰：‘父母之恩，一也，而丧低昂若是，其不近于人情，甚矣。’敕翰林学士宋濂等曰：‘养生送死，圣王之大政，讳凶忌疾，衰世之陋俗。三代丧礼节文尤详，而散失于衰周，厄于暴秦，汉唐以降莫能议此，夫人情有无穷之变，而礼为适变之宜得人心之所安，即天理之所在，尔等其考定丧礼。’于是，濂等考得古人论服母丧者凡四十二人。愿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四人奏之。”

《潜溪录》卷首（P2271）《历代通鉴辑览》：“七年冬十一月定服制。贵妃孙氏薨，敕礼官定服制。礼部尚书牛谅等奏：‘《仪礼》：父在为母服期年，庶母则无服。’帝曰：‘父母之恩，一也，低昂若是，不情甚矣。’命儒臣考定。宋濂等考古人论服母丧者四十二人，愿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者十四人。帝曰：‘三年之丧，天下通丧，人情所安，即天理所在。’乃定制，子为父母、庶子为其母皆斩衰三年，适子、众子为庶母皆齐衰。杖期、五服、丧制皆有升降。书成，帝亲为序，命之曰《孝慈录》颁天下。”

十一月十九日，早朝，太常卿唐铎上奏祀山川百神。甲申，赞礼郎黄渊静奉命祀闽，作《送黄赞礼莅祀闽省诗序》。

见《翰苑续集》卷三（P833）：“惟洪武七年十有一月庚辰，皇帝御奉天殿，视群臣早朝。太常卿唐铎奏曰：‘臣昔受明诏，天下行中书，其祠山川百神或未致恪虔，宜令朝士莅之。臣于浙、鄂、齐、汴，暨于豫章，已尝奉命从事。若晋，若燕、陕，若闽、蜀，若广东、岭南，远者七千里，近亦不下四三千，宜预遣使者，期以明年春二月集事。臣昧死以上。’制曰：‘可’。于是遴选奉常官属及仪曹主事凡七人。时先赞礼郎建安黄渊静实与其列。越三日癸未，陛辞。……又明日甲申，启行。前御史中丞刘公伯温、参知政事陶公中立、吏

部尚书詹公同文、今礼部尚书牛公士良，咸以为渊静遭际昌期，获将使指以临莅祠事，可谓宠荣也已。各赋诗以为赠。而文学法从之臣，藩府成均之贤，与夫方外岩穴之士，亦见诸声歌，以华其行。渊静请予序其作者之意。”

十一月二十三日，侍朱元璋于东皇阁。时诏傅同虚等纂修灵宝斋科并赐宴赋诗。

《芝园续集》卷一《傅同虚感遇诗序》（P1482）：“洪武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皇上御东皇阁，以灵宝斋科失于文繁，诏朝天宫道士提点宋真宗等纂修，以适厥中，而傅君同虚与焉。上既面受以芟摭之要，复赐之坐，设筵以宴亨之。酒半酣，命赋《严冬如春暖》诗。同虚与郑仲修次第成，跼奏上前。龙颇大悦，且亲御翰墨，成长句一首。……同虚聚为卷轴，以濂侍上左右，亲睹其事，来征序于首简。”

作《皇太子与高丽王书》。

见《銮坡前集》卷一（P339）。书云：“王处海东，称藩奉贡于朝廷五年于兹矣。……”按：查《明史·太祖本纪》，高丽于洪武二年（1369）入贡。

作《故松阳周府君（绍祖）阡表》。

见《銮坡后集》卷五（P666）

作《故秦母夫人金氏墓志铭》。

见《銮坡后集》卷六（P689）。监察御史秦文纲请铭。

或是年作《金溪孔子庙学碑》。

见《翰苑续集》卷一（P789）。

或是年作《天界善世禅寺第四代觉原禅师遗衣塔铭》。

见《翰苑续集》卷五（P858）

作《故民匠提举司知事许府君（嗣宗）墓志铭》。

见《銮坡后集》卷七（P701）。

作《故天台朱府君（嗣寿）霞坞阡表》。

见《銮坡后集》卷八（P736）。

作《故文明海慧法师塔铭》。

见《銮坡后集》卷十（P770）。

是年前后作《故中顺大夫北平等处提刑按察司副使吴府君（彤）墓志铭》。

见《翰苑续集》卷一（P797）。

作《送邓贯道还云阳序》。

见《翰苑续集》卷二（P813）。

作《敕赐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淮安侯华君神道碑铭》。

见《翰苑续集》卷六（P887）。

是年前后作《守斋类稿序》。

见《翰苑续集》卷八（P917）。应太子正字桂彦良（德偁）之请而作。按：桂

彦良于洪武六年授太子正字。

是年前后作《师古斋箴》。

见《翰苑续集》卷八（P922）。为弟子陈子晟作。

是年前后作《故庐陵张府君光远甫墓碣铭》。

见《翰苑续集》卷八（P914）。应弟子张唯之求而作。

《元史》卷一百三十七《桂彦良传》：“时选国子生蒋学等为给事中，举人张唯等为编修，肄业文华堂。命彦良及宋濂、孔克表为之师。”按：桂彦良时为太子正字。桂彦良于洪武六年授太子正字。

或于是年作《故怀远将军高昌卫同知指挥使事和赏公坟记》。

见《翰苑续集》卷八（P929）。

作《端木府君（复初）墓铭》。

见《翰苑别集》卷五（P1046）。

或是年作《仁和圆应庵记》。

见《翰苑别集》卷五（P1051）。

作《赠简中要师游右偈序》。

见《翰苑别集》卷七（P1080）。日本僧范堂仪求序。

约是年作《日本建长禅寺古先原禅师道行碑》。

见《翰苑别集》卷十（P1131）。日本僧范堂仪求铭。

约是年作《赠令仪藏主序》。

见《翰苑别集》卷八（P1097）。日本僧范堂仪求序。

作《凤阳单氏先茔碑铭》。

见《翰苑别集》卷九（P1115）。

秋某月日，侍朱元璋于升武楼，荐郭传之才。未几，朱元璋命宋濂进郭传之文。

《芝园前集》卷二（P1181）《郭考功文集序》：“洪武七年秋，濂侍皇上升武楼，赐坐其侧，从容问曰：‘天下虽定，朕犹垂意宿学之士，卿能知其人乎？’濂对曰：‘会稽有郭传者，其字为文远，寄迹释氏法中。其学有渊源，其文雄贍新丽，而精魄煌煌；其论议崇砮，皆根乎六经，波澜相推，若不知其所穷，诚一代奇才也。’上颌之。未几，复召濂谓曰：‘郭传之文，卿可持至，朕将亲览焉。’时文远偶以文一卷来贐，因即以进。上览已，笑曰：‘诚如卿言。’”

明太祖洪武八年 乙卯（1375） 66岁

春，宋濂子宋璚遣二孙来省亲，夫人贾专病愈。宋濂命宋璚还故里，在朝群公大夫士咸赋诗饯璚。刘基作《送宋仲珩还金华序（并诗）》。张孟兼作《题宋仲珩归省卷后》。

刘基序及诗云：“《易》不云乎：‘有子，考无咎。’庚子之岁，予与金华宋先生俱来京师，时上渡江未久，浙东方归附。先生与予及予同乡叶景渊、章三益同居孔子庙学，惟日相与谈笑，虽俱不念家，而予三人者亦皆不能无芥于心。惟先生泰然耳，日与文彦士相从游不倦，人咸异焉。时先生有子二人，长曰璚，

字仲圭；次曰速，字仲珩。皆克家。盖夙以家事付二子久矣，故先生得以优游，授道于浦江郑氏之义门，至今又十有五年矣。去年秋七月，予自家重赴京，先生时为翰林侍读学士，执手相盼睐，喜溢眉目。先生长予一岁，予须发已白过大半，齿落什三四，左手顽不掉，耳聩，足蹇蹇不能趋，而先生鬓须黝黑，唇齿朱贝，颜握丹，步履坦坦，不落朝班后。晨起戴星入国史馆，握笔写细字如青蝇头，日数千，且仆仆走承召命。暮归作诗文四、五，少不下二、三。先生素儒，家无嬴僮仆。在京寓旧城，去公馆弥十有五里，惟次子璲偕一驺者从，夫人又病在寓，璲来往省视父母，且奉母粥药，不逢朝夕。今年春，长子瓚遣二孙自金华来，夫人病亦愈，于是先生以事命璲暂还故里，而在朝群公大夫士咸赋诗饯璲，望其即还。则璲之能善事其父执，善交其朋友者可见。呜呼！若先生可谓有子无咎者矣！宜其老而愈康且乐也。璲又工楷、篆、隶、草书，赋诗属文，皆足以继承家业。故于其行，序以送之，且继以诗曰：条风东来，灵雨从之。之子于迈，何以送之？灵雨濛濛，沾彼原隰。送子于郊，为子仁立。有鸣者鸠，在彼苞桑。习习其风，载吹我裳。维桐之华，亦炫于野。悠悠行子，亦驻其马。维水东流，维日西驰。眷言顾之，靡靡其思。维日西驰，载昏载朝。维水东流，以汐以潮。芄芃者麦，维其黄矣。心之思矣，维其长矣。赠予以诗，酌子以酒。晤言何其？伊途匪久。”

按：宋濂、刘基等于至正二十年（1360）应召至南京，“至今又十有五年矣”，故以系。

张孟兼题识见《潜溪录》卷六（P2643）。题云：“予友宋仲珩，执丈太史公之仲子也。性敏学博，自少工书法。侍太史于京师，会建奉天殿，禁中有诏征书额，时予备官仪曹，即以仲珩名闻，俾谨书之，而尚书扬公以进。既称旨，遂问其父子之贤已。仲珩被敕，草古诗若干首，上览之称誉有加焉。皇太子暨晋王亦知仲珩之能书，时出杂篇章令写之。于戏！以仲珩之妙年，擅当代能书之名，上彻天聘，玉音之所奖予，其为荣遇，可谓千载一日，犹祥麟威凤出际盛时，莫不争先快睹。荣美爵禄，见宠被于身，盖无疑矣。今仲珩奉太史公命归省丘墓，中朝士大夫咸赋持送之。前御史中丞刘公与序其篇端，予既赋诗，复书此卷末，与之辞别，庶几乡邦俊彦有见者，尚富以仲珩而加勉哉！”

正月四日，《洪武圣政记》成，作《洪武圣政记序》。

见《翰苑续集》卷十（P957）。据是序，是书分上下二卷，凡七类。

正月六日，朱元璋与宋濂论用人之道。

《明太祖实录》：“（洪武八年春正月）丙寅，上与学士宋濂等论用人，上曰：‘人才不可一概而论，贤能之士或有隐于老佛、卜筮、负败者，顾在上者能拔用之，何如耳？若近代官人，必举世族，则有志者不得上达，多矣。’濂对曰：‘诚如圣谕，昨有僧名传者，能勤于学，以所为文求益于臣，观其文，甚有可取，此其才或有可用者。’上既命濂取其文观之，喜，自为文论之。

宋濂弟子刘刚请刘基编选《宋学士文粹》十卷刊行。刘基又为此书作序。

《潜溪录》卷四（P2504）。序云：“太史公宋濂先生，金华潜溪人也，其字为景濂。五岁能诗，九岁善属文，当时号为神童。若经，若史，若子、集，无不遍览，辄能记忆。年未弱冠，文名播于遐迩。至正中，词林群公奏为国史编修，力辞不起。大明皇帝定鼎建业，丞相李韩公以名闻，即日遣使者奉书币聘致之，俾提举江南儒学，授皇太子经，擢居记注之职。会有诏纂修《元史》，东南名

士，一时皆集，复命充总裁官。书成，入翰林为学士。海内求文者，项背相望，碑版之镌，照耀乎四方。高丽、日本、安南之使，每朝贡京师，皆问安否。且以重价购其《潜溪集》以归，至有重刻以为楷式者。儒林清议，僉谓开国词臣，当推为文章之首，诚无闲言也。先生之著述，多至百馀卷，虽入梓者已久，其门人刘刚复请基撮其精深，别成一编，庶几便于诵习，且征言序之。昔者楚国大司徒欧阳文公玄赞公之文曰：‘先生天分至高，极天下之书，无不尽读，以其所蕴，大肆厥辞。其气韵沉雄，如淮阴出师，百战百胜，志不少慑；其神思飘逸，如列子御风，飘然褰举，不沾尘土；其词调清雅，如殷卣周彝，龙纹漫灭，古意独存；其态度多变，如晴霁终南，众皴前陈，应接不暇；非才具众长，识迈千古，安能与于此！’呜呼！文公之言，至矣！尽矣！设使基有所品评，其能加毫末于是哉？今用备抄冠于篇端，而并系先生出处之大略，使读者有所考焉。先生赴召时，基与丽水叶公琛、龙泉章君溢实同行。叶君出知南昌府以歿；章君官至御史中丞，亦以寿终；今幸存者，惟基与先生耳。然皆颓然，日就衰朽，尚可拂刚之所请而不加之意乎？虽然，先生之文，其传世决矣，基亦何能与力于其间哉！《文粹》十卷，而诗居其一云。”

二月，作《故泰和州学正刘府君墓志铭》。

见《翰苑续集》卷一（P794）。

二月，作《凤山金氏宗谱序》。

见《馀集辑补》（2245）。据文末年款系。

二月二日，朱元璋召宋濂问刘基何日还乡？病势如何？宋濂具实以对。旋赐御制文集一部，为继李善长、胡惟庸后第三人得此御制文集。翌日，作《恭题御赐文集后》。

见《翰苑别集》（P990）。题云：“洪武八年，岁次乙卯，春三月壬辰，皇帝御乾清宫，召臣至，问前御史中丞刘基何日成行。臣以翌日对。继问病势不革否？还可自力至家否？巨复具以闻。时基有霜露之疾，上悯其为开国旧勋，特降手勅，今起居住郭传宣示之，俾还山以便侍养。然圣衷犹念之弗置，于是延臣扣其详。语毕，上步出宫门，臣从后至丹墀。上忽顾内史张渊曰：‘汝往取新刊文集一部，赐学士宋濂。’臣谨叩头谢。渊引臣至典礼纪察司，与司副李彬言，纪臣氏名于籍，始颁受焉。盖文集系御制，凡三帙。入梓虽讫，尚秘藏禁中。当时受赐者，唯太师李韩公善长，中书右丞相胡惟庸，与臣为三人。故内臣致谨之如是也。……是月三日癸巳午时，具官臣宋濂盥手谨记。”

按：洪武八年三月无干支“壬辰”、“癸巳”，故“三月”为“二月”之误。

三月十八日，作《洪武正韵序》。

见《翰苑续集》卷二（P815）。

三月二十八日，《洪武正韵》书成，诏刊行之。宋濂作《洪武正韵序》。

见《翰苑续集》卷二（P815）。序云：“恭惟皇上，稽古右文，万几之暇，亲阅韵书，见其比类失偏，声音乖舛，召词臣谕之曰：‘韵学起于江左，殊失正音。有独用当并为通用者，如东冬、清青之类，亦有一韵当析为二韵，如虞模、麻遮之属。如斯之类，不可枚举。卿等当广询通音韵者，重刊定之。’于是翰林侍讲学士臣乐韶凤、臣宋濂、待制臣王僎、修撰臣李叔允、编修臣朱右、臣赵埏、臣朱廉、典簿臣瞿庄、臣邹孟达、典籍臣答禄与权、臣孙蕢，钦遵明诏，研精覃思，壹以中原雅音为定。复恐拘于方言，无以达于上下，质正于左御史

大夫臣汪广洋、右御史大夫臣陈宁、御史中丞臣刘基、湖广行省参知政事臣陶凯，凡六誉稿，始克成编。其音谐韵协者并入之，否则析之，义同字同而两见者合之，旧避宋讳不收者补之，注释则一依毛晃父子之旧。勒成一十六卷，计七十六韵，共七十万言。书奏，赐名曰《洪武正韵》，敕臣为之序。”

《明太祖实录》：“（洪武八年三月）戊子，是月《洪武正韵》成，初上以旧韵起于江左，多失正音，乃命翰林侍讲学士乐韶凤与诸廷臣以中原雅音校正之，至是书成，赐名《洪武正韵》，诏刊行之。”

四月，刘基卒。

四月十五日，作《郑氏联壁集序》。

见《翰苑续集》卷二（P817）。据文末年款系。

五月十六日，作《韵府群玉后题》。

见《翰苑别集》卷（P1097）。

五月十八日，朱元璋召宋濂等词臣观巨桃核。作《奉制撰蟠桃核赋有序》

见《壑坡后集》卷一（P579）。序云：“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上御端门，召翰林词臣，出示巨桃半核，盖元内库所藏物也。”

七月，作《日本梦窗正宗济国师碑铭》。

见《翰苑别集》卷三（P1010）。

八月七日，朱元璋令群臣赋《秋水歌》，尔后赐觞。强使宋濂饮醉，赋《醉学士歌》，以示君臣同乐。又令群臣同赋。华克勤、方征、宋善、林温、桂彦良、王连、张唯等同侍。九月一日，宋濂作《恭跋御赐诗后》。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上尝与先生饮，先生素不胜杯勺，举觞即辞。上强之，至三觞，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欢笑，亲御翰墨，赋《楚辞》一章以赐，仍命侍臣咸赋《醉学士歌》，且曰：‘俾后世知君臣同乐若此也。’”

《潜溪录》卷一（P2290）《又赐醉赞善大夫宋濂歌》：“西风飒飒兮金张，特会儒臣兮举觞。目苍柳兮袅娜，阅澄江兮水洋洋。为斯悦而再酌，弄清波兮水光。玉海盈而馨透，泛琼斚兮银浆。宋生微饮兮早醉，忽周旋步兮踉跄，美秋景之乐，但有益于被兮何伤！洪武八年八月七日。”

《翰苑别集》（P1020）《恭跋御赐诗后》：“臣闻名自古人君有盛德大业者，其积虑深长而谄谀悠久，必日与文学法从之臣论道而经邦。常情意洽乎之时，或相与庚歌，或褒以诗章，或燕之内殿，君臣之间实同鱼水，非直以为观美，所以礼贤俊。示宠恩而昭四方也。有如唐之文皇，宋之太宗，其事书诸简编者，可以见之矣。皇明纪号洪武之八年秋八月甲午，皇上览川流之不息，水容澄爽，油然而感于宸衷，陋尹程《秋水赋》言不契道，乃亲更为之。赋成，召禁林群臣观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赋以进。’臣率同列研精覃思，铺叙成章，谒东皇阁次第投献。上皆亲览焉，复置品评于其间。已而，赐坐，敕太官进天厨奇珍，内臣行觞。觞已，上顾臣曰：‘卿何不尽饮？’臣出跪奏曰：‘臣荷陛下圣慈，赐臣以醇酎。敢不如诏？第臣年衰迈，恐不胜杯酌，志不摄气，或汙于礼度，无以上承宠光尔。’上曰：‘卿姑试之。’臣即席而饮。将彻，上复顾臣曰：‘卿更宜酹一觞。’臣再起固辞。上曰：‘一觞岂解醉人乎？卒饮之。’臣举觞至口端，又复瑟缩者三。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为？’臣对曰：‘天

威咫尺间，不敢重有所读。’勉强一吸至尽。上大悦。臣颜面变赭，顿觉精神遐漂，若行浮云中。上复笑曰：‘宜自述一诗，朕亦与卿赋醉歌。’二奉御捧黄绫案进，上挥翰如飞，须臾成楚辞一章。臣既醉，下笔倾欬，字不成行列。甫缀五韵，上遽召臣至，命编修官臣右重书以遗臣，遂谕臣曰：‘卿藏之，以示子孙，非惟见朕宠爱卿，亦可见一时君臣道合，共乐太平之盛也。’臣行五拜礼，叩首以谢。上更勅给事中臣善等赋《醉学士歌》。”

《礼贤录》：“上与宋濂饮，濂素不胜杯酌，举觞即辞。上强之至三觞，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欢笑，御翰墨，赋楚辞一章以赐，仍命侍臣咸赋《醉学士歌》且曰：“俾后世知朕君臣同乐若此也。”

华克勤《应制赋醉学士歌》见《潜溪录》卷五（P2604）。歌云：“内厨官酒葡萄绿，黄帕擎来气芬郁。词林老臣被宠光，拜捧瑶卮形局缩。况当天威咫尺间，春红顿觉生酡颜。醉来不知乌帽侧，犹解披腹呈琅玕。近来应制成文轴，对扬字字皆珠王。虽然白发披两肩，蝇头细字还能读。圣皇卹恩最优，几回锡燕瑶池秋。从容共乐有如此，未让十八学士登瀛洲。李白当年饮一斗，下笔玉堂皆袖手。才华何必分先后，竹帛垂名同不朽。”

方征《应制赋醉学士歌》见《潜溪录》卷五（P2604）。歌云：“词人献赋蓬莱官，御前赐宴春融融。驼峰奇味出翠釜，玉瓶泻酒玻璃钟。青毡赐坐列左右，三爵不识貌益恭。金华仙伯年最耄，鹤发垂领明方瞳。中官宣劝令再酌，陡觉眼缬添新红。天颜回顾微发笑，亲御翰墨挥蛟龙。宝章既成自天降，日月照耀光瞳眈。老臣再拜重感激，一心报国惟公忠。踉跄步出阙门去，皎皎月上龙楼东。史臣彤管会当纪，明良自古欣相逢。”

宋善《应制赋醉学士歌》见《潜溪录》卷五（P2605）。歌云：“御炉冉冉香烟起，殿阁氤氲五云里。圣主万几有清暇，特诏文人赋秋水。赋成奏献天颜欢，敕令光禄行金盘。珍羞罗列水陆具，黄封满酌须令乾。玉堂学士金华客，白发萧骚双颜赤。酒酣作赋气豪雄，藻思清新更飘逸。老眼朦胧醉不开，犹能拜舞趋瑶堦。人生际遇有如此，绝胜莲烛夜半从天回。”

林温《续赋醉学士歌》见《潜溪录》卷五（P2605）。歌云：“六龙南飞海宇一，武功告成重儒术。九天空阙五云深，羽扇鸾旗乘輿出。黄阁秋高风日凉，西奎东壁昭文章。圣明天子万几暇，诏许儒士承清光。内官传宣走络绎，乌帽联翩坐前席。大官赐饌荐珍羞，光禄行觞泻琼液。玉堂学士金华仙，醉酒拜舞君王前。天颜喜动笑模写，挥洒宸翰如云烟。臣濂再拜喜欲颤，臣有丹心赤如面。臣心忠赤臣独知，臣面赭红人共见。前绡后轼夸翰林，臣濂宠光冠古今。愿持归家遗子孙，百岁相传同此心。”

桂彦良《续赋醉学士歌》见《潜溪录》卷五（P2606）。歌云：“金华学士青云客，气吐虹霓成五色。才超艺苑逼古人，名动京师播殊域。天高气爽秋澄鲜，圣主眷遇开琼筵。敕令赐饮共为乐，不减风流李谪仙。初筵秩秩未三爵，老臣已不胜杯杓。头昏目眩步踉跄，春风满座霞光驳。龙颜一笑催赋诗，殿前醉墨犹淋漓。乃知貌醉心不醉，醉中自有神扶持。亲题宸翰写醉态，滂沛鸿恩惊绝代。明良际会古所罕，学士荣光焕千载。丈夫读书多苦辛，恨不感遇乘风云。况当混一太平日，大明下照皆阳春。长歌请赞醉学士，自古如公能几人？”

王连《续赋醉学士歌》见《潜溪录》卷五（P2607）。歌云：“金风撼撼吹琼筵，宝鼎裊裊熏龙涎。光禄传杯玛瑙寒，珍羞奇味双玉盘。圣主九重动颜色，青钱

学士金门客。胸中耿耿罗星辰，气隐虹霓鬓霜白。一饮再饮须尽觞，身躯欹侧目茫洋。渐觉红光生两颊，晚霞烂烂明春雪。酒酣作赋枫陛前，挥毫藻思如流泉。归来天街踏明月，回望祥云满金阙。”

张唯《续赋醉学士歌》见《潜溪录》卷五（P2605）。歌云：“天门白日悬高秋，五云照耀三神洲。群贤列坐紫清上，凤回玉辇瞻宸旒。翰林供奉紫绮裘，佩以明月珊瑚钩。殿前奏赋冲斗牛，胸藏七泽吞九州，浩气直上青天流。七宝珍床九华殿，大笑三时走飞电。金盘犀箸行八珍，大官敕赐瑶池宴。中使频飞双巨罗，葡萄夜泛黄金波。闪烁龙光照肝胆，春红散作朱颜酡。天香两袖官袍碧，头上乌纱渐欹侧。玉山兀兀凉风摇，银海茫茫雪花白。重瞳一顾天为低，奎章翰苑光陆离。群仙起和紫芝曲，琅玕琼玖皆生辉。请以宝函秘流彩，万古清风洒云海。酒酣拜舞玉阶前，千载君臣庆良会。”

十一月，游涂山、荆山，作《游涂荆二山记》、《琅琊山游记》。作诗《扈从至滁阳登琅琊山》、《扈从至清流关》、《登岱》。

见《翰苑别集》卷六（P1062）《琅琊山游记》：“洪武八年十有一月壬子，皇上以皇太子暨诸王久处宫掖，无以发舒精神，命西幸中都，沿道校猎以讲武事。濂实奉诏扈从。十有二月戊午，次滁州驿。濂进启曰：‘臣闻琅琊山在州西南十里，晋元帝潜龙之地。帝尝封琅琊王，山因以名。颇闻秀丽伟拔，为淮东奇观，愿一游焉而未能也，敢请。’皇太子欢然可之，即约四长史同行。秦王府则林伯恭，晋王府则朱伯贤，楚王府则朱伯清，靖江王府则越伯友。”

《芝园后集》卷四（P1391）《游涂荆二山记》：“濂既游琅琊山，起行至池河驿，适邮卒递内使监公牒至，及开缄，中藏《濠梁古迹》三卷，宸翰亲题其外，令濂搜访与青宫言之。濂因启曰：‘临濠古迹，唯涂荆二山最着。按图经：涂山在昔钟离县西九十五里，荆山亦在县西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联属，而淮水绕荆山之背，神禹凿开，使水流二山间，其疏凿之踪故在，人思其功，迄今弗能忘。’青宫曰：‘至中都当共往游焉。余将渡淮，狩于王庄。先生宜沂流而上，届今怀远县治以俟。’濂奉教行，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己卯发舟，庚午日曛，始泊县西门，而青宫已驻蹕于门东五里矣。辛未，濂上谒，青宫喜甚，下令以壬申游二山。濂至期约怀远文学掾王景彰宿舟中，黎明棹舟至涂山足，曳杖入山。……久俟鹤驾下来，忽使者至云：‘扈从士马多，无桥可以渡河，青宫不复至矣。’言未既，但见旌旗如锦绣摇曳上荆山矣。濂亦下山麓，入鲛庙，见所题神号鄙俚，弃而不睨，出读祖无择所赋歌，京口孙临为书碑，盖无择谪守寿春，过此而作也。复北经县治，折而东行约三里所，至荆山。……同游者盖太子正字桂彦良、晋府长史朱伯清、吴府伴读王致远及景彰云。后一月某日记。”

诗见《馥集辑补》P2221、P2222。第一首云：“承恩扈蹕幸中京，侍从銮舆老亦荣。彩结千门迎左纛，帆飞万轴引前旌。琅琊山近浮龙气，六一泉清泻玉声。宸翰喜观新制作，南熏调古和难成。”第二首云：“临滁御幄觐清光，绍赐天闲骏骝骧。圣主时巡行舜典，从臣词翰愧欧阳。尘收辇路三更雨，花旂旂百和香。一向清流关上望，中都郁郁瑞云黄。”第三首云：“嵒峤泰岳拄苍穹，万壑千岩一径通。象纬平临青帝观，云光长绕碧霞宫。凌晨云漫天涯白，子夜晴播海日红。玉露金茎应咫尺，举头霄汉思偏雄。”

《明太祖实录》：“（洪武八年冬十月）壬子，上命皇太子秦王、晋王、楚王、靖江王出游中都，以讲武事。诏太子赞善大夫宋濂、秦府长史林温、晋府长史

朱右、楚府长史朱廉、靖江王长史赵垕等从。既行，上阅地书，得《濠梁古迹》一卷，命内臣驰驿以赐东宫，且题其外，令濂询访，随处言之。皇太子至池河驿，得上所赐书，大喜，以示濂。濂因启曰：‘临濠古迹，惟涂、荆二山最著，涂山在昔钟离县西九十五里，荆山亦在县西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联属，而淮水绕荆山之阴。神禹凿之，水始流二山间，民获免。阻修之间，禹之功也。十一月壬申，皇太子既过中都，乃往游焉。命濂撰文记之，其他古迹濂历历举之，因事进说，甚有规益。事毕，遂还京师。’

十月六日，作《寄和右丞温迪罕诗卷》。

见《翰苑别集》卷三（1001）

十一月，贝琼作《潜溪前后续别四集序》。

《潜溪录》卷四（P2501）。序云：“翰林侍讲学士金华宋公景濂，自少以文雄一时，人不远数千里求之，殆遍于中国四夷矣。其居青萝山所作者曰《潜溪集》，其在朝所作者曰《翰苑集》。《潜溪集》凡若干卷，故翰林承旨欧阳文公为之序。而《翰苑集》复萃记、序、碑铭、表传、杂说，釐为前、后、续、别四集云。予尝读而好之，浩乎莫穷其所至，乃抚卷而叹曰：文章经国之要也，岂直一艺而已哉？而与时升降，其变不一。在唐则宗昌黎韩子，在宋则宗庐陵欧阳子。韩子之文祖于孟子，而欧阳子又祖于韩子，皆所谓杰出于千百者也。元初，姚文公以许氏之学振于北方，下至天历至正间，又有蜀虞文靖公、金华黄文献公，亦若韩子之在唐、欧阳子之在宋矣。然文靖公之放言极论，纵横无穷，其气焰莫敢迫；而文献公之不失准绳，卑不可隆，而高不可抑也。大抵先秦两汉以来，圣人之经汨于诸子，道固晦而未明也，故各骋异同之说，以夸耀一世，恒病其驳而不纯。及宋周、程诸子，大发其闕，是非邪正，奚翅黑白之形？而后之立言者，由是求合于道，亦既无弊矣。又惜蓄之无源，而徒剽窃陈腐，支离蔓衍之为工，孰知其去古远而益抗？不亦悲夫！公自五经子史靡不通究，其造理也精，其考事也博，故发之于文章，悉铲近习之陋，学者翕然宗之。国朝龙兴，遂以布衣登侍从之选历十馀年，凡大制作，大号令，修饰润色，莫不曲尽其体，实与虞、黄二公相后先已。虽然，虞、黄二公属重熙累洽，所以黼黻一代之盛者为易，今国家肇造之时，将昭武功而宣文德，以新四大之观听，使知大明之超轶三五，岂不为难乎？呜呼，正声劲气，充塞宇宙，星辰河汉，山川草木，风雨雷电，鬼神变化，龙跳虎跃，虽极瑰诡奇绝之观，恶足以喻其巧邪？昔公之总修《元史》也，予获预编纂之列，熟其议论，观其仪矩，非一日矣。故知公为深而望公为重，辄为之说如此，尚俟知言于后，而非谀其所好云。洪武八年，岁在乙卯冬十一月，将仕佐郎国子监助教清江贝琼序。”

按：是序亦载文澜阁四库全书本贝琼《清溪文集》卷二十八，题为《潜溪先生宋公文集序》，文末无年款。

十一月十五日，在凤阳观新铸大钟。作《凤阳府新铸大钟颂》。

见《芝园前集》卷四（P1216）。文云：“侯既受诏，遣使者至富春山中征金工何成，谕以大于明命。……筮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己巳莅事。厥明，侯具法服，以牛一羊一豕一祝告先冶之神。……越二日辛未乃发。复取牲血涂其罅隙，以厌除不祥。钟高十六尺有五寸，厚六寸，径十尺有五寸，围三十四尺五寸有奇，……于是营构层台，副以簏虞，聚千夫之力，曳鉅絙而登之，一杵之撞，隐隐阊阊，雷旋霆奔，震撼大虚，遐迩闻者，靡不耸愕。会濂扈从青宫殿幸凤

阳，亲观盛美，侯遂请濂为之颂。”

十二月，宋濂父宋文昭赠中顺大夫、礼部侍郎，母陈氏赠德人。

《潜溪录》卷一《封赠诰》（P2284）：“奉天承运，皇帝制曰：人臣为国家之用，能以功自著者，必因其前人积德所至。考诰常典，追赠为宜。翰林侍讲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太子赞善大夫宋濂父文昭，今赠以中顺大夫、礼部侍郎，尚灵爽之有知，其钦承于永久！洪武八年十二月 日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人臣有禄位者，皆由其前人之积善，故于封典，亦必推原以及之也。翰林侍讲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太子赞善大夫宋濂母陈氏，今封为德人。”

《礼贤录》：“上尝曰：朕以布衣为天子，卿亦起草莱，列侍从为开国文臣之首，俾世世与国同休，不亦美乎？既而致仕，乃加赠其二代考妣官，封词皆上所亲制，天下荣之。”

是年，刑部主事上书万余言，言多忤触，朱元璋大怒，召太素面诘，杖于朝。宋濂以言开导，颇有悔意。

《明史》宋濂本传：“主事茹太素上书万余言。帝怒，问廷臣。或指其书曰：‘此不敬，此诽谤非法。’问濂，对曰：‘彼尽忠于陛下耳，陛下方开言路，恶可深罪。’既而帝览其书，有足采者。悉召廷臣诘责，因呼濂字曰：‘微景濂几误罪言者。’

《明史》卷一百三十七《茹太素传》：“七年五月，召为刑部侍郎，上言：……言多忤触，帝怒，召太素面诘，杖于朝。次夕，复于宫中令人诵之，得其可行者四事，慨然曰：‘为君难，为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于情事，文词太多，便至焚听。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因令中书定奏对式，俾陈得失者无繁文。摘太素疏中可行者下所司，帝自序其首，颁示中外。”

作《故金母翟氏夫人墓志铭》。

见《翰苑别集》卷二（P976）。

作《莆阳王德晖先生文集序》。

见《翰苑别集》卷二（P987）。给事中王寅（敬伯）求序。

作《住持净慈禅寺孤峰德公（明德）塔铭》。

见《翰苑别集》卷十（P1135）。

约是年作《题新修李邕侯传》。

见《翰苑别集》卷三（P1002）。

作《元故文林郎同知重庆路泸州事罗君（文节）墓志铭》。

见《奎坡后集》卷十（P765）。

作《题魏教授所受咸淳诰命后》。

见《翰苑续集》卷一（P790）。

作《元故延平路总管项君（禄孙）墓志铭》。

见《翰苑续集》卷四（P854）。

作《元故婺州路儒学教授季公（仁寿）墓铭》。

见《翰苑续集》卷六（P896）。晋府典仪刘彬求铭。

约是年作《抱甕子传》。

见《翰苑续集》卷二（P822）。此传为晋府典仪刘彬（宗文）作。刘彬，濂友刘演（浩卿）子。

作《元故孝友祝公荣甫（大昌）墓表》。

见《黄溥刻辑补》（P1990）。

或是年作《故陈府君（廷臣）墓志铭》。

见《翰苑别集》卷十（P1138）。靖江王府伴读陈发求铭。

作《题天台陈献肃公行状后》。

见《郑济刻辑补》（P1881）。宋濂过濠梁时，天台王公远征题。

作《故永丰刘府君（庚金）墓志铭》。

见《翰苑别集》卷三（P996）。起居注刘宜正求铭。

作《故封承事郎给事中王府君（公穀）墓版文》。

见《翰苑别集》卷五（P1037）。山西御史王寅求文。

作《徐贞妇郑氏传》。

见《翰苑别集》卷五（P1041）。

明太祖洪武九年 丙辰（1376） 67岁

正月十日，命宋濂、朱右等定王国所用礼。

《明太祖实录》：“（洪武九年正月）乙丑，享太庙，命翰林院学士宋濂、王府长史朱右等定义王国所用礼。濂等奏：‘王初之国所过州县，文武官迎接，便服，行四拜礼。王至国，冕服，国内文武官朝服，行八拜礼迎接。诏赦，王冕服，文武官朝服……’”

正月十五日，作《叶夷仲文集序》。

见《翰苑别集》卷四（P1028）。

正月十八日，作《送许存礼赴北平教授任序》、《跋樗散生传后》。

见《翰苑别集》卷四（P1026）、卷六（P1061）。

二月，充会试同考官。作《会试纪录题辞》。

见《銮坡前集》卷六（P464）。

三月，作《跋日本僧汝霖文稿后》。

见《翰苑别集》卷七（P1073）。

五月五日，朱元璋与宋濂论用才之道。

《明太祖实录》：“（洪武九年五月）戊午，上御天门，谓翰林侍读学士宋濂等曰：‘自古有国家者未有不资贤才而能独理也，秦之时，张良、陈平、韩信皆

居隐约，汉高祖卒用以成帝业。朕初定天下，即延揽群才，相与图治，皆因其器而任使之，今山林岩穴岂无超群拔众之才，欲致而用之，其道何由？’濂对曰：‘取士莫善于乡举里选，用人莫善于因能任官，任官莫善于久居不迁，古有是论，而陛下行之，得才之效，无过此矣。’上善其言。”

五月十日，晋王妃谢氏薨，宋濂等奉旨议丧服之制。

《明太祖实录》：“（洪武九年五月）癸亥，晋王妃谢氏薨，命礼部、翰林院议丧服之制，翰林侍讲学士宋濂等议曰：‘按唐制，皇帝为皇妃等举哀，临丧素服。举哀毕，常服。宋制：皇帝为皇亲举哀，素纱幘头，白罗衫，黑银带。今参酌唐宋之制，皇帝及中宫服大功，诸妃皆服小功，南昌王妃服大功，东宫亲王宫主皆服小功，……’”

五月十二日，朱元璋命宋濂考丧期是否当废郊社之礼。

《明太祖实录》：“（洪武九年五月）乙丑，将有事于方丘，适晋王妃之丧，上命翰林侍讲学士宋濂考古制以闻。濂对曰：‘按王制丧，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越绋而行事。《丧服传》云：‘宫中有丧，三月不举祭，既葬而祭。’宋真宗时，有内丧，太常礼院言准礼宜祭天地、社稷。神宗时，当郊而丧未服，帝以为疑，讲读官王珪、司马光、王安石皆以为不当废。夫郊社之礼，国之大事，圣人所宜重，虽有三年之丧，亦不敢废，示有尊也。’上然而之。”

六月，除学士承旨，兼官如故。学士承旨为正三品。

《潜溪录》（P2283）《明太祖赐翰林承旨诰文》：“昔君天下者，官有德而赏有功，世之文武莫不云从。尔濂虽博通今古，惜乎临事无为，每事牵制弗决，若使尔检阅则有馀，用之于施行则甚有不足。然方今儒者，以文如卿者少，朕念卿相从久矣，特授翰林学士承旨。尔宜懋哉！洪武九年。”

又同页《明太祖赐翰林承旨诰文》：“三皇五帝之驭天下，其文武之能，君臣皆备而善焉。至于三代之临御，礼、乐、射、御、书、数，君臣尤精。继至秦汉以来，人不知古有文武史分，各为之图，故圣贤鲜矣。朕出自草莱，非兼备之才，蒙上天授命，位极两间。凡生民休息、百神祀事，尽赖文武辅导以成之，是致鬼神享而军民安又九年矣。然文者，翰林院尚未有首臣。朕于群儒中选，皆非真儒，人各虚名而已。独宋濂一人侍朕左右十有九年，虽才不兼文武，博通经史，文理幽深，可以黼黻肇造之规，宜堪承旨，弘灿明文，壮朕兴王，特敕雨中方，奉行毋滞。洪武九年月日。”

《明太祖实录》：“（洪武九年六月）丁亥，以翰林侍讲学士宋濂为翰林学士承旨，有知制诰兼赞赞如故。”

《明太祖实录》：“（洪武九年六月）癸巳，诏定中书省左右丞相、大都督府左右都督为正一品，……翰林院承旨、六部尚书、各卫指挥使、太常司卿、各道按察使、应天府尹为正三品。”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九年六月，上以先生久典制作，宣劳为多，特拜翰林学士承旨，嘉议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

某月日，宋濂孙宋慎除殿廷仪礼司序班。六月六日，宋濂子宋璲擢中书舍人。

《潜溪录》卷一《殿廷仪礼司序班敕》：“皇帝敕曰：殿廷仪礼司既定，百官之朝会、四夷之来宾，其于进见辞谢，与夫早晚常参，欲其品级无差，班行有序，

周旋进退，咸中矩规。度必立仪，礼司以掌之。而导先后，此序班之职也。当明于礼节者以任之。宋慎可授殿廷仪礼司序班，尔尚惟勤惟慎，益习容仪，斯为称职矣。尔惟懋哉！”

《明太祖实录》：“（洪武九年六月）己丑，以宋璲陶永为中书舍人，璲，翰林学士承旨濂之子。永，晋府右相凯之子也。”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上每谓先生曰：‘朕以布衣为天子，卿亦起草莱列侍从，为开国文臣之首，俾世世与国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孙官之。先生屡辞谢，不敢奉诏。至是年某月，诏征先生冢子璲之子慎，为殿廷仪礼司序班，未几复召介子璲，除中书舍人。上时休暇，辄命题试璲与慎，而戒饬之，上笑语先生曰：‘朕为卿教子孙。’先生或奏事久，稍倦，上命璲、慎共扶下殿。父子祖孙三世皆官内延，当世以为异事。”

《潜溪录》卷一《中书舍人敕》（P2285）：“皇帝敕曰：书之原由八卦来，始代结绳，经苍颉而备用博，便天下。其书也，萌大圣而茂贤能，世非此者，艰为事理，若此者，尽天地之有无，亘古今之兴废，云后先之否泰，陈三纲而立五常，代君命如亲行，使臣民见之，无不稽首鞠躬。于斯之见，书之功，岂小小哉！假如先书之天地，无知后书之天地。天地也，先书之，圣人无有，后书之圣人。圣人也，非有志之士不能成其书。所以唐宋特设中书之职，爵俊秀而集群英，以书备敕命，而昭示天下。于斯之职，不为不重，而故重之，朕法前代官如焉。今特命尔宋璲为从仕郎、中书舍人，勤政勿怠！”

六月某日，与华克勤、邹（孙）杰、阎钝等侍朱元璋于东皇阁。退后作《邹氏复姓孙氏序》。

见《翰苑别集》卷九（P1111）。序云：“洪武九年六月日，皇上御东皇阁，翰林学士臣濂、考功监令臣克勤、给事中臣杰、监察御史臣钝等皆侍。”

七月一日巳时，朱元璋赐《白马歌》。

《潜溪集》卷一（P2290）《赐学士宋濂白马歌》：“赐卿白马白雪白，马疾穿云云不隔。朝出清溪东，摇鞭来紫陌。五漏禁城边，精神常赫赫。撒鬣嘶秋风，康衢止过客。四蹄发流星，乘此无危厄。将军建大功，斯马真有益！洪武九年七月初一日巳时。”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复以先生艰于行步，特诏皇太子选良马以赐，上亲作《马歌》，复诏群臣咸作之以宠耀焉。先生益感激不自宁，常戒子孙曰：‘上德犹天地也，将何以为报？独有诚敬忠勤，略可自效万一耳。’

七月二十二日，作《恭题御书赐蕲春侯卷后》。

见《翰苑别集》卷八（P1094）。

九月一日，作《新题广韵后题》。

见《翰苑别集》卷八（P1096）。

十月，宁海方克勤（孝孺父）卒。

十月二日，监察御史劾宋濂等奏事由左门入，以为非人臣所宜，朱元璋宥之。

《明太祖实录》：“（洪武九年六月）壬子，上御午门楼，秦府右相文原吉等奏事，由左右门入，监察御史吉昌等劾之曰：‘臣伏睹阙庭之门，君臣各有所由

之路，所以别上下、正名分也，今月二日，上御丹阙，秦府右相文原吉、燕府长史朱复、楚府长史朱濂、靖江府长史赵坝、翰林承旨宋濂、编修傅藻诣阙奏事，偕行左门，于礼非人臣所宜，下法司，诏皆宥之。”

十一月二日，作《恭喜题幽风图后》

见《翰苑别集》卷九（P1124）。

十一月，有致政之诏。朱元璋令宋濂徐徐行。赠宋濂父为嘉议大夫，礼部尚书，祖父为亚中大夫，太常少卿，祖母金氏、母陈氏，妻为淑人。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上以先生年且至，不可烦以事，十一月有致政之诏，乃加赠先生之父侍郎为嘉议大夫，礼部尚书，母德人为淑人，祖德政赠亚中大夫、太常少卿，祖妣金氏赠淑人，夫人贾氏封亦如之。先生及二代诰辞皆上所亲制，天下荣之。诰辞中称先生‘德量之弘如千顷波，澄之不清，挠之不浊’。人以为上知人之明云。先生行既有期，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时复来见朕乎？幸相待数日，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月。”

《潜溪录》卷六《明太祖封赠诰》（P2636）：“中书省御史台奏准诰文：昔者圣人君天下，几名臣之善，非崇一己之善，必惠及至于祖焉。尔濂学通今古，性淳而朴，实有古人之风。挠之而不怒，静之而不淆，朕观濂之性有若是焉。今者公卿等皆得祖宗封号，尔为文章之首臣，祖亦有封焉。朕赐敕中书下吏部，特封祖妣氏赠淑人；父赠嘉议大夫，礼部尚书，妣赠淑人，但名称系御制妻封淑人。

中书省御史台奏准诰文：妇人从夫而贵，是以国家之制，凡有禄位者锡封必及其内助焉。翰林学士承旨、嘉义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宋濂妻贾氏，可封淑人，尚宜尔家，益修妇道。”

十一月，作《送赵待制（倅）致仕还乡诗序》。

见《翰苑别集》卷十（P1139）。

某月，朱元璋赐宋濂黄马，华克勤、虞泰、王佐、孙杰等作《应制赋赐宋承旨黄马歌》。

见《潜溪录》卷五（P2608）。华克勤诗云：黄马大宛种，身小骨不凡。天子受其骏，养在十二闲。敕赐词林老承旨，太仆牵来玉墀里。霜蹄蹴踏风鬣翻，锦鞍新剪千花丽。老臣有子兼有孙，同时出入黄金门。白头趋朝戴星起，子孙扶持来谢恩。圣朝行赏不滥施，勋臣乃赐龙媒骑。儒冠一人独如此，稽古桓荣功在兹。

虞泰诗云：大明天子治天下，重译来宾抚方夏。日本之东西域西，岁岁梯航贡神马。赤骝紫燕皆权奇，龙媒岂独渥洼者。如今四海兵尘清，惠养天闲势娴雅。中间一匹驯且良，鬣尾金色双瞳方。奔腾休夸照夜白，骄嘶自是真飞黄，禁林学士老词伯，年过六十毛发苍。近臣传宣辄赐予，彤庭拜舞承龙光。宫柳垂丝拂寒早，奚官牵来锦鞍好。阿儿前携孙后扶，晚景骑向东门道。西风振鬣尘不惊，家僮却讶朝回早。

王佐诗云：圣朝天子齐唐虞，万方混一同车书。大宛西域日臣附，万马入贡皆名驹。天闲十二近宫阙，牝牡骊黄色俱别。罗帕轻笼锦作鞯，丝缰稳控金为勒。玉堂学士真老臣，日日趋朝侍紫宸。承恩特赐飞黄马，骑出能衢不动尘。飞黄之精真天驷，四足腾骧若星驶。况拜亲撰御制诗，奎壁垂芒照人世，须知君恩

似海深，臣骑赤马当赤心。风云会遇有如此，彤笔宜书耀古今。

孙杰诗云：渥窪去天几万里，圣恩一视无遐迹。年年进马入帝乡，降敕奚官牧华阳。五花成群总超异，内有飞黄若龙势。振鬣一鸣凡马空，清秋飒爽惊西风。宣赐銮坡老承旨，房星夜照瀛洲里。似此殊恩古亦稀，好秉忠诚报天子。

方孝孺来谒，与其谈经，历三时乃去。

《芝园续集》卷十（P1625）《送方生还宁海并序》：“洪武丙辰，予官禁林。宁海方生孝孺过从，以文为贄，一览辄奇之。馆真左右，与其谈经，历三时乃去。”

《潜溪录》卷五方孝孺《与舒君》（P2581）：“及游京师，始出谒太史公，公一见辄曰：‘子吾徒人也。’遂送至弟子籍中。”

《潜溪录》卷五《题太史公手帖》（P2584）：“某年二十时，获见先生于翰林，遂受业于门。”

作《故宣武将军金留守卫亲军指挥使司杨公（信）圻志》。

见《翰苑别集》卷七（1085）。

作《送方生孝孺还天台诗》。

见《郑济刻辑补》（P1961）。

作《故奉训大夫金提刑按察司王府君（谦）墓志铭》。

见《翰苑别集》卷二（P991）。

作《赠承事郎工部主事刘府君（演）墓版文》。

见《翰苑别集》卷七（P1091）。

同门友吴履（德基）致仕归，宋濂戒以保身之道。

《芝园续集》卷二（P1500）《吴德基传》：“德基至京师，遂谢事归。将行，辞其友翰林学士宋濂。濂为德基交甚狎，时亦致仕将归，呼德基谓曰：‘若愿受长者教乎？’德基曰：‘唯。何以命之？’濂曰：‘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骨归，恩甚大，汝知保之之道乎？’德基谢曰：‘愿卒教之。’濂曰：‘慎毋出户，绝世吏，勿与交。吾之教子，无以加于此矣。’”

是年，书《圣教序》一册。

《石渠宝笈》卷三云：“明宋濂书《圣教序》一册。上等黄一。素笺，本行楷书。首幅款识云：‘洪武九年宋濂书。’下有景濂印一。又边贡印一。末幅有茅坤印。一册。计八幅，幅高五寸五分，广二寸有奇。御笔题籤，籤上有乾隆御笔。一玺。”

明太祖洪武十年 丁巳（1377） 68岁

正月致政，朱元璋高度评价宋濂之为人，并作诗饯之，有云：“白下开尊话别离，知君此后迹应稀。”宋濂续云：“臣身愿作衡阳雁，一度秋风一度归。”自是岁一朝焉。荐苏伯衡自代。孙蕢、桂彦良、答禄与权、黄忠、汪广洋、朱芾、史靖可、林静、释来复、释金泐等赋诗送别。初六日陛辞，十日发舟，二十七日至家，二月初三日至金华谕墓所，祭告昭宣制命。会其族人于金华故宅。二月十二日，宋濂作《致政谢恩表》、《致政谢恩笺》，遣孙宋慎至京进献。朱元璋赐诗一章并序。其伯兄宋渊（景渊）筑为善堂，胡翰、方孝孺作《宋氏为善堂记》。六月，归浦江。筑一室静轩，终日闭户纂述，人不见其面。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十年二月,先生送辞归,濒行,赐纸币文绮及御制《文集》,皇太子赠以衣三袭,上谕曰:‘朕最慎于赏予,嘉卿忠诚可贯金石,故以是赐卿。卿今年几何矣?’先生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绮,俟三十二年后作百岁衣也。’先生叩首谢,上复嘱曰:‘大江涨不可舟,卿宜循内河达家,庶几无虞。’仍俾慎护先生行。先生至家,即拜表遣慎诣阙称谢,仍上笺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国之要。上赐诏褒答,大旨谓先生忠良之臣,勋业既著,文章必传,功成身退,惟先生独全。……及致政归青萝山,辟一室曰‘静轩’,终日闭户纂述,人不见其面。戒子孙毋至城市,姻连有以郡县事为托者,皆峻谢之。或谈及时事,辄引去不与语。”

四库本《浙江通志》卷二百八十“杂记·下”引《碧里杂存》云:“宋太史濂乞归时,御制诗二句饯之云:‘白下开尊话别离,知君此后迹应稀。’濂续云:‘臣身愿作衡阳雁,一度秋风一度归。’上悦,赐白金、缗币、文绮。曰:‘与汝作百岁衣也。’自是岁一朝焉。”

《礼贤录》:“上尝廷誉濂曰:古人太上为圣,其次为贤,其次为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九年,而未有一言之伪,消人之短,宠辱不惊,始终无异,其诚君子矣乎?匪止君子,抑可谓之贤者矣。”

《芝园续集》卷六(P1575)《苏平仲文集序》:“濂以翰林承旨致政将还,天子命举可以自代者,即以平仲应。诏既至,复固辞。上亦门阅其诚,特赐文绮遣之。”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槎翁文集》卷十一《送苏平仲先生还金华序》:“洪武十年春正月,今翰林承旨宋某以请老归,既入谢,上问曰:‘今在外文学复有如卿者乎?其举以自代。’公乃举二人对,其一人则平仲也。其言曰:‘有苏伯衡者,臣乡人也。尝由国子学正擢翰林编修,虽以耳目之疾辞归,然其人博学饬行,为文词蔚贍而有法,要不可以微疾废。’上许而亟征之。”

孙蕡《钱宋承旨潜溪先生致仕归金华五首》、又《送翰林宋先生致仕归金华二十五首》见《潜溪录》卷五(P2611):“鳌峰朝日鹊声稀,内使传宣下紫薇。予告不须留秘阁,许归仍及赐春衣。恩浓玉检天书湿,人去金茎瑞气晞。况是阳和二三月,都门柳色正依依。(五首之一)

承恩初入词林日,亦得叨陪侍从班。云影九重开凤阁,天光咫尺近龙颜。彤闱侍读青春暖,彩笔题诗白日闲。此去定酬优老愿,輶轮游遍越东山。(五首之二)

保傅储皇二十春,白头归去岁华新。优贤宠渥非缘老,盖世文章不是贫。锦诰焕颁云五色,青宫喜见日重轮。悬知恋阙丹心在,长倚遥天望紫宸。(五首之三)

一自先生离禁闼,玉堂清致更无人。金莲扬彩初寒夕,燕寝凝香散暮春。著作有官惟故事,论思此道竟谁陈?青云志气惭悲梗,不觉临歧泪满巾。(五首之四)

龙门佳致接仙山,旧筑茆堂紫翠间。方外羽人霞作袂,瀛洲归客玉为颜。常时气怀京国,午夜朝真响佩环。愿祖圣朝千万寿,还随声鹤到天关。(五首之五)

海内才名五十年,圣恩荣许晚归田。金华父老如相问,曾是瀛洲第一仙。

新赐宫衣雪色如。归荣况及早春初。公卿祖帐都门外,人道风流似二疏。

二十余年侍禁闱，趋朝常早晚归迟。春坊一掬临分泪，记得垂髫受业时。
门生日日侍谈经，独向孙蕡眼尚青。几度背人焚谏草？风吹蝴蝶满中庭。
千载班扬亚六经，先生高步续芳声。高丽日本朝王使，长向仙班问姓名。
万丈文光北斗悬，清名不独域中传。东夷买得潜溪集，已向扶桑石上镌。
头白勋庸列上卿，君王岂是重文名？朝廷礼乐新寰宇，半是先生撰次成。
几逆龙鳞进治安，朝回只说圣恩宽。小儒日侍丝纶阁，不得囊中奏稿看。
令子内庭书制诰，佳孙复作序班郎。一门三代沾恩泽，更着锦衣归故乡。
事业文章满汗青，白头归去世缘轻。双溪水绕长松下，只读楞伽一卷经。
红鞋金带荔枝花，三品词林内相家。归去山中无个事，瓦瓶春水自煎茶。
盖世文章未是雄，真纯卓有古人风。赐金长是沽春酒，醉杀邻家桑苎翁。
乞与山童润笔钱，归时正及早春先。玉堂分取薇花树，种在双溪浅水边。
玉树芝兰取次成，小孙开岁亦能行。悬灯夜读元朝史，认得前编老祖名。
不用黄牛教子孙，为儒三世受君恩。却将视草堂前笔，归去题诗水竹村。
山僧野客莫相过，碑板人间刻已多。从此黄庭不须读，自开池水善群鹅。
荣归诏许老山垞，火枣交梨养性灵。秘府图书翻阅尽，却从方士借丹经。
近欲长参不语禅，水云飞尽月轮圆。惟馀一册龙门子，留与西江学者传。
后学无师误少年，在于蕡也更堪怜。联班欲上陈情表，留取先生住讲筵。
华发朱颜六袞馀，还乡犹驾輶轮车。龙江关吏如相识，应止青牛乞著书。
祖考荣封宠数优，君王亲为制词头。临流好起云章阁，高压清风八咏楼。
羽衣来自大江西，打得旌阳铁柱碑。闻道珊瑚缠乐石，碧潭清夜老龙嘶。
建业钟残禁漏稀，九重天上早朝时。玉堂清署风霜冷，常恐先生入奏迟。
凤翥龙飞御袞文，人间未见墨花新。恩荣独为词林重，亲向富门赐老臣。
晚出金闺望故乡，芙蓉峰影月苍苍。归途跨得银鞍马，原是天闲小乘黄。

桂彦良《送宋承旨致政归金华并序》见《潜溪录》卷五（P2615）。序及诗云：
“金华承旨宋公才雄学博，为上所宠任者十有九年，今以老赐归。余忝春坊正字，久资诲益，惜其去也，诗以赠之：瞻彼金华，有郁其特。下有潜溪，其流湜湜。山川炳灵，文献迭兴。曰宋景濂父，人中之英。维此潜溪，其源孔长。东流于海，演迤汪洋。维此景濂父，生溪之浒。世有积德，爰自祖父。维此祖父，潜德弗仕。乃钟秀于厥子，生此吉人。温温其恭，性敏且聪。学博以充，文粹而工，维圣天子是庸。天佑圣世，有臣明良，胥会景命维新。维此景濂父，遇我圣主。黼黻皇猷，维圣之辅。维此吉人，简在帝心。入承上旨，以奉德音。辅导东宫，缉熙圣学。朝夕从事，罔敢弗恪。轴书金匱，古史之良。司业成均，衿佩将将。有德有齿，邦家之光。扬历中外，屡阅星霜。帝嘉耆德，宠锡是绥。名扬宇内，文播外邦。追赠祖考，赫其有辉。泽及子孙，出入禁闱。昔有贤传，维汉二疏。赐金归老，以辉于乡闾。帝曰：‘卿老矣，今何独不然？罔俾二疏，专美于前。’公辞阙廷，卷卷不忍，孰承顾问，以被亲近。荐贤为国，非曰予

私。始终一节，忠信勿欺。饮饯玉堂，雨雪初霁。出祖东门，江山佳丽。银鞍紫骝，天厩之良。锦衣绮裘，煜然有光。服天子宠命，归荣于乡。公归老矣，松菊具存。有琴有书，有田有园。姻戚欢迎，宾客满门。击鲜酹酒，燕乐欣欣。寿考维祺，以训尔子孙，世无忘圣恩。”

答禄与权《送宋承旨致政归金华》（与权，洛上人。）见《潜溪录》卷五（P2616）。诗云：“金华之山，巍乎莫测，乃在牛女之墟，天池之北。自昔初平牧羊处，至今灵气钟名德。圣人立极开文明。贤佐乃有宋先生。先生读书逾万卷，雄才独擅文章名。至尊临轩时顾问，皇子传经当绣楹。汉室旧闻疏太傅，明廷今见桓五更。先生行年几七十，新春诏许还乡邑。诰词御制焕奎文，子孙簪笔当朝立。先生种德非常伦，圣明天子优老臣。从兹一往三千春，高风长与初平邻。”

黄忠作《送宋承旨致政归金华》（黄忠，会稽人。）见《潜溪录》卷五（P2616）。诗云：“几年簪绂近天颜，白发休官诏许还。先世受封沾圣泽，后昆承宠侍朝班。心同金石孤忠在，身入山林万虑闲。回首玉堂春昼静，何时重听佩珊珊？”

汪广洋《宋景濂承旨致仕还金华二首》见文澜阁本《凤池吟稿》卷七（又见《潜溪录》卷五（P2617））。其一云：“力操铅槩橐鞬，赞翊无如子独贤。璧水屡游来后学，瀛洲高步领群仙，乞归际遇明良日，近侍从容二十年。况有几孙能继武，凤皇池上羽毛鲜。”其二云：“巾车久不到潜溪，溪上簪笏个个齐。玉检金封劳纪述，石田茅屋称幽栖。贺公共喜荣归老，疏傅谁言早见几？此去东南形胜处，知君一一有新题。”

朱芾《赠别宋承旨三首并序》见《潜溪录》卷五（P2617）。序及诗云：“契生中书舍人叶宁、朱孟辨忝厕侍从，躬观皇上眷顾之隆，谨记一时盛事，赋绝句三首以识别，并为臣子奖劝云：天语叮咛出紫微，特将文绮赐卿归。爱卿秉志如金石，留取裁成百岁衣。洪武九年正月六日，上御午门阙楼，赐先生文绮绢各四。上曰：‘爱卿志如金石，故有是赐。今年卿寿几何？’先生曰：‘臣六十有八矣。’上曰：‘卿寿更至三十二岁，成百岁，留为百岁衣也。’

楮璫亲颁当酒钱，赐金不独二疏贤。想应心醉君王德，惭愧长安市上眠。上赐文绮之日，复赐宝钞一千锭。上曰：‘赐卿东归当酒钱。’

城上春云暖更飞，念卿此地迹将稀。臣身愿作随阳雁，一度秋来一度归。上步自午门，先生侍行。上曰：‘此地卿行有数矣，卿归后还能来见朕否？’先生对曰：‘臣身未就木，则一岁一来朝。’

史靖可《赠别宋承旨二首并序》见《潜溪录》卷五（P2617）。序及诗云：“孟辨纪事赋诗识别，靖可谨续二首以补其遗。

君王亲为计归程，几日携家出凤城？江上春来有风浪，扁舟好向里河行。

晓辞龙袞出金门，拜跪相扶有子孙。传敕更宣来侍食，悬知一饭不忘恩。”

林静《赠别宋承旨二首》见《潜溪录》卷五（P2617）。诗云：左右图书列静轩，一尘不到坐忘言。那知门外春多少？开遍桃花水满源。

白苧如霜初下机，并刀素手制春衣。裁时莫学朝衫大，要上东山采紫薇。”

释来复《赠别宋承旨》见《潜溪录》卷五（P2617）。诗云：‘不管人间是与非，锦衣脱却换荷衣。浮云卷尽三山碧，万里晴空一鹤归。顿空三际泯诸尘，坐视阎浮几劫春？兜率至今衣钵在，双林大士是前身。甲子催人撚指间，黄金难买

一身闲。五更睡觉梅花月，浑似当时未出山。坐断清风八咏楼，海天高挂月轮秋。了知有相原无相，不在声音笑貌求。大开圆镜廓虚空，楚月吴云触处通。此别莫言山海隔，妙音无日不相逢。道交江海几人存？老我空山独掩门。闲却一岩煨芋火，大千豪发与谁论？”

释金泐《宋学士归金华》见《潜溪录》卷五（P2620）。诗云：“当代文章伯，朝廷制作新。储宫贤少傅，开国老词臣。际遇超今古，优容异等伦。暮归莲作炬，前席锦为茵。班固材尤赡，扬雄语大醇。一麟生治世，长剑倚秋旻。仲子金闺彦，佳孙玉树春。寻常劳圣眷，七十解朝绅。恋阙行犹缓，还家乐更真。都门开祖帐，里曲候征轮。未觉乡音改，其如此志伸。净名应杜口，善慧必观身。婺女星辰逼，萝山雨露均。挑灯书细字，置酒洽比邻。白石求真侣，青松给社人。无心诚契理，有道足怡神。自愧非支遁，空知让许询。三生情是梦，十载法为亲。别去投青简，秋来覩紫宸。凉风吹彩鹢，携手大江滨。”

宋濂表及笺见《芝园前集》卷一（P1154、1155）。表云：“翰林学士承旨、嘉议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兼太子赞善大夫臣宋濂，诚欢诚忭，稽首顿首上言：臣闻生世而逢真主，仕宦而归故乡，此人臣至荣而至愿者也。臣本一介书生，粗读经史，在前朝时虽屡入科场，曾不能沾分寸之禄，甘终老于山林。今幸遭逢圣主定鼎建业，特勅省臣遣使者致币，起臣于金华山中，俾典儒台，继升右史，侍经东官，供奉翰苑。去岁钦蒙特除承旨，为文章之首臣，而次子璿耀中舍舍人，长孙慎殿廷序班，一门三世，俱被恩荣。近者又荷追封祖父，亲御翰墨，宠以雄文，粲然奎壁之光，照耀霄汉。且怜臣年老，令致政还乡，又有冠服、文绮、宝楮之赐，鸿泽滂沛，不一而足，其高如天，其厚如地，其照临如日月，非笔墨之可尽述。臣诚欢诚忭，稽首顿首。钦惟皇帝陛下以布衣混一四海如汉高祖，以仁义化被万方过唐太宗，宵衣旰食，孜孜图治，欲使天下苍生无一夫不被其泽。虽以臣之愚陋，无尺寸之功，亦蒙宠遇如此之至，铭心镂骨，誓不敢忘。自度无以效犬马之诚，唯朝夕焚香上祝千万岁寿，及以忠勤教子孙，俾世世毋忘陛下深仁厚德而已。臣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臣濂诚欢诚忭，稽首顿首谨言。洪武十年二月十二日，翰林学士承旨、嘉议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兼太子赞善大夫、臣宋濂谨上表。”

笺云：“翰林学士承旨、嘉议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兼太子赞善大夫臣宋濂，诚欢诚忭，顿首顿首上言：近者钦蒙圣恩，追赠二代，许臣致仕还乡。臣自正月初六日陛辞，十日发舟，二十七日至家，二月初三日诣墓所，祭告昭宣制命，宠光烜赫，下烛泉壤。乡里亲朋一时毕会，相与叹慕，以谓天朝待十如此之至，莫不感激思奋。此皆皇上之大德，殿下之深恩，顾臣区区，何以图报于万一。臣闻古圣人有言曰：‘为君难’。其所谓难者何也？然以四海之广，生民之众，受寄于一人，敬则治，怠则否；勤则治，荒则否；亲君子则治，近小人则否，其机甚微，其发至于不可遏，不可不谨也。所以二帝三皇相传心法，曰德曰仁，曰敬曰诚，无非用功于此也。治忽之间，由心之存不存何如耳。臣诚欢诚忭，顿首顿首，恭惟皇太子殿下仁孝温恭，出言制行，动合至道，中外无不仰望，而臣犹以二帝三皇相传心法为言者，诚以为君之难也。臣虽退居田里，而忠爱之心弥切，旦夕不忘，于是敢贡刍蕘之言，伏望殿下察臣所言而笃行之，则天下幸甚，臣无任瞻仰激切屏营之至。谨奉笺称谢以闻。臣诚欢诚忭，顿首顿首谨言。洪武十年二月十二日，具官臣宋濂谨上笺。”

朱元璋诗及序见《潜溪录》卷一（P2288）。序及诗云：“洪武十年春二月二十有六日，前翰林承旨宋濂得致仕归，已达家矣。即还，长孙慎进表以伸报谢。

朕览来词，言无虚谬，已往分明，见陈可纪。其为人也可谓诚矣，智矣。故有终于致位者，为此。于是召其孙慎谓曰：‘尔翁去此而谁从？’对曰：‘惟亲及故友会之，他无滥交。’曰：‘日抚儿孙乎？阅生财乎？涉田园乎？’慎稽首拜手曰：‘臣慎祖蒙陛下之深恩厚泽，得休官，悠悠于家，以待考终。其于抚儿孙、阅生财、涉田园之事，皆有之。为此不胜感激，特遣微臣慎诣阙俯伏以谢陛下。’曰：‘除此之外，他有何乐？’曰：‘足不他往，但建一容膝之室，题名曰‘静轩’，日居是而澄方寸，更访国政，倘知一二，虽在休官，尚欲实对，为陛下补缺耳。’朕听斯言，倏然感动。于戏忠哉！良臣有若是耶！因为之诗焉。

闻卿归去乐天然，静轩应当效老禅。不语久之知贯道，此心尝著觉还便。从前事业功尤著，向后文章迹必传。千古仲尼名不息，休官终老尔惟全。”

胡翰文见《胡仲子集》卷七。记云：“宋先生景濂既辞翰林之职，今年朝于京师而归，余过潜溪见之。相与道旧故累日，将别，复谓余曰：‘吾兄景渊尝构室于故居潜溪之上，取宸翰褒美吾先人之辞，名之曰‘为善’，诸友记之矣。惟子知我，不可无以慰吾兄。’”

方孝孺文见《潜溪录》卷六（P2635）。记云：“洪武十年，制赠今太史公之显祖为太常少卿，显考为礼部尚书。制词皆皇上所亲制，以为公之显融于今，皆祖考为善所致。公既严奉以归，与其伯兄教谕君景渊告于庙，祭于家。会其族人于金华之故宅，以侈上之恩。而教谕君为燕居之堂适成，乃取之制词之意，名之曰‘为善’，所以昭先德且教后人。君子之为善，固未曾有求报于天之心，然其厚薄久近，各以类而应。此天道之必然，不可诬也。自夫异端之说兴，以祸福鼓天下之耳目，以谓为善，则可以裕于身与家，延及后昆，而报及来世。使皆有利乎报而为善，于是利与善之说不明，而诚于为善者寡矣。夫善者，天之所赋、人之所有者，由乎仁义忠信。而行乎家，推之以及乎人，大之被放众庶，皆义之宜为尔，岂望其报哉？望乎报而为善，虽所为合于义，犹为利也。公之先十馀世，退然处乎田里，修诗书礼让之教，行集于身而不耀，德施于人而不居，其所蓄积者厚矣。一旦大发于公之身，文章被宇内，名誉盖天下，位乎朝廷，而推荣二代。潜休隐德，见称于圣主，而大白于四方。由是宋氏之善，昭乎如日月之不可掩。其先岂预蘄其若此哉？虽然，公亦不预蘄其若此也。不预蘄其若此，而天卒莫能违此，善之至者也。教谕君嘉厥弟之有成，揭而志之，使后之人取法焉，亦可能教矣。虽然，教之以名，不若以身之为愈。教谕君年七十馀，慕古人之道不怠，日坐乎斯堂，训其子孙者甚至，盖庶乎铜鞮伯华、司马康之风焉。为善之泽，其有既乎？若上之褒宠宋氏者，殆不止乎斯而已也。某，公之门人也，尚能为公道之。”

《逊志斋集》卷二十《祭太史公》云：“丁巳之春，公归金华。六月载途，公归于家。”

正月，作《大般若经通关法序》。

见《芝园前集》卷二（P1185）。

正月，作《郭考功文集序》。

见《芝园前集》卷二（P1181）

三月一日，作《元故翰林待制柳先生（贯）私谥文肃议》。

见《芝园续集》卷六（P1563）。据文末年款系。

三月，同门友张孟兼擢山东提刑按察副使，回家省亲来访。为其作《故叶夫人墓碣铭》、《跋张孟兼文稿序后》、《重题玉兔泉卷后》。

铭见《芝园前集》卷一（P1159）。

跋见《芝园前集》卷一（P1161）。

《潜溪录》卷五郑楷《书先师潜溪书张孟兼文集序后》（P1588）：“余表妹之子洪廷药，好尚文雅，尝收藏先师潜溪宋公遗文一纸，携来麟溪求题。展而观之，乃余昔时所书，计其岁月，深有感焉。洪武十年正月，公以翰林学士承旨致仕而归。甫踰两月，张公孟兼以山东按察廉使还家省亲，访公于青萝山，袖出诚意伯刘公所赠文稿序，请公识以一言。且谓官程急速，即欲戒行。于是宾朋满座，公遂据案属稿，命予缮写遗之。此纸是也。迄今五十年矣。……”

四月十五日，作《方氏族谱序》。

见《芝园前集》卷一（P1173）。

四月，作《先大夫碑阴记》。

见《芝园前集》卷一（P1158）。

五月五日，作《般若松赞》。

见《芝园前集》卷二（P1186）。

夏，作《送布政叶公之官序》。

见《黄溥刻辑补》（P1974）。

某月，方孝孺执经来侍。

《芝园续集》卷十（P1625）《送方生还宁海并序》：“明年丁巳，予蒙恩谢事还浦阳，生复执经来侍，喜动于中。”

七月，郑济作《文粹后识》。

《文粹后识》见《潜溪录》卷四（P2505）。识云：“右翰林学上承旨潜溪《宋先生文粹》一十卷，青田刘公伯温丈之所选定者也。济及弟洧约同门之士刘刚、林静、楼琏、方孝孺相与缮写成书，用纸一百五十四番，以字计之，一十二万二千有奇。于是命印工十人镌梓以传。自今年夏五月十七日起手，至七月九日毕工，凡历五十二日云。先生平日著述颇多，其已刻行世者《潜溪集》四十卷，《萝山集》五卷，《龙门子》三卷，其未刻者《翰苑集》四十卷。归田以来，所著《芝园集》尚未分卷。在禁林时，见诸辞翰，多系大制作，窃意刘丈选之，或有所遗，尚俟来者编以附其后。惟先生受知圣主，辅导东宫，名满天下，文传外国，则不待区区之所赞颂云。洪武丁巳七月。”

七月十五日，作《三老图颂》。

见《芝园前集》卷二（P1187）。

秋八月，作《义乌楼氏家乘序》。

见《芝园前集》卷二（P1188）。

八月十三日，作《题默成居士矫斋记后》。

见《芝园前集》卷三（P1198）。

九月一日，宋濂朝京，方孝孺随侍。过杭州，至上天竺谒东溟大师（慧日）。十月，朱元璋召宋濂游观心亭，命宋濂作《观心亭记》。十一月二十四日，陛辞，朱元璋与宋濂论《楞伽经》。二十五日，宋濂离京。二十八日，朱元璋问宋濂其父亲之行程。过杭州，与方孝孺宿南屏山。十二月二日朱元璋又问宋濂其父亲途中是否平安。三日，朱元璋谓宋濂昨夜梦及宋濂，想其已达钱塘。张伯诚、史靖可见朱元璋思念宋濂之切，作《寄宋承旨诗并序》。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初，先生将辞，请岁一来朝。是年九月朔，先生复入朝，越十又四日，见于端门。上竚想已久，廷问累矣，及见大喜，加劳再三。皇太子、诸王皆欢动颜色。越翌日，上降敕符遣仪曹奉醪膳诸物，抵寓馆以赐。自是日侍上，游历观阙，盘旋禁籞，询谕备至。便殿侍食，日晏始退，恩礼之优，群臣莫敢望。上尝喟然叹曰：‘纯臣哉，尔濂！纯臣哉，尔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爱！’先生避谢不敢当。凡所陈，皆古之格言。朝廷百官惟恐不留先生，下至寺人卫卒，见先生至，皆以手加额，相推排迎拜，恐不得先睹。先生留朝七旬馀，上重先生还而难言之，先生以岁暮力辞还。复遣中贵人赐上尊，至于道所经行，皆上为先生指画，圣心惓惓，愈加于昔。及先生既行数日，上问璉曰：‘尔父道中无恙否？’璉以安对。未几，复谓璉曰：‘朕畴昔之夜，梦见尔父，笑谈如曩时，尔父虽去，其容仪俨然在朕目中也。’璉叩头谢曰：‘非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诸梦寐？’中书舍人史靖可、太子正字桂彦良等皆为诗歌以纪之，上之眷重先生不忘如此。”

《明太祖实录》：“（洪武十年十月）壬子，观心亭成，初上勅工曹造观心亭于宫城上，至是落成，上亲幸焉。时致仕翰林学士承旨宋濂来朝，乃诏濂语曰：‘人心易放，操存为难，朕日酬庶务，罔敢自暇自逸，况有事于天地宗庙社稷，尤用祇惕，是以作为此亭名曰：‘观心’，致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在是，而吾心即在是，却虑凝神，精一不二，庶几无悔，卿为朕记之，传示来裔。’”

《芝园后集》卷十《上天竺慈光妙应普济大师东溟日公（慧日）碑铭》（P1468）：“濂前年幸谒师，见师精神浮动眉宇间，戏谓师曰：‘法力所摄，师之四体当益强，濂岁岁上京师，必过虎林，必与师谈辩如今日也。’师曰：‘学士固未艾，老身石火电光尔，乌能久乎？’遂一笑而别。”按：是铭作于洪武十二年。

《观心亭记》见《芝园前集》卷四（P1219）。记云：“乃洪武十年冬十月丙午朔，夜勅工曹造观心之亭于宫城上，设甃为墉，涂以赭泥，中置黼坐，前辟彤户，越七日壬子落成。上亲幸焉。召臣濂语之曰：‘人心虚灵，乘气机出入，操而存之与难。朕罔敢自遐自逸，譬鱼之在井，虽未免乎跳掷，终不能度越范围，况有事于天地庙社，尤用祇惕。致斋之日，必端居亭中，返视却听，上契冲漠，髓道凝神，纯一弗贰，庶几将事之际，对越在天，洋洋乎临其。卿为朕纪之，传示来裔，咸知朕志，俾弗懈愈虔。’”

《芝园前集》卷五《新刻楞伽经序》（P1239）：“洪武十年秋九月丙子朔，濂朝京师，冬十有一月丙申，入辞，将还山。时皇上御武楼下，顾濂言曰：‘卿言《楞伽经》与达摩氏印心之经，朕取而阅之，信然。人至难持者，心也。触物而动，渊沦天飞。随念而迁，凝冰焦火，经言操存制伏之道，实与儒家言不异。使诸侯卿大夫，人咸知此，纵未能上齐佛智，其禁邪思，绝贪欲，岂不胥为贤人君子之归！’濂谨对曰：‘诚如圣论。第其文学简古，义趣渊微，宋臣苏轼颇尝患其难读耳。上曰：‘此书生缠蔽文义之过也。朕于宫中略览数过，

已悉领其大旨。’即敕奉御取经示濂，且默诵曰：‘如佛语心品则第一卷所言，诸识有二种生，谓流注生及相生；有二种住，谓流注住及相住；有种灭，谓流注灭及相灭。此三相者，最为微隐，唯佛能究言已。第四卷所言，自心妄想，非性智慧观察，不堕二边，先身转胜而不可坏，得自觉圣趣，是般若波罗蜜。此言六度万行，互相融摄，成菩提分，皆由般若成立，尤为深切。若《般若心经》、《金刚般若经》，皆心学所系，不可不讲习也。’言已，上复口解心经数章，睿智神见，皆超出乎常伦。于是赐食禁中而退。”

《西湖游览志余》卷七：“方希直孝孺之从学于太史宋景濂也，相得甚欢。尝从景濂宿南屏山。晨起，对雪浩饮高歌，意气慷慨。后数年，景濂薨。而乡人有王生者，偶写南屏对雪图，索诗于希直。希直阅之，感叹陈迹，遂题诗云：‘昔年岁暮京国还，舫舟夜宿南屏山。山风吹雪天欲压，夜半大雪埋江关。清晨倚楼望吴越，六合玉花飘未绝。恍疑江水驾山来，万顷银涛涌城阙。山僧好事喜客留，置酒开筵楼上头。玉堂仙人宋夫子，红颜白发青貂裘。坐读古今如指掌，共看云收月华上。寒辉素彩相荡摩，碧海琉璃迭萧爽。酒酣击节心目开，慷慨吊古思英才。荒祠古栢岳王墓，废湖残柳苏公台。一时佳会难再得，仙人上天尘世窄。王子何年绘此图，正貌南屏旧游迹。吾知王子奇崛人，新诗妙笔俱绝伦。偶然挥洒岂无意，神授髣髴存天真。世间今古同飞电，回首人豪都不见。空有罗山石室书，夜夜虹光射霄汉。’盖其时景濂已谢病还山，而希直自海上来迂，邂逅于南屏。师生道义之情，湖山增重矣。其曰‘罗山石室’，乃景濂公精舍也。”

《潜溪录》卷一（P2283）《明太祖劳致仕承旨敕符三道（其一、其二）》：“其一：‘卿多积德，以致高寿康宁。虽居致仕，恋阙之心甚切，不畏严寒，年必斯时而至，特赐日用，故兹特谕。洪武十年。’其二：‘卿去此数月，朕常思之。今卿来此，已复一时矣。朕恐失顾问，少劳劳，特敕礼部致食粮及酒淆抵所在，卿当引觞而自酌，美食以养神，称朕报劳之意，未审悦乎？洪武十年九月十五日。地字四号。’”

《礼贤录》：“濂至家后，上佇想已久，廷问者数矣。复入朝，及见大喜，加劳再四。日侍上游观，侍食于便殿，日宴始退，留朝七旬，以岁暮辞还，复遣中贵人赐以上尊，既行数日，上问濂子璲曰：尔父道中无恙否？璲以安对，上复谓璲曰：朕畴昔之夜，梦见尔父笑谈如曩时，尔父虽去，其容仪俨然在朕目中也。璲叩头谢曰：非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诸梦寐？”

张伯诚、史靖可诗及序见《潜溪录》卷五（P2610）。序云：“洪武十年九月，潜溪先生来朝京师，十一月陛辞还金华，二十五日戒途。后三日，上谓先生之子中书舍人璲曰：‘尔父归今几日？当抵何处？’十二月二日又谓璲曰：‘汝父途中想平安邪？’又明日复谓璲曰：‘朕夜来梦见尔父与太平诸儒，言论容态甚悉，想已达钱塘矣。’璲叩头谢曰：‘蒙圣恩眷顾如此，何以报也？’时伯诚洎靖可皆在侧，与闻玉音，中情亦不胜感激，因各赋诗以纪其事，敢求正于先生云。”

圣皇亲问宋中书，汝父南归几日馀。想是官河风色顺，轻舟平稳似安车。

霜晨凤阁听纶音，夜梦金华老翰林。时有舍人臣宋璲，叩头感激圣恩深。（张伯诚）

内相忠诚荷主知，白头亲见太平时。生平不有君臣契，那得神交入梦思？

圣主端居念老臣，清宵梦寐见精神。太平今日诸儒会，风度依稀似古人。（史靖可）”

十一月，作《恭题御训谈士奇命字义后》。

见《芝园后集》卷二（P1370）。

十一月，作《故诗人徐方舟墓铭》。

见《芝园前集》卷九（P1324）。

作《元故秘书著作郎芳洲先生萧府君（雷龙）阡表》。

见《翰苑续集》卷六（P905）。

或是年作《俞巨川（涑）墓记》。

见《芝园前集》卷三（P1202）。

或是年作《故蒋府君（成）墓铭》。

《芝园续集》卷五（P1259）。

作《南涧子墓碣》。

见《芝园前集》卷三（P1193）。

作《跋柳先生上京纪行诗后》。

见《芝园前集》卷五（P1251）。

作《故楼景元甫（光亨）墓碣》。

见《芝园前集》卷三（P1197）。

过杭州，得徐一夔文集若干卷。

《芝园后集》卷一《徐教授文集序》（P1351）：“去岁过武林，获观其文集若干卷。”按：是序作于洪武十一年，参见洪武十一年系年。

作《进贤朱府君（志同）碣》。

见《芝园前集》卷一（P1156）。

龙门海禅师于圣寿寺作学士亭，释来复、方孝孺各作《学士亭记》一篇。

释来复《学士亭记》见《潜溪录》卷五（P2565）。记云：“学士亭者，圣寿往山龙门海公为太史宋潜溪而作也。圣寿隶金华之义乌县，旧号‘龙寿’，宋治平中改今名。先是，寺久废，元之泰定丁卯秋，千岩长禅师倡道兹山，遂大兴之。学徒麇至，常满千指，时潜溪宋公数与法席咨决心要。后十馀年，禅师入寂，而海公继之，激扬之盛，无替于昔。入国朝洪武丁巳春，宋公以翰林承旨致政还乡，暇日常阅藏教于山中。海公嘉其诚，谋于弟子景华，慨然捐貲作亭以居之。亭成，乃遣其侍者德性走金陵谒余文为记。夫佛法之在世间，犹如虚空遍一切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也。然或有厌见虚空者，则填室塞户以绝之，而不知越阂人奥及自身之耳目口鼻皆有虚空也，若是其可终绝之乎？窃谓士君子聪敏才智，学而知道，皆由佛法之力而致然也。盖般若妙慧，寂照灵明，振天地而独存，亘古今而不昧，凡生生之众无不圆具，其于语默、动静、出处、设施，悉皆有以资之而植立焉，舍是无别法也。故苏子瞻有云：‘聪明之所照

了，德行之所成就，真佛法也。’子瞻岂欺世者哉？今之为士者，或昧其源，往往外佛法而辟之，岂非所谓厌见虚空而欲绝之者欤？古之儒先君子知是道之大同，未尝不究其说而有得焉。若周濂溪之交照觉而心明至理之论，程伊川之问灵源而妙达自性之旨，朱晦庵之慕大慧而契其心法之要，载于传记，可征不诬。今太史宋公学周、程之学者，文足以贯道，才足以用世，智足以周身，治生之暇，乐与吾徒游，隳永禅悦，竟日忘倦，是能不异其教而同其道，不外其迹而内其心，非独知人而又知言者矣。此海公所以不忘其师之与交，而且重太史之道，故作是亭以居之者有以哉！呜呼！道无二道，心无二心，必欲歧而外之者，岂通人之论哉？苟能会其同而究其源，则斯道也。吾知圣人复生，其固不可以绝之已夫！于与潜溪笃方外好，间与商略斯道异同，未尝不为后学无闻者之太息也。今于海公请记是亭，故得附余所感，以勉夫来者焉。”

方孝孺作《学士亭记》见《潜溪录》卷五（P2582）。记云：“贤哲之处世，乌可以迹论哉？当草昧之时，世衰道郁，抱经纶之志而不得施，安能舒畅其心神、流浹其情志乎？故或放道于江海，或养操于山林，求遗世忘累之士而与之游。其意非求其道也，盖寓迹于物耳。苟徇迹而论之，岂足以知贤哲之用心哉？当元至正中有大儒先生太史公出于金华，以道德性命济世之略为学。学成而四方兵起，天下大乱，公知莫如何，往来山水间，著书以自娱。时乌伤圣寿寺有千岩大师者，磊落善谈论，喜与吾儒游。公时时过，与之语，辄连日夜不休。当其适意时，或携筇陟崇岭看云起，卧石床听泉瀑声，久则大笑而别，别已复会。人见其然，以为公乐闻其道。岂知公者哉？及乎真人御极，僭乱平而四海定，公应聘而起，居朝廷者十有九年，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年六十有八，致其政而归。于是大师圆寂已久矣，而龙门海禅师复主圣寿，以为斯寺，公之所尝游也，乃以洪武八年某月作学士亭于寺之南，名以公官。亭，为公而作也。海师以某从公学，俾记其事。某惟昔之贤者与方外交，若陶彭泽之与惠远，周元公之于常总，欧阳文忠公之与居讷者有矣。彭泽惟虎溪一笑，元公以鸢名溪，以青松名社，然不闻有所创造也。文忠既去，而寺僧某作亭其寺，以公别号名之曰‘六一亭’矣。然亭作于身后，文忠不及见也。今海师，时公之还而作亭，亭成而公气强体康，肩舆观览乎其中。此固古之所无而今之所仅有者也，其安可无述？然六一亭之作，文忠之门人苏长公实记其事，其文传，故其事著。某贱且騃，何敢僭冒以污伟迹哉？虽然，公之迹后必有知，不待斯文。文以道公之志，某因不得而辞也。”

作《故翰林侍讲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危公（素）新墓碑铭》。

见《芝园后集》卷九（P1458）。铭云：“呜呼！翰林侍讲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危公，享年七十，以洪武五年春正月二十三日，卒于和州含山县之寓舍。其年二月十五日，权厝于含山。某年月日，始还葬金溪白马乡高桥之原。其子深惧公之功行世系，不昭白于天下，昼夜兢惕，自为状二万言，来谒新墓之铭。濂守宫少暇，久未克论撰，十年春正月，蒙恩致政东归，私念公相知特深，在前朝时欲尉荐入史馆，及今待罪禁林，实与公为同僚，相得甚欢，于是评隲群行，而勒文于碑。”

释来复为宋璚作《金华山图为宋仲珩舍人题》诗。

诗见来复《蒲庵诗集》卷一（也见《潜溪录》卷六（P2644）。诗云：“峩峩金华山，高压南斗上太白，储精地毓灵，玉斲芙蓉五千丈。中有牧羊儿，馭气凌紫烟。东来扫碧海，炼药成飞仙。呼龙畊雨开芝田，至今白石如羊眠。山人结

邻近山麓，积书万卷囊无钱。饥餐石中髓，渴饮岩下泉。朝临《乐毅论》，暮校《黄庭篇》。去年鹤书入岩谷，谒帝蓬莱跨黄鹄。五花颁诰写龙香，出入金门食天禄。上堂劝春酒，戏彩娱双亲。下堂阅制草，待漏趋枫宸。青山入梦归无因，洞天闲却松花春。壶仙作图远相赠，重崖插翠当秋旻。左挹鼎湖水，右窥天姥吟。拾枣问安期，何日同幽寻。双溪迢迢那可越，遥望青天树如发。湾头有路通归船，便欲因之弄明月。”

作《大明浦江翼右副元帅蒋公（鏞）墓志铭》。

见《黄誉刻辑补》（P2168）。据文末官职系。

作《浦江义门第八世郑府君（渭）墓版文》。

见《芝园后集》卷三（P1382）。

作《南海高君（瑛）墓铭》。

见《朝京稿》卷三（P1697）。

或是年作《金华安化院记》。

见《芝园前集》卷七（P1288）。

或是年作《毗庐宝藏阁碑》。

见《芝园前集》卷七（P1289）。

作《故资善大夫广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方公（珍）神道碑铭》

见《翰苑别集》卷十（P1147）。

作《郑母蒋夫人墓铭》。

见《芝园前集》卷二（P1177）。

作《史处士（佾孙）墓版文》。

见《芝园前集》卷（1165）。中书舍人史定祖求墓文。

约是年作《故王母何夫人墓铭》。

见《芝园前集》卷四（P1233）。

或是年作《故愚庵先生方公（克勤）墓版文》。

见《芝园前集》卷七（1281）。方克勤，方孝孺父。

作《故朱府君文昌（嗣荣）墓铭》。

见《芝园前集》卷九（P1332）。

明太祖洪武十一年 戊午（1378） 69岁

三月，作《新刻楞伽经序》。

见《芝园前集》卷五（P1239）。

三月十五日，作《四明阿育王山广利禅寺碑铭》、《育王禅师裕公三会议录序》。

见《芝园前集》卷三（P1206、1210）。

五月初吉，作《杜氏宗谱序》。

见《馀集辑补》(P2240)。据文末年款系。

六月一日，作《金刚般若经新解序》。

见《芝园前集》卷七(P1292)。

九月十五日，作《爱日轩记》。

见《馀集辑补》(P2229)。

十一月，朝京。十一月二十一日，道经杭州，游虎跑、净慈等处。作《大慈山虎跑泉铭》、《净慈寺新铸铜钟铭》。十二月十六日，至南京朝觐。二十九日，朱元璋赐诗宋濂。

前铭见《芝园续集》卷九(P1555)。铭云：“洪武戊午冬十有一月，濂朝京师，道经山下，今主僧定严戒，有道之士也，亟要濂观泉，且被法衣，率其徒同举梵呪。久之，泉鬐沸而出，若联珠然，已而，微作涌势。濂心异之。”

后铭见《芝园后集》卷二(P1372)。铭云：“皇明洪武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寅，杭之净慈报恩禅寺住持夷简，重治钟楼成，……夷简请为铭，与钟相为无极。”

《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二年十二月)甲寅，致仕翰林承旨宋濂来朝，敕劳之曰：‘臣之事君，宜恭不怠，其得休官于家者，古今几人，卿膺永寿，精力愈加。自致仕之后，每岁来朝，甚慰朕心。朕不忍卿驱驰千里而来，已敕礼部赐廩米酒肴，尔其享之，以育高年。’”

朱元璋诗见《潜溪录》卷一《又赐宋承旨越中来歌》(P2290)。诗云：“学士越中来，我恐驰程苦。拜毕诣阶前，精神盛旧观。气宇比秋鸿，文章真太古。试问民如何？天下通商贾。不但越中乐，将军明队伍。塘河便小舟，旅店从欲沾。近来荷君德，中原无胡虏。贤人诵言多，黼黻皇猷补。寰宇足清宁，人人皆乐土。洪武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巳时。”

冬，作《滩哥石砚歌并序》。

《芝园续集》卷十(P1631)。

作《元故湛渊先生白公(珽)墓铭》。

见《翰苑别集》卷五(P1042)。

作《恭题御制命桂彦良职王傅敕文后》。

见《翰苑别集》卷九(P1130)。

作《故灞峰先生府君(隐老)墓志铭》。

见《芝园前集》卷八(P1319)。

作《故段母夫人刘氏石表辞》。

见《芝园前集》卷九(P1326)。

作《扶宗宏辨禅师育王裕公生塔之碑》。

见《芝园前集》卷四(P1221)。

约是年作《故楼母吴氏墓铭》。

见《芝园前集》卷七(P1299)。

是年前后作《故岐宁卫经历熊府君(鼎)墓铭》。

见《芝园续集》卷四（P1531）。

作《柳氏宗谱序》

见《芝园续集》卷六（P1567）。

作《浦阳栖静精舍记》。

见《芝园后集》卷一（P1358）。

是年作《故朝列大夫浙江行省左右司郎都事苏公（友龙）墓志铭》。

见《芝园后集》卷四（P1385）。

是年前后作《跋郑仲德（濂）诗后》。

见《芝园续集》卷五（P1555）。

作《义乌重浚绣川碑》。

《芝园后集》卷四（P1394）。

宋濂作《徐教授文集序》，徐一夔致书答谢。

序见《芝园后集》卷一（P1351）。序云：“去岁过武林，获观其文集若干卷，今山居多暇，因徇大章门人之请，漫为序其篇端。”按：此文又作《始丰文稿序》，本书《郑济刻辑补》（P1968）复收。参见洪武十年系年。

徐一夔《答宋内翰书》见《潜溪录》卷五（P2564）。书云：“近楼主簿至，伏承手帖，从审履候康裕，兼获快睹。吕公孝感诗序不胜忻慰。所付诗序，寻偕楼簿送与吕公去讫，未遑奉报。十五日王丈至，又承畀以高文一通，肃读三过，喜幸！喜幸！区区不腆之言，何足以文自命？初意不过欲得阁下一二百字，冠诸杂稿之端，以假重尔，诂意过蒙不鄙，赐以春容大篇，极论文与道所系之重，且备斥世俗之文之畔于道者为非，如以一夔为知言而与之言者。至谓孟氏之后，世不复有文，夫岂阁下为是过高之论哉？盖谓孟氏之后，文之纯乎道者寡尔，必如所举宋之春陵、河南楼渠考亭之著述，斯无间然矣乎！开阖反复，沛然尽其所欲言，读之心开目朗，使人晓然，知文为载道之器。而凡不合于道者，皆不足以为文。信若以不才为知言，而为之尽者，为赐之厚，非所敢当也。一夔才质陋劣，自度不足以与于此，然自向学，颇知文以尔雅为贵，故凡缀辑稍成篇段，力加櫟括，以求不戾于道，以谓求而不至，犹愈于不知求者也。向在史局，承载画于下，执事间尝质以鄙见，阁下不以为谬，且见谓为是心常服之。兹承见教，其敢以奖借为足，政当竭其年力，益励不懈，以求其至尔。虽然，阁下此文，匡世之文也，特因不才而发之耳。此文之行，天下学者殆将靡然一趋于正，不至蹈前弊而自畔于道矣。惟昔文章之弊，必有豪杰之士乘维新之运振而起之，厥今振而起之者，非阁下其谁？尚奚虑不知者以过高见尤而自逊也。人回谨布向往之私，不备。”

或于是年作《东阳兴修乾元宫记》。

见《芝园地后集》卷三（P1374）。

作《故仙居陈府君墓志铭》。

见《芝园地后集》卷三（P1377）。

作《四十二代天师正一嗣教护国阐祖通诚崇道弘德大真人张公神道碑铭》。

见《芝园地后集》卷五（P1407）。

或是年作《灵隐住持朴隐禅师澹公塔铭》。

见《芝园后集》卷九（P1455）。

是年前后作《安道堂记》。

见《芝园后集》卷七（P1583）。

作《郑节妇黄氏传》。

见《芝园续集》卷七（P1280）。

明太祖洪武十二年 己未（1379）70岁

正月二十五日，作《恭题御制赐给事中林廷纲等敕符后》。

见《芝园后集》卷七（P1578）。

二月三日，作《灵隐大师复公文集序》。

见《芝园后集》卷六（P1416）。本集是文无年款，而浙图藏《蒲庵诗集》卷首宋濂此序末尾有年款曰：“洪武十二年二月三日翰林学士承旨嘉议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兼太子赞善大夫金华宋濂序。”故以系。

春，至浦阳嵩溪寻访徐氏里居，作《浦阳嵩溪徐氏宗谱序》。

见《徐集辑补》（P2234）。序云：“一日，自青萝寻源至十里馀，其地与鸡冠岩相近，名曰嵩溪，山林郁茂，风俗淳庞。余慨然曰是即所谓徐姓居之欤？是即宋太宰菜公之裔欤？是即忠壮彦猷公之子孙欤？予向闻之河东道传柳先生（贯），知徐之始迁浦阳者，宾礼也；始迁嵩溪者，世贵也。是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也。予今日之游不虚矣！少顷，见一人峨冠博带，谦恭自下，邀予至家，揖让而言曰：‘今太史亲举玉趾，予俗朴陋，得毋足以扬清尘？’余曰：‘子云亭、诸葛庐，何陋之有！’……予既览其胜，溯其源，而识其子孙，因复叩其宗谱。……时明洪武岁次己未春月朔旦，嘉议大夫、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潜溪宋濂撰。”

五月五日，作《春秋本末序》。

见《芝园后集》卷十（P1472）。据文末年款系。是书为同门友傅藻撰。

七月，作《恭题赐和文学傅藻纪行诗后》。

见《芝园续集》卷五（P1553）。

八月某日，作《东阳蒋氏嘉瓜记》。

见《徐集辑补》（P2228）。按：文末署年款为“洪武十二年八月甲寅，前太史金华宋濂记。”是年八月无干支“甲寅”，则“甲寅”定为某日干支之误。

八月二十九日，与胡翰（仲申）、朱廉（伯清）、苏伯衡（平仲）、郑涛（仲舒）、金元鼎（表字）会于郑氏义门。九月一日，作《郑氏喜友堂诉燕集诗序》。

见《芝园续集》卷七（P1586）：“余自禁林致政而归，久不与诸友胥会，怅然而兴遐思。洪武己未秋八月壬辰，胡教授仲申、朱长史伯清、苏编修平仲及金征君元鼎，咸集于麟溪郑氏，余同刘继至。郑氏之贤太常博士仲舒置酒燕客于喜友堂，笾豆孔秩，冠裳有仪，揖让兴俯，翼翼如也。盖余与胡、郑、朱三君

自弱冠为同门友，今皆颓然老矣，苏君生虽稍后，亦尝为同朝。追计昔时各縻禄仕，不获卮酒为欢几二十余年。今者幸遂家食，或居异邑，或相违二百里，皆得与之周旋于尊俎间，则夫斯会之同，岂易致哉！于是献酬乐甚，酒酣，郑君为诗十四韵以庆会合之情，出示坐客，坐客先后倚韵而和之，遂联为卷，俾能诗者续焉。”

九月一日，作《莲塘张氏宗谱序》。

见《馀集辑补》（P2239）。据文末年款系。

九月二十二日，作《题蒋伯康小传后》。

见《芝园后集》卷八（P1449）。

九月二十四日，作《理学纂言序》。

见《芝园后集》卷八（P1450）。

十月十六日，作《题九灵山房集》。

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九灵山房遗稿》卷首。《九灵山房集》为戴良之文集，宋濂言“余尝友于叔能”，则知宋、戴之关系已非昔日可比。

十二月，汪广洋贬广南赐死。

十二月十六日，宋濂至南京朝觐，朱元璋敕谕璋劳宋濂。道至杭州，憩永明寺，游天龙寺，作《杭州天龙寺石佛记》。

《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戊寅，致仕翰林承旨宋濂来朝，勅曰：‘卿多积德，以致高寿康宁，虽居致仕，而恋阙之心甚切，不憚祁寒，每岁必于斯时来朝，特赐酒肴及日用之物，卿其领之。’”

《潜溪录》卷一《明太祖劳致仕承旨敕符三道（其三）》（P2283）云：“以臣事君之道，固宜虔恭不怠，然得休官于官者，今古几人？况致仕者非寿高寻常，德迈群职，安有是耶？卿福膺永寿，精力愈加，自致仕之后，每岁来朝，甚感朕心。不忍使驱驰数千里而来觐，已敕礼部赐食粮穀醴，卿当自育高年，故兹敕谕。洪武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黄字三十五号”

记见《芝园续集》卷九（P1597）。记云：“濂自休致以来，颇一至杭，憩永明。慧日峰下天龙寺与永明相去不五里而近，其主僧月舟、禅师行满要濂出游。寺乃唐天龙尊者驻锡之地，宋乾德三年，吴越王钱氏为建宝坊，因名‘天龙’，王之女曾刻木作观音像畀之，至今犹存。……元泰定元年（1324），择基于寺南一百步，仍重建寺曰‘天龙’焉。……寺得重振，逮今五十六春秋矣。”

十二月四日，作《新注楞伽经后序》。

见《芝园续集》卷二（P1504）。

冬，作《梅溪楼氏宗谱序》。

见《馀集辑补》（P2244）。

冬，还金华省先墓。作《傅守刚（致柔）墓碣》。

见《芝园续集》卷二（P1493）。碣云：“洪武十二年冬，余还金华省先墓……余既归萝山，鹏鹏持其父门人童徽个为状来……”

作《毛公（麒）神道碑》。

见《芝园续集》卷六（P1269）。

作《汪先生（炎昶）墓铭》。

见《芝园续集》卷四（P1526）。

作《元故处州路总管府经历祝府君（大明）墓铭》。

见《芝园后集》卷八（P1451）。

作《元嘉议大夫泉州路总管朱公（文霆）墓志铭》。

见《朝京稿》卷三（P1680）。

作《会稽陈君（克和）墓志铭》。

见《朝京稿》卷三（P1684）。

作《上天竺慈光妙应普济大师东溟日公（慧日）碑铭》。

见《芝园后集》卷十（P1468）。

作《题桂隐遗文后》。

见《芝园后集》卷四（P1396）。

作《元故国子祭酒孔公（克坚）神道碑》。

见《芝园续集》卷八（P1588）。

作《重壕释迦文佛卧像碑铭》。

见《芝园后集》卷七（1429）。

作《送王文同序》。

见《朝京稿》卷三（P1694）。序云：“上既立大学以育才俊士，六七年间，奇能足用之人，骈兴错出，布列乎内外，为政咸有可称……上犹恐待之或未至也，十二年春，复诏大臣曰：‘朕甚欲尊显诸生，虑其未悉吾意。诸生入学之日久矣，其令归省其亲，赐其二亲帛各四端，有妻孥者，携以来，月与粟钱，务得其欢心，勿惜有司费。’”

作《送东阳马生序》。

见《朝京稿》卷三（P1679）。序云：“东阳马生君则，在大学已二年，流辈甚称其贤。余朝京师，生以乡人子谒余，撰长书以为，辞甚畅达。……其将归见其亲也，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按：马生于是年省亲，见是年系年《送王文同序》。

或是年作《上海夏君（宗显）新圻铭》。

见《朝京稿》卷五（P1740）。

或是年作《礲礲子碣》。

见《芝园续集》卷五（P1551）。

是年前后，作《衢州刺史怀仁先生墓碑铭》。

见《馀集辑补》(2248)。铭云：“山西副使张孟兼，请予铭其祖怀仁之墓，时奉词林未暇。既家居，而孟兼亦告省，遇予门，仍嘱曰……”

是年前后，作《上虞魏君妻冯夫人墓志铭》。

见《芝园后集》卷一(P1360)。

或是年作《味梅斋稿序》。

《朝京稿》卷二(P1663)。《元史》纂修官傅著(则明)自吴中寄诗求序。

或是年作《重建宝婺观碑》。

见《芝园后集》卷十(P1475)。

或是年作《象山王君墓铭》。

见《芝园续集》卷五(P1558)

明太祖洪武十三年 庚申(1380) 71岁

朱元璋作《设宋濂谕山鬼文》。

见《潜溪录》卷一(P2288)。文曰：“太史宋濂之京师，岁首还潜溪，道经杭之西山。是时晨苍，遥见丛木中若有骑者，非马若驴，非驴似虎，非虎而乃豹也。濂豁然有知：‘吾尝览群书，知山鬼之态若是，此必山鬼也。’濂方有悟，其骑者倏然甚迹濂前，濂问之曰：‘汝非山鬼乎？’曰：‘然。’濂曰：‘吾平昔所学仲尼之德，专利济，不残生，二十而行道，今七十有奇，其修道利济已五十年矣，人神与吾本无憎爱。尔西山之精英，为岳镇之所统，无为而来我见，云何？’其山鬼拜而诉曰：‘卑鬼，钟西山之精英，太史然之。愚民无知，我之御山，所以御者，其豺狼虎豹属焉。闻太史过此，特奉太史于道，乞一札以名，鬼之愿也。’濂于是呼仆者以笔墨诣，遂为山鬼说：‘其西山也，始天地而同生，孰曰异名，不过山而已矣，未见司山者也。故山容物而生物，略不有厌。俄有窃于气偏者入山，曰：鬼之自云属豺虎而役群狼，与人辨憎爱而明是非。此岂汝之宜也？汝当敛道蓊郁，衣白云，语猩猩，带江镜湖，饰霞翠松，冠岩舄涧，弄蜿蜒，戏蛟虬，而阅刁调乐，优游于窈窕之壑，宜其然也。今则不然，出与人交，希誉以为美乎？吾戒汝，今后勿与人见，敛迹幽篁，毋为人测。’妙哉！”

或也是年朱元璋作《明太祖设宋濂谕钱塘龙说》。

见《潜溪录》卷一(P2287)。文云：“太史宋濂渡江，忽有谒者，左旌右幢，峨冠盛卫，陵波而至。濂闻之，升舟中坐橈下，使仆者谕之曰：‘方今百神奠位，天清地宁，正民庶雍熙，阴阳交泰，钟山醴泉，松凝甘露，凤凰致仪，祯祥叠见，未有如是陵波而异常者也。有何为而见？’答云：‘吾，钱塘之守龙也。闻太史公朝丹阙而归，特相见，无他，不过欲文而已，为我云守之务。’于是濂诺以龙少待，酌龙以清茶，嗅以名香。少时，文成。其词曰：‘夫钱塘之为水也居两间，万百川之一，何殊太仓之一稊米耳。然则隶属东海，其守不为不重，且江之为要界，两浙而云东西，山川为京师之雄藩，独钱塘为尤甚。所以甚者，侯伯趋朝，商贾往来，君使出入。其八闽之众，两浙之多，于斯之观，除陆梯山外，其舟航水上者，独钱塘之最繁。方今宰天下而为人主者，人君也。夫君不独宰民而又专典百神之祀，致阴阳自然而然。斯君天下也。其岳镇海渚百川音在域中者，故君勤典祀，而奉天命以安生民者也。其岳镇海渚，

亦奉天地之命，统诸山川，率百神，效灵于人君，务在御灾捍患。今龙隶东海，居守是江，当细察渊泉，勿藏邪精，勿涌波涛，奉上安生，是其宜也。如或否此，则东海神必执天宪而有责焉。龙其知乎？”

正月，左丞相胡惟庸以谋反死，株连者万五千余人。罢中书省。

正月三日，作《柳氏家乘序》。

见《馀集辑补》（P2242）。据文末年款系。

四月八日，作《重建龙德大雄殿碑》。

见《芝园续集》卷九（P1611）。

五月十五日，在青萝山房。作《新刻法华经叙赞》。

《芝园续集》卷一（P1488）。据文末年款系。

七月十一日，作《和王内翰见怀韵并序》

《芝园续集》卷十（1622）。序云：“余与王君子充旧同师，逮入国朝，复同官翰林，同裁《元史》。史成，子充出使甘肃，又使西南夷，久而未还。余寻以年高，纳禄归金华，独游山水间。追数平生故人，未尝不深念吾子充也。去年，其子绅以子充往甘肃时道上寄余诗二章求和，久未能成。今圣天子敷大惠于四海，与斯民更始，蛮夷之酋，庶几感化请罪阙下。而子充亦殆将来归耶？此余所至愿也。次其韵以致斯意，以示知子充者，洪武十三年七月十一日。”诗云：其一：“帝德如天覆万邦，定期归棹到龙江。奇材不换金城百，宠命当簪白笔双。喜极欲持如意舞，醉来应使软舆扛。此情纵切何里遂，吟对西南月满窗。”其二：“才名老去愆休官，圣泽高深只自欢。侍燕每容亲繡袞，从游遍许近和銮。久知琛賁来殊俗，渐喜寰区洽治安。惟有张骞犹未返，玉关秋早节毛寒。”

参见洪武四年系年。

八月一日，作《题王鲁公授少保致仕诔》。

见《芝园续集》卷二（P1505）。据文末年款系。

八月十五日，作《胡仲子文集序》。

见《芝园续集》卷二（P1507）。据文末年款系。

八月上旬，作《陈氏家乘序》。

见《馀集辑补》（P2244）。按：是文落款为：“时明洪武三年岁次庚戌南吕月上浣之吉，翰林学士承旨、嘉议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兼太子赞善大夫友生潜溪子宋濂拜撰。”“三年”应为“十三年”之误，“庚戌”应为“庚申”之误。宋濂于洪武十年擢为翰林学士承旨。南吕，阴历八月，上浣，又作“上澣”，指一月之上旬。

是年，宋濂未至京师朝觐，朱元璋欲杀之，后因马皇后力救而见赦。

王鏊《震泽纪闻》：“宋学士濂，洪武中以文学承宠渥最久，后以老致仕。每值万寿节，则来京贺上。与宴，恩数尤洽。一日，与登文楼，楼峻，陟级蹶焉。上曰：“先生老矣，明年可无复来。”濂稽首谢。至明年万寿节前数日，上曰：“宋先生其来乎？盖忘前语也。”久之不至，曰：“其阻风乎？”使使视之江口，

不至。曰：‘其有疾乎？’使使视之家。濂方与乡人会饮赋诗，上闻大怒，命即家斩之。已而入宫，上食，孝慈命左右置蔬膳于侧，上问后何为食素，曰：‘闻宋先生今日赐死，故为蔬食，以资冥福。’上感悟，遽起，命驾前双马驰赦之，曰：‘不及罪死。’会前使阻风钱塘江，得稍延。后使至，则已榜至市矣，宣诏得免。”

徐祯卿《剪胜野闻》：“洪武十年，宋学士乞老归，帝亲饯之，勅其孙慎辅行。濂顿首辞，且要曰：‘臣性命未毕蓬土，请岁覲陛阶。’既归，每就帝庆节称贺如约。帝惟旧恋，恋多深情，十三年失朝，帝诏其子中书舍人璲、孙序班慎问之，对曰：‘不幸有旦夕之忧，惟陛下哀矜裁其罪。’帝微候人瞰之无恙，大怒，下璲、慎狱，诏御史就诛濂，没其家。先是，濂尝授太子及诸王经，太子于是泣谏曰：‘臣愚戇无他师，幸陛下哀矜裁其死。’帝怒曰：‘俟汝为天子而宥之。’太子惶懼不知所出，遂赴溺。左右救得免。帝且喜且骂曰：‘痴儿子，我杀人何预汝耶？’因遍录救溺者，凡衣履入水者，擢三级。解衣舄者，皆斩之。曰：‘太子溺，俟汝解衣而救之乎？’乃赦濂死，而更令入谒。然怒卒未解也。会太后食，后具斋素，帝问之故，对曰：‘妾闻宋先生坐罪，薄为作福祐之。’帝艴然投箸（筯）而起。濂至，帝令无相见，谪居茂州，而竟杀璲、慎。”

按：宋濂不朝而被祸，正史无载，《震泽纪闻》和《剪胜野闻》系笔记野史，不可全信，又不可不信，故录之以备一闻。

作《兰溪法海精舍记》。

见《芝园续集》卷五（P1545）。

九月，方孝孺归宁海省亲，宋濂作《送方生还宁海并序》。方孝孺作《谢太史公书》。

见《芝园续集》卷十（P1625）。序云：“庚申之秋，生以不见大母者久，将归省焉。予深惜其去，为赋是诗，既扬其素有之善，而复勗以远大之业云。”（诗略）按：《逊志斋集·附录》所载是文有年款曰“洪武十三年庚申秋九月吉日”

《谢太史公书》见《潜溪录》卷五（P2572）。书云：“数十年来，师弟子道废，鲜有推所得引人之事。执事探索古初，根据仁义，汲汲以诱拔后辈为职。虽樗朴不才如某者，亦收之于门，而告以斯道，恩意恳笃，抚劳不倦，待之踰于子姓，而进之以圣贤所务，此今世之所未闻，而古或有之者也。某辞归省，又辱教之以言，引誉过侈，期望深远。今于别来旬月间，延领西眺，戚戚怀恋，不能自喻。某少颇自负，长而无成。自入执事之门，然后得窥见圣贤堂序，粗识修己经世之大端。僭不量力，每有所称说，闻者未深晓，多相怪骇。独执事见之以为当，然咨赏叹息，喜溢颜面，某所以忘其卑贱，旅寓无聊之情，而有以自乐也。夫人之相与处，必心相安而后可。久居庸众人之间，闷闷然无与语，虽享之以八珍之味、九韶之音，不能安而留也。执事于义则师也，知己也；于恩则拔之于恒人之中而感之也，某宜何如哉？然执事之知爱于至愚者，非私某也，盖闵斯道之不振，矜得其人而明之也。某之感执事也，亦岂敢致私德于执事乎？竭其弩钝务学之成，他日万之一有补于斯世，使将来有述焉，则庶乎不负执事之所望耳。是亦难言，道之不行于斯盖甚久。古之人家焉而长幼序，乡焉而伦理饬，皆由躬行素积，见信于人而然。鄙心思慕之，窃自惟宗族数十家，其初本于一人，而今犹或有不齐者，思立为辑睦之法，以洽其情欲，为祠于冬至，祀始迁祖。而族人各以其祖祔食，祭毕而会饮，族之最长者以礼义陈训，

举族之人皆拱手而听。每月之吉一会，拜毕则训如冬至之仪。族之人有善则书之，而加礼貌焉；有不善亦书之，而加教诫焉。立之学以教族人之子弟，为置田以食其不能生者，族殆可使亲睦。贫不足以兴事，人虽有听者，亦未并志一力，以冀其成。又宁海自宋罗正之以来，有探道德勤问学者，其在当时，励名节，立行义，莫不殚一世之心志，以冀发闻于后世。而纪载之籍不立，遂使湮废，不大光显，邑人多不知其姓名，斯甚可恨。欲成一书，分析数目，使幽暗者昭章，阨穷者昌显，嘉名积行者获知己于后，侥倖苟得之徒知公义之所存，用为劝惩，存乎风化，而朋友寡少，无从得其事实。虽恳切言之，好事者竟未复报。此二端皆细事，度其势不甚难行，其为法可不求诸人而备。而成之不易也如此，况推明先王之道于天下，其可易言哉？然人恒虑之不足，苟有志不有遇于时，将有垂于后，不有合于人，将有合于天，安知今人之非古乎哉？安知古之果异于今人乎哉？某奚敢让焉？近亦有人说执事赐教之言，以欧阳氏、苏氏以下见期为过。某闻之，不应而笑，笑而默然，竟不问其主名。流俗人省事者少，淳于髡鄙薄孟子，桓谭轻扬子云容貌，不传其书。此大儒贤人犹若此，况浅闇小子见诮于不知者，亦又何疑？所兢兢者，恐伤执事之明耳。某妄志殆未可遽以辞尽，其大者将宏廓敷扬其所传于世，俾人得乐生达理。其次亦将整齐周公、孔子之成法，为来今准。下此犹当著一书，摭所蕴蓄，补艺文之遗缺，续斯道于无极，岂止与诸子竞铢两毫末于文艺之籍哉？执事之取某者，必以此；某之报执事者，亦在此。儿曹愚人何足以知之？其见疑者固其理耳。屈原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犬见市井衣服持衽而至者，多卧不起视。使服三代之衣，佩鸣玉，冠进贤之冠，揖让而进，犬必惊骇以吠狺狺不已。此非有他也，见所未曾见，心诚怪之而然。三代被服，岂顾狺狺者之爱恶哉？其所取则有在，其所操守有常，其所 有时，岂务流俗之合乎？传记所述卞和、伯牙事，皆战国人，急于见售者之言，和之智不足称，而伯牙亦甚可怪。君子之为，贵乎得于心，而有以自乐，何必人之知？使举世之人皆非子期，伯牙之琴将不鼓乎？何自待之轻而取于外之重也！惟扬子云颇解事，然亦未达乎理。子云谓后必有扬子云，必好己书。其心虽不求合当世，而终未能忘乎名也。由君子言之，所为果有益于世，而世不知贵，其耻在人，吾何与焉？苟期后世之知而著书则狭矣。某窃有见乎古人处己之大方，自待颇不薄，日坐静室，未曾乐人谈，有相过问者，可语语之，不可语，辞让而已。见嗤、见善皆不及知，自谓可寡过。大母年虽高，而康强饮噉如六七十人。侍奉粗适诸父诸兄，足事以养明春之期，不敢后时离左右。远思如曩时，朝夕面言不可得恃。见爱见知，辄吐狂谈，不觉繁多。”

作《吴先生碑》。

见《芝园续集》卷三（P1510）。碑云：“元国子博士既卒三十七年，其子今翰林待制沉告于太史宋濂曰……”

《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三年六月）己巳，复以翰林编修吴沉为待制。”

冬十一月，孙宋慎事涉胡惟庸党案，宋濂一家连坐被刑。宋慎与宋璉坐法死，宋濂因太子与马皇后力救，徙四川茂州安置。濒行，以遗稿画像付门人郑柏，并书四语话别。又致书方孝孺，以古贤哲之事勉之。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十三年冬，先生孫慎以罪被刑，举家当寘重辟，上念先生，特降赦，安置茂州。”

王鏊《震泽纪闻》：“久之，孙慎获罪，复执来京，将杀之。后复力救，曰：‘田

舍翁请一先生尚有终始，濂教太子诸王，可无师傅之恩？且濂居家，必不知情。’乃免，逋之四川。”

《皇明世说新语·说语》：“宋濂同孙慎被执，慎曰：‘祖读万卷书，乃有今日。’公曰：‘为我读书少，未知明哲保身之理，读书何罪？’”

《国榷》：“孙慎坐通胡惟庸诛，并怒濂，欲死之。皇后以东宫师，力救，乃安置茂州。”

王泌《东朝记》：“宋学士景濂教太子之居多，因孙祚（慎）得罪连坐应死，高后遣奏请免其死，上未允。太子泣谏，亦未蒙恩，太子计穷，投金水河，左右救止以闻，上乃释公，窜之松藩。”

《潜溪录》卷一郑柏《宋潜溪先生遗像记》（P2304）：“公之濒行，尽以遗稿、画像付嘱，亲书四语云：‘平生无别念，念念只麟溪。生则长相思，死当复来归。’”

《潜溪录》卷五《题太史公手帖》（P2584）：“此帖乃庚申岁谪蜀，将辞京师时所发，词意重厚，拳拳以古贤哲之事见勉，若诚以为可望者。”

是年，妻贾专卒。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娶贾氏，名专，……前先生一年卒，葬青萝山。”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 辛酉（1381） 72岁

正月九日，胡翰卒。

作《桑仁卿传》。

见《朝京稿》卷五（P1748）。传云：“桑惠字仁卿，婺之武义人。……（其子以时）今三转为夔州府通判。”

五月二十日（公历六月十二日），宋濂卒于夔。

《潜溪录》卷二《行状》（P2350）：“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先生以疾卒于夔府，临歿端坐，敛手而逝。当是时，夔州府守官吏皆来赙赠哭奠，遂葬于夔府之西莲华池山下。其经纪丧葬刻石表墓者，则知事桑以时也。”

《潜溪录》卷三郑楷《翰林学士承旨宋公墓志》（P2398）：“公归青萝山三年，以慎坐法，举家谪居灌阳。公至夔门卧病，不食者二十日。晨起索纸笔书《观化帖》，端坐而逝。十四年辛酉五月二十日也。公生于元至大庚戌十月十三日，享年七十有二，旅葬于夔之莲花峰下。经纪丧事，则门生夔倅武义桑以时。护视坟茔，则乡友严陵余公文。”

王鏊《震泽纪闻》：“……乃免，逋之四川。憩某寺，寺有老衲，高僧也。濂与语曰：‘吾闻内颠善恶必以类报，吾平生所为，自以无愧，何至是哉？’僧曰：‘先生于胜国时尝为官乎？’曰：‘编修。’僧默然。濂是夜自经死。”

《国榷》：“至夔州，宿僧舍，叹曰：‘佛书报应以类，何爽也！’夕自经。年七十三。”

《潜溪录卷首》（P2269）《资治通鉴纲目三编》：“明年五月，行至夔州，以疾卒。”

《潜溪录》卷二应廷育《金华先民传》(P2340):“十三年,孙慎坐法被累,谪茂州,至夔门得疾,不食,临《观化帖》,端坐而逝,藁攢西莲花池山下。”

《潜溪录》卷二黄宗羲《宋元学案·宋潜溪先生传》(P2349):“以长孙慎坐法,举家迁茂州,至夔州得疾,不食者三旬,书《观化帖》,端坐而逝,年七十二。”

正德中,追谥文宪。墓在华阳县东十五里。

《潜溪录》卷三郑楷《翰林学士承旨宋公墓志》(P2398):“后三十二年,是为永乐壬辰,公家以事连坐至京。今上皇帝念公旧学释之,俾还四川守坟墓。越明年癸巳,孙恪负骨改葬,以图永久。荷贤王睿恩给路费,赐葬具,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窆于成都府华阳县安养乡之原。坐寅向申,遣左长史明善泊文武卿士祭于墓所。”

《潜溪录》卷一郑柏《宋潜溪先生遗像记》(P2304):“(公)葬于夔州莲华峯下,永乐癸巳十二月二十七日,孙恪负骨迁葬成都府华阳县安养乡之原。蜀王睿恩给道里费,赐文武士祭奠墓所。”

《潜溪录》卷二《乾隆浦江县志》(P2318):“知事叶以从葬之莲花山下,蜀献王慕濂名,复移莹华阳城东。”

《潜溪录》卷二吴之器《婺书》:“先是,濂卒,乡人叶以从葬之莲花峰下。永乐中,蜀献王召恪迁于华阳,赐田以祠。成化中,蜀惠王临拜其墓,賚其遗孙在墓旁者,复改窆于成都之迎晖门外。正统中,赐谥文宪。”

谨按:本年谱之编纂,曾参考戴殿江、朱兴梯撰、孙锵补订之《宋文宪公年谱》(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宋濂全集》附录)、陈葛满《宋濂简谱》(《浙江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徐朔方师《宋濂年谱》(《明代文学史》校样复印件),获益良多,特此说明。

A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Song Lian (1310-1381)

XU Yong-ming

(Research Center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of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Song Lian is a well-known historian and literary figure of the late Yuan and early Ming periods, and his thought and works have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s. Despite his key role in history, it was not until the Jiaqing reign of the Qing dynasty that someone compiled a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his life. This is the *Song Wenxiangong nianpu*, compiled by Dai Dianjiang and Zhu Xingdi.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Sun Keng prepared a supplement with revisions. Following these works we also have the modern scholar Mr. Chen Geman's *Song Lian jianpu* and my mentor Mr. Xu Shuofang's *Song Lian jianpu* (these titles are part of *Mingdai wenxue shi*, to be published soon). The three biographies mentioned above each has its strong point. yet all of them are overly simplified. This is especially the case with *Song Wenxiangong nianpu* and Mr. Chen Geman's *Song Lian jianpu*, both of which failed to cite the *Veritable Records of Ming Taizu* (*Ming Taizu shilu*) and other traditional source

works. This omission cannot but leave a feeling of regret. The present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draws upon the fruits of the three biographies mentioned above, but supplements them in a major way. Without a doubt, the present work will serve a reference purpose to help readers reach a new understanding of Song Lian's life and works.

Keywords: Song Lian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literature history

收稿日期: 2002-12-5

作者简介: 徐永明 (1967-), 男 (汉族), 浙江绍兴人,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后, 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